

第 01 章 凯旋而归

秀丽的羊肠山郁郁葱葱，匹练似的汾水飘然东去。

项少龙目送著善柔的孤人单骑，逐渐消失在苍茫草野中，心中暗暗为她祝祷。

他左旁的纪嫣然轻叹道：「柔姊是个非常坚强和勇敢的女子，嫣然自问没她的勇气了。」

右方的滕翼点头同意，道：「希望她一路平安，有一天到咸阳来找我们吧！」

纪嫣然另一边的荆俊担心地道：「三哥去追她回来好吗？求求她说不定她会心转意。」

项少龙微微一笑道：「每一个人也应有去追求自己的理想，选择欢喜的生活方式，否则何有痛快可言。」

当纪嫣然讶然往他望去时，项少龙一声长啸，策马掉头，向小丘西坡驰去。

纪嫣然等纷纷催马追随，接著是精兵团的儿郎们和被押著的奸贼赵穆。

尘土像龙卷风般在他整齐的队伍後扬上天上，历久不散。

众人兼程赶路，只一日就赶上了邹衍的车队，虽是短短十多个时辰，已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田氏姊妹欢喜若狂，想不到这麼快又可见到项少龙，想起离别时哭得昏天昏地，都有些赧然不好意思。

众人大功告成，自是心情畅美，谈谈笑笑，渡假似的游山玩水，两个多月後终抵达咸阳。

吕不韦闻报，率著图先和肖月潭亲到城郊迎迓，见到邹衍和纪嫣然时，原来三人间早有数面之缘。吕不韦当年在各地大做生意，低买高卖，足迹遍天下，又爱结交奇异中士，当然不会放过像邹衍这种名家和天下闻名的纪才女了。

一番客套说话後，车马队往咸阳开去。

吕不韦和项少龙共乘一车，由项少龙作出详细报告。

项少龙正奇怪乌应元等为何没有来时，吕不韦道：「今趟少龙最厉害处，就是没有让人识破真正身份，此事对出征东周大大有利，趁现在六国乱成一团，正是用兵的最佳时机。」

项少龙等恍然道：「原来吕相作好了灭周的部署，嘿！为何不见我的丈人呢？」

吕不韦比前更是神采飞扬，满怀信心。高深莫测地笑了笑，才道：「少龙的归来，乃属高度机密，赵穆的事更不能宣扬出去，就当来的只是邹先生和纪才女好了。否则必让六国的奸细猜到少龙和他们的关系。只有把六国蒙在鼓里，我们才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借口东周君对我大秦图谋不轨，把他拔除。」

项少龙心中明白，秦国最重军功，吕不韦在这方面全无建树，自是急於立威，以遂晋爵封侯的宏愿。

东周的国力虽不值一晒，名义上终仍是共主，七国则属诸侯的身份，假

若吕不韦公然出征东周，说不定六国会暂时压下互相间的争执和矛盾，联手伐秦护周，那就大大不妙了，所以必须攻其无备，还要速战速决，以免夜长梦多。

吕不韦道：「灭周在军事上只是小事一件，但却牵连甚广，一个不好，可能惹来六国联手来攻之祸。所以我们须在军事外交两方面双管齐下，才可安享战胜的成果。」

项少龙暗叫厉害，吕不韦果是雄材大略的人，难怪日後能权倾强秦十数年之久。顺口问起咸阳秦廷的情况。

吕不韦露出一个冷酷的笑容，沉声道：「以阳泉君为首的一群秦人，四出散播谣言，诬指本相毒害先生；又说太子乃我和王后所出，现正密谋改立大王次子成。哼！我要教他们死无葬身之地，妻妾女，全体沦为供人蹂躏的歌姬娼妓，始可泄得我心头这口恶气。」

项少龙听得背脊生寒，得罪他确不是有趣的事。但回心一想，若吕不韦或自己落到阳泉君上，遭迈还不是一样。这根本是个人吃人的时代，谁心软谁就要吃亏。

吕不韦续道：「幸好大王对我全力支持，又有王后在他面前说项，现在你更擒得赵穆回来，待我灭掉东周後，便一举把阳泉君等除掉，那时大秦还有谁敢不看我吕不韦的面色行事。」

项少龙心中暗叹，正是这种心态，最终迫得小盘的秦始皇不得不排斥他。而那时自己亦只好和他对著硬干。想起目前他把自己当作心腹亲信，将来却要反目成仇，不禁大生感触。

吕不韦还以为他在担心自己的事，欣然道：「旅途辛苦，少龙好好到牧场休息，养足精神後，我还有极为重要的任务赖你去办呢。」

项少龙追问是甚麽任务时，吕不韦却没有说出来，这时车队刚进入咸阳城的东门内。

邹衍和纪嫣然被送往乌府，他们则押著赵穆，直赴王宫。

项少龙只感心疲力累，同时知道已被深深卷入了秦廷权力斗争中。而为了小盘，他更不得不助吕不韦应付阳泉君等人的阴谋。

想到这里，返家的喜悦大为消减，唯一令他安慰的，就是快可以见到乌廷芳、赵倩和婷芳氏等诸女了。

赵穆脸色苍白有若死人，双手反绑身後，脚系铁链，被两名如狼似虎的秦宫卫士押到庄襄王龙座之前，硬迫他跪在地上，还扯著他的头发，令他仰起了脸孔。

庄襄王大笑道：「赵侯别来无恙！」

坐在右首的朱姬双目亮了起来，她身旁的小盘则燃烧著仇恨的火焰。

项少龙虽对赵穆深痛恶绝，但见他陷至如此田地，比对起他以前的威风八面，令人嗟叹。

赵穆一言不发，眼中射出怨毒的光芒。

朱姬娇笑道：「侯爷清减了！」

赵穆把心一横，蓦地破口大骂道：「你这贱……」

项少龙怕他当众说出与朱姬有染的事，手按几子，飞身而出，一脚踢在他嘴巴处，这奸贼登时齿碎血流，脸颊肿起老高的一块，痛不成声。

项少龙喝道：「竟敢辱骂王后，哼！」

他动作之快，连两名侍卫都来不及反应。

朱姬聪明剔透，自然明白项少龙出脚的作用。感激地看了返回左方吕不韦下席的项少龙一眼，向庄襄王撒娇道：「大王！哀家要亲自处理这个奸贼。」

庄襄王显是对朱姬爱宠日增，欣然道：「就如王后所请。给我把这奸贼押下去，等待王后处置。」

卫士领命，把赵穆像头畜牲般押了出去。

项少龙乘机打量小盘，不见大半年，他长得更粗壮了，双目闪闪有神，气度深沉，颇有不怒而威之概，瞧得连项少龙都有点心惊。

小盘年纪虽少，但是丧母後历尽艰辛，又要提防被知穿身分，没有城府也要变得心怀城府了。

两人眼光一触，同时避开。

庄襄王望往项少龙，龙颜大悦道：「太傅先送回乐乘首级，又擒来赵穆，大大泄了寡人郁在胸口怨气，吕相国认为寡人该怎麽赏他呢？」

项少龙忙谦让道：「今趟之能出师告捷，全赖吕相国奇谋妙算，使人为我们造了四块假面具，才能马到功成。吕相国才是真正立了大功的人，少龙只是依命行事吧了！」

吕不韦见他居功不骄，还谦抑相让，把功劳归於自己身上，大为高兴，笑不拢嘴道：「大王！我大秦得少龙如此人材，实乃大王之福，不过乐乘赵穆之事仍须保密，故不宜在此时重赏少龙，还要装模作样，责他办事不力，好掩人耳目，请大王明监。」

庄襄王皱眉道：「寡人虽明知事须如此，可是见少龙，心中只有欢喜之情，怎忍责他呢？」

吕不韦笑道：「这事由老臣去办吧！大王毋须劳神。」

项少龙见襄王不喜作伪，更生好感。

唉！可惜他只剩下两年许的寿命了。

朱姬插入道：「项太傅回来，最高兴的就是王儿，别人教他剑术兵法，他都不屑学习，说要由项太傅指导才行呢。」

项少龙微感愕然，往小盘望去。後者正向他望来，本是冰冷的眼，现出感激炽热的色。

吕不韦道：「政太子恐怕要失望了，项太傅稍作休息後，又要出使六国了。」

项少龙、朱姬和小盘同感愕然。

庄襄王叹道：「寡人也舍不得少龙，不过相国说得对，若要亡周，必须军事外交双管齐下，才不致惹出祸事。」

朱姬蹙起黛眉道：「大王和相国忍心让项太傅不停地奔波劳碌吗？累坏了怎办哩？」

吕不韦赔笑道：「王后放心，必须配合出兵的日子，太傅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可好好休息的。」

项少龙不解道：「我大秦人材济济，微臣在这方面又缺乏经验，兼之与魏赵势成水火，可能……」

吕不韦呵呵笑道：「经验是培养出来呢。少龙文武兼资，定可胜任有余。至於以前的嫌隙，破坏了合从之议，正是人人自危，惟恐我们拿他们开刀，巴结都来不及哩。此事就此作实，少龙莫要谦辞了。」

项少龙知道欲拒无从，暗叹一口气。扮作欣然地接了这块哽下咽的骨头。

接著项少龙把国的遭遇，绘影绘声地说了出来，听得庄襄王等不住动容

变色，说到紧张刺激处，朱姬拍著酥胸，小盘则目射奇光。

到了黄昏时分，才肯放他回乌府。

吕不韦亲自送他回来。

项少龙望出车窗外，看著华灯初上的咸阳城晚景，也不知是何滋味。

旁边的吕不韦道：「少龙，不要怪我使得你东奔西跑，马不停蹄。我实是一番苦心，希望能把你培植为我最得力的助手。六国均有与我互通声气的人，现既定了由你出使，我会先派人前往打点，为你铺好前路。」

项少龙只好发出违心之言道：「相国厚爱，我项少龙纵使肝脑涂地，都报答不了。」

吕不韦满意地点头，道：「现在对我来说，最紧要就是争取时间，先安内後攘外（！）。

只要有一天我真能在这里站稳阵脚，便可开展大业。今次少龙的出使，非常重要，务使六国间加深成见，难以联手来动摇我们。天下人人贪好财货，无可例外，只要我们能不惜财物，贿赂列国大臣，定可破坏他们本国的计谋。少龙明白我的意思吗？」

项少龙想起乌家正是他这种怀柔手段下的投诚者，确是非常奏效。难怪他视为绝妙良方了，但他项少龙却对这种阴谋手段颇为厌倦，情愿明刀明枪，和敌人在沙场分出胜负。

思索间，吕不韦又道：「对六国的策略亦各有不同，基本上是包围三晋，联结齐楚，孤立燕人。只要三晋沦亡，其他三国不攻自破，天下便可达致大一统的局面，结束数百年来群龙无首的僵局。」

说到最後，这从一个商人跻身而为手握国家权柄的厉害人物，锐目闪烁出憧憬著美满将来的慑人光辉。

项少龙暗忖你确是所料不差，只不过料不到统一大业是由小盘完成，而不是你吕不韦。

吕不韦所用策略，仍是范雎「远交近攻」的延续，以兼并邻国的霸地政策为骨干，如今第一个祭品就是东周君了。

历史亦证明了这是最聪明的策略。

此时车马队来到乌府，吕不韦搭著他肩头亲切地道：「我不陪你入府了，好好休息，明晚到相府来，让我们喝酒作乐，好贺你今次大胜而回。」

吕不韦在亲卫簇拥中，离开乌府。

项少龙掉头正要走入府内，乌廷芳和赵倩两女已哭著奔出府门，扑入他怀里，後面跟著的是乌应元、陶方、滕翼等人，人人的脸色都有些深沉，似在强颜欢笑。

他搂著两位娇妻，不解道：「婷芳氏呢？」

两女哭得更厉害了。

项少龙立时手足冰冷，泛起非常不祥的感觉，朝岳丈乌应元望去。

乌应元叹了口气道：「少龙最紧要放宽怀抱，婷芳氏三天前病死了，唉！她竟等不到你回来。」

项少龙呆立在穿上了殓服的婷芳氏遗体之旁，见她除脸容清减了些许外，便只宛若熟睡了过去，心中涌起深沉的悲哀。

乌应元在後叹道：「自你离去後，她便郁郁不欢，终日苦思著你，兼之一向身体不好，没有一个月便病倒了，从此时好时怀……」

项少龙热泪狂涌而出，视线模糊了起来。

这命途坎坷，一生受尽男性欺压的美女，还没享过多少天幸福，便这么撒手而去了。

椎心的痛楚和悔疚，噬蚀著他的心灵。

生命究竟是甚麽东西？

为何三天前她仍是一个活著能说能动的人，这一刻却变成了一具没有半点生机的冰冷尸体？

另一边的滕翼来到他旁，伸手拥著他肩头，沉声道：「不要太过悲痛，会伤了身体的。」

项少龙勉力使声保持著平静，缓缓道：「我想把她葬在牧场隐龙别院附近，她最欢喜那里，同时为赵妮、舒儿和素女她们立冢……」

说到这里，再没法说下去，失声痛哭起来。

葬礼在三天後举行，吕不韦和蒙骜亲来参加葬礼，庄襄王则遣内侍臣来问唁。

项少龙再没有哭，每天起来，都到墓前致祭默哀。

过了十天，他的情绪才逐渐平复过来。

这天早上，纪嫣然、乌廷芳和赵倩三女如常陪著他到墓地献上鲜花。

祭後偕著三女，在原野中漫步解愁，但心中偏是感触丛生，难以排遣。

纪嫣然柔声道：「少龙！不要这么伤心了，好吗！」

项少龙轻拥了她一下，才放开手道：「黯然魂销者，惟别而已矣！生有生离，死有死别，为何人生总有这么不如意的事，是否我的杀孽太重了？」

另一边的乌廷芳道：「项郎！不要说这些话好吗？廷芳好怕听哩！」

想起很快又要离开她们，他叹了一口气道：「吕相国要我出使六国，推行他的外交政策……」

三女同时色变。

项少龙更是心痛，把心一横道：「不要担心，我怎也要把他们带在身旁，永不分离。」

三女舒了一口气，心情转佳。

纪嫣然道：「有邯郸来的消息了，少龙有兴趣听吗？」

项少龙振起精神，拉著三女到附近一个山谷的清溪旁坐下。

纪嫣然道：「你走後，邯郸乱成一团，田单和李园均知阴谋败露，连夜匆匆逃返齐楚。」

孝成王以为你们全体壮烈牺牲了，非常悲痛惋惜，祭祀你的亡魂时晕倒当场，现在仍抱恙不起，朝政由晶后和郭开把持著。」

项少龙往赵倩瞧去，这赵国的三公子黯然垂首，显是对孝成王仍有著父女之情，故因而伤感。

项少龙长长吁出一口气，看著谷坡上蓊郁古木，其中不乏粗逾十围的大树，当风挺立，华盖蔽天，纵在这冬寒时节，仍没有半点衰颓之态。

在绿树林荫後是耸出云表的拜月峰，亦为此地的最高山峰，突兀峥嵘，令人叹为观止。

项少龙心中一动道：「我想登上月峰看看，倩儿你行吗？」他必须做点事情，予自己一个目标，才可从哀痛中摆脱出来。

三女先是一愕，接著赵倩点头道：「倩儿每天都和廷芳练习骑射，操练得不知多麽好哩！怎会有问题呢？」

乌廷芳见丈夫这十多天来，还是首次有兴趣要做一件事，振奋地跳起来，

嚷道：「芳儿去找人牵马来，好省去点脚力。」言罢欣然奔往谷口。

当艳阳高挂中天时，他们已登上拜月峰上，离峰顶却仍有半里许的路程，但因山势险峻，惟有作罢。

由这里朝下望去，只见乌家牧场尽收眼底之下，茫茫芳草，清溪流泉，牛马羊或聚或散地分布在草原上。

院落楼房在森中掩映著，风光如画，教人心爽神驰。

寒风呼呼中，层峦叠翠，群山起伏，远近田畴，历历在目。

项少龙一声长啸，把郁结的心情抒发出来，心情转佳道：「旦楚死了没有？」

纪嫣然正看得心旷神怡，闻言笑道：「率兵入城并不是他，所以执回了一条小命。听说晶王后对你的死非常哀痛，连续三天都不肯吃东西呢。」

项少龙心头一阵悸动，沉默了半晌，再又问道：「有雅儿和致致的消息吗？」

纪嫣然道：「尚未有消息，但滕二哥派了人到大梁联络他们，假若我们第一站是魏国，很快可以公然与他们会面了！」

项少龙摇头苦笑，当日逃离大梁时，若有人告诉他可再大摇大摆返回大梁，打死他都不肯相信。

纪嫣然道：「吕相遣人来请嫣然和乾爹到相府小住，嫣要陪你，当然不肯去，只好乾爹一人去了。」

赵倩道：「最活跃是小俊，回来不久便领了刘巢和蒲布他们到城里胡混，真怕他会惹事生非呢。」

项少龙苦笑道：「就算他们不去惹人，也会有人来惹我们，怎都避不了。」

乌廷芳欣然道：「四哥遣人由北强送了一批上等的何首乌来，说要给项郎浸酒，听爹说他最近大败匈奴，战绩彪炳哩！」

项少龙暗忖总算听到一个好消息。

他对王翦自是信心十足，战国四大名将「起、翦、颇、牧」，就是白起、王翦、廉颇和李牧。秦赵各占一半。

若非孝成王走错了长平那著棋，以只擅纸上谈兵的赵括代替了廉颇，秦赵胜败之数，仍是难以逆料呢。

现在廉颇垂垂老矣，虽有不世将材的李牧镇著大局，一来无可可用之兵，更因朝政落到郭开这不能容物的奸人手内，处处受制，恐亦有力难展，在这种情况下，赵国那还有振兴之望？

白起已死，这天下将属於王翦的了。

第 02 章 无可奈何

归途上，项少龙有著精神焕发的感觉。

死者已矣，每个仍生存著的人都须坚强地活下去，应付生命中层出不穷的挑战。

终有一天他也会在这个古战国的时代死去，没有人知道他是来自二千多年後的人类。

纪嫣然见他心情转佳，趁机道：「随嫣然来的族人，全是铸剑造弓的好手，少龙可作出安排，让他们继续在这方面大事发展吗？」

项少龙记起她和族人均来自灭亡的越国，在时代里，越国的铸造术天下称冠，名剑如越女、干将、莫邪等均出自越人之手，埋没了人材实在可惜，点头道：「这个包我身上，回去後立即向岳丈提出。牧场这麼大，开矿都行，应该没有问题的。」

纪嫣然大喜道谢，又撒娇的道：「少龙你也是高明的巧匠，想到甚麽利器，即管交给他们去制造好了。要不要和清叔谈谈，他家世代都是我国最出色的匠人哩！」

项少龙心中一动，想起以前曾上过有关武器火药制造的基本课程，虽然大部份都忘记了，但仍依稀有点印像，要造把枪出来虽然不可能，但只要把意念说出，例如合成金属一类的意念，说不定可造出比干将、莫邪更厉的剑刃，欣然道：「你今晚找清叔来见我，让我和他好好谈谈。」

纪嫣然笑靥如花嚷道：「少龙啊！你对人家这麼好，嫣然爱煞你了。」

项少龙振起颓唐和失落了近半个月的意志，领头往隐龙别院驰去。

晚膳时，别院的主厅内自这十多天来首次听到欢笑的声音。

滕翼、乌卓、乌果和陶方四人亦出席。

项少龙先把纪嫣然的提议告诉了陶方，让他负责处理，问起荆俊时，滕翼笑道：「这小子最爱和相国府的人厮混，吕相府现在成了天下奇人异士的乐园，每天都有慕名往投，人数已过了四千，这情况还会持续下去呢。」

项少龙心中暗叹，吕不韦这种不断招揽外人的做法，怎会不招秦人之忌，若没有庄襄王的支持，只怕他一天都耽不下去。

这时田氏姊妹来为他斟酒。

项少龙探手搂著田贞的蛮腰，问道：「惯不惯这里的环境？」

田贞含羞点头道：「这里既安静又美丽，各位夫人又很疼爱小婢，很好……贞贞真的很好。」

那边侍候陶方的春盈笑道：「贞贞刚学晓骑马，不知玩得多麼开心哩！」

项少龙忽又想起婷芳氏，幸好陶方恰於此时打断了他的思路，道：「老爷吩咐，待少龙你精神好点时，便回咸阳城，大王和吕相都想见你呢。」

项少龙苦笑应了，膳罢，各人散去。项少龙回到内宅，纪嫣然正和那清叔闲聊，介绍两人进一步认识後，故意离开，只留下两人详谈。

一个时辰後，当纪嫣然回来时，清叔正听得目定口呆，问道：「那怎样把这种叫『铭』的东西加工到剑身上去呢？」

项少龙眉头大皱道：「那要用一种特别的東西配合才行，不过仍可做到，届时由我来办吧！」

纪嫣然讶然道：「少龙你真教人吃惊，我从未见过清叔这副模样的。」

项少龙心想幸好小弟只是迁就著来说，否则恐怕要把这巧匠吓晕了过去哩。

接著的五天，项少龙抛开一切终日与妻婢游山玩水，极尽赏心乐事，到离开牧场时，虽仍有惆怅之情，但精神已大是不同了。

返抵咸阳的第二天晚上，吕不韦在相府设宴款待他们，乌应元、滕翼、荆俊和纪嫣然均有出席。

陪客则有蒙骜和他两个儿子，图先、肖月潭和正在那里作客的邹衍。

美女总是最受欢迎的，何况是纪嫣然这种才艺均名慑众生的绝代佳人，

方步入厅堂，便成了吕不韦等大献殷勤的对象，高踞上座。

蒙骜这两个儿子蒙武、蒙恬，年纪比荆俊小了点，均生得虎背熊腰，英伟不凡。

酒过三巡后，蒙骜忽命两个儿子出来以真剑对打助兴，只见龙腾虎跃，剑气生寒，在爆竹般连串金铁交鸣的清音中走了数十回合之后，才分了开来，仗剑向席上各人施礼，面不红、气不喘的返到父亲的一席。

众人轰然叫好，荆俊与他们混惯了，叫喊得更厉害。

项少龙想起蒙恬乃继王翦王贲父子后的秦室名将，更是特别留神。

与纪嫣然对席而坐的吕不韦笑道：「少龙看这两个小子还可以吗？」

项少龙衷心赞道：「蒙将军两位公子英武过人，将来必继将军之后，成为一代名将，少龙敢以项上人头包保必是如此。」

蒙骜大喜向儿子喝道：「你们两个还不拜谢太傅！」

蒙骜蒙恬立时走了出来，在项少龙席前叩头拜谢，累得少忙离席而起，扶著两人，心中隐隐感到事情非是如此简单。

回席坐好后，果然吕不韦道：「这两个小子十三岁便随蒙将军出征行军，不过蒙将军仍嫌他们只懂舞剑弄枪，见识不广，更不通兵略，所以希望把他们付托少龙管教。」

蒙骜诚恳地道：「本将阅人千万，从未遇过像太傅般超凡人物，若不见弃，太傅今次出使六国，就让小儿们作个随从吧。」

项少龙知道推辞不得，笑道：「蒙将军厚爱，少龙敢不从命？」心中同时想到吕不韦正全力培养人材，显然非只是想当个相国那么简单。

蒙武蒙恬两人叩头后，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吕不韦正要说话，忽有一家将匆匆进来，到吕不韦耳边说了几句话，引得人人侧目。

吕不韦听得不佳动容，失声道：「赵孝成王两死了！」

一时厅内静至极点。

当晚众人回到乌府后，随他们回来的邹衍找了项少龙去说话。

在宁静的偏厅里，闲话两句后，邹衍道：「吕不韦现在对少龙倚重之极，少龙有何打算？」

项少龙知他学究天人，眼力之高当世不作第二人想，语出必有因，沉吟了片晌，叹道：「我也很矛盾……噢！下雪了。」

窗外黑夜里雪花纷飞，说不尽的温柔飘逸。

邹衍站了起来，走到窗漏前，负手欣赏著迟来的初雪，有若神仙中人。

项少龙来到他旁时，邹衍雅兴大发，提议到园内的小亭赏雪。

两人迎著雪絮，到了小亭处，并肩而立。

邹衍长长吁出一口气，道：「这七、八天吕不韦终日扯著老夫，询问有关气运之说，又希望老夫为他先夫寻福地迁葬遗骸，此人野心极大，少龙小心点少好。」

项少龙打心底佩服起他来。

不用说吕不韦对邹衍的千言万语，不外是想知道自己是否真命天子，而邹衍看出他只是条假龙，所以才有此警告，怕自己日后给他牵连了。

邹衍又油然道：「吕不韦数次出言央我主持他《吕氏春秋》的编撰，都被老夫以堂皇的借口拒绝了，少龙知道是甚麽原因吗？」

少龙知道智者正以旁敲侧击的方法点醒自己，谦虚道：「乾爹请说。」

邹衍笑道：「还是第一次主动唤我作乾爹，会否有点不惯呢？」

项少龙尴尬一笑时，邹衍续道：「吕不韦绝非肯听人说话的人，他虽看似贤下士，事实上有人都只是他的工具，好去完成心中的美梦。以《吕氏春秋》为例，他只是希望反映出个人的想法吧了。」

项少龙虽曾听李斯说过有关这给小盘参考的古代百科全书的内容，但只是水过鸭背，怎都记不牢，顺口问道：「他那一套究竟行不行得通呢？」

邹衍不屑道：「甚麽『德治仁政』为主、『刑赏』为辅，还不是孔丘那不实际的一套。」

那是倒退，而非进步。只有进步，才可脱颖而出。秦国自商鞅以来，崇尚法治战功，与吕不韦这一套可说是南辕不辙，将来定会出问题，少龙小心了。」

项少龙低声道：「乾爹果是高瞻远瞩，若我所料不差，吕不韦将来必出乱子，不得好死。」

邹衍身子剧震，往他望来，沉声道：「原来少龙早看出了此点，老扶是白担心了。」

项少龙暗叹一声，正是因为知道未来的发展，才使自己享受不到眼前的富贵荣华，命运还是不知道的好。

雪愈下愈大了。

次晨吕不韦召了他到相国府去，在书内接见他，劈头便道：「待会少龙和我到宫内见大王。唉！我为你推搪了十多天，差点给姬后怨死了。」接著正容道：「姬后虽对你颇有感，但记著千万不要沾上她半根手指，否则连我都护你不住。」

项少龙苦笑道：「相国放心好了！」

吕不点头道：「我也相信你把持得住，只因於关心，才忍不住提上一句吧！」

沉吟半晌後道：「我决定了亲自出征东周，以蒙骜为副将，少龙抵达韩境时，东周应已云散烟消，正式结束了周室的统治。由这刻开始，就是群雄争霸的局面了。」

顿了顿续道：「孝死一死，赵国权力落入韩晶和郭开手内，政局不稳，我要重新部署策略，好把握这个机会。阳泉君授道之日，就是我大秦开展霸业之时，所以少龙定要在这之前为我稳住六国，若因灭周而惹得六国联手，对我便大大不利了。」

项少龙暗叹一声，眼前若对吕不韦不利，就等若对他不利，暂时来说他和乌家的命运，已和吕不韦挂了勾，若有祸，必受株连。假若阳泉君能成功改立成，连朱姬和小盘都要没命，惟有点头答应。

且再加思量，六国的统治阶层中谁不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之辈，与他们讲仁义，只是自讨亏吃吧了。

吕不韦双目闪著锐利的精芒，思索著道：「此行除了在上趟有面具掩护相貌的人外，必须全数换过新人，否则只要有一个人被辨认出来，就会给联想到你乃董马痴，徒使事情更为复杂。幸好人手方面不成问题，我会由家将里拨一批忠贞不二和剑法超凡的高手作你亲随，配以一队千人的精锐骑兵，足可应付旅途的凶险。肖月潭亦会同行为你打点。」

项少龙心中凛然，在某一角度上看，这些来自吕不韦的心腹家将，亦成了监视他的眼线。心中一动道：「吕相可否在随从名单上，加上李斯先生

呢？」

吕不韦奇怪地看了他一眼，迟疑片刻才道：「既然少龙有此提议，便如你所请吧！好了！现在我们入宫见大王吧！」

表面虽看不出甚麽来，但从他略有迟疑的态度看，吕不韦其实是心中不喜。至於原因是他不喜欢李斯，还是不喜欢他项少龙自有主张，就很难肯定了。

透过车窗，咸阳变成了个纯白色的美丽世界，雪花仍是永无休止地下著。

第一次下雪总是教人欢善，况且天气仍不太冷，有些小孩跑到街上来玩雪嬉戏，转入咸阳宫的大道时，更看到有群年轻的女子掷雪球为乐，甚麽三步不出闺门的情况，在这时代完全派不上用场。可是汉代崇儒以後，女性才被自私的男人进一步压制她们的自由。而在战国时，若论开放程度，又要数这刚摆脱了蛮夷身分的秦国最厉害。

吕不韦沉默起来，两人各有所思。

项少龙忽然想到吕不韦於此时出兵，实在大有深意。

风雪原为军事行动的大忌，但对付东周这等弱小的国家，却有两大好处。

首先就是令人意想不到，由於有风雪掩护，可能兵临城下东周君才知道是甚麽一回事。

其次转眼隆冬，行旅绝迹，等若隔断了消息，到六国知道此事时，已是事过情迁。就算早一步风闻消息，亦惟有望雪兴叹，难施援手。

只由这策略去看，吕不韦这人是既大胆又好行险，将来反目成仇後，必须留神他这种性格，否则必吃大亏。

吕不韦到了秦宫，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内般，直入内廷。到了内外廷间的御花园才下车，不用通传领路，在十多名身形彪悍的亲卫簇拥下，大摇大摆朝後宫走去。

比之项少龙大半年前离秦赴赵时，吕不韦在秦宫的地位又大大提高了。

庄襄王那种重义崇情的性格，遇上吕不韦这心怀叵测的这野心家，不被他控制摆布，是没有可能的。

回廊前方隐约传来木剑交击的声音。

吕不韦脸上现出一个欣慰的笑容，道：「太子又在练剑了。」

项少龙看他神情，真想告诉他小盘并非他儿子，好看他会有甚麽反应。

回廊尽处，豁然开朗。

在两座王宫的建筑物间，一个小广场上，雨雪飘飞下，小盘正与另一名年纪相若的小孩以木剑对拚著。

在旁观战的除了庄襄王和朱姬外，还有秀丽夫人和王子成，此外就是十多名内侍宫娥、两个看似是剑术教练的武士、和一位貌相堂堂的文臣。四周还满布禁卫，气氛庄严肃穆。

庄襄王等未看到两人时，吕不韦低声对项少龙道：「太子练剑的就是王翦的儿子王贲，宫内同年纪的孩子里，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项少龙心中一动，仔细打量这未来的无敌猛将，果是生得非常粗壮，样貌精灵，有点和王翦相肖。行动进退间极有分寸，处处留有余地，若是三岁真可定八十，则这十二、三岁许的孩子这时便有大将之风了。

他仍不明白王宫内的情况，例如为何王贲竟能有此陪小盘练武的殊荣，不过此事应出自吕不韦的主意，是他笼络王翦这新一代名将的手段。

此时庄襄王见到他们，欣然召他两人过去。

项少龙看到庄襄王的欢喜神情，心生感触，好人是否永远要吃亏呢？
庄襄王全心意厚待这把他扶作一国之主的大恩人，有否想过是正在养虎为患？

不过此时不暇多想，收拾心情，朝庄襄王走去。

「噗！」的一声，小盘的木剑被小王贲扫得荡了开去，空门大露。

小王贲收剑急退，跪倒地上，嚷道：「政太子恕小贲鲁莽。」

小盘见到项少龙，那还有兴趣打下去，竟懂得先上前扶起小贲，在他耳边亲热地细语，只不知在说甚麽。

项少龙也不知应高兴还是心寒，这未成人的小秦始皇，这时已懂得收买人心了。

第 03 章 华阳夫人

项少龙和吕不韦趋前向庄襄王等施礼後，吕不韦呵呵笑道：「少龙尚未见过徐先将军吧！」

这徐先是典型秦人的体格，高大壮硕，只比项少龙和吕不韦矮上少许，穿的虽是文臣的官服，但若换上甲冑，必是威风凛凛的猛将。

此人眼睛闪闪有神，只是颧骨嫌过高，削弱了他鼻柱挺耸的气势，使人看上去有点不大舒服。年纪在三十许间，容色冷静沉著，恰到好处地与项少龙客套两句後，淡淡道：「闻太傅之名久矣，惜小将驻守边防，今天才有机会见面。」

项少龙感到对方语气冷淡，说话前掠过不屑之色，对吕不韦亦没有恭顺之状，心知肚明是甚麽一回事，也不多言。

朱姬尚未有机会说话，那姿色略逊她少许，而风情却拍马难及的秀丽夫人微笑道：「徐将军乃我大秦名将，与王将军和鹿公被东方诸国称为西秦三大虎将呢！」

徐先连忙谦让，神色间不见有何欢悦。

项少龙见状，心中已有计较，但却不知鹿公是何许人也。

这徐先似阳泉君和秀丽夫人的一党，但对吕不韦显然没有多大好感，连带亦鄙视自己这只吕不韦的走狗，真是冤哉枉也了。

吕不韦表面对他却非常尊重，笑道：「识英雄重英雄，不若找天到本相处喝杯水酒，好让少龙能向徐将军请益。」

徐先微笑道：「吕相客气了！」转向庄襄王请辞告退，对吕不韦的邀请不置一词就溜了。

项少龙暗对这不畏权势的硬汉留上了心。

这时小盘扯著小贲来向这太傅请安，後者叩了头後，欢喜地道：「爹对项太傅赞不绝口，不知项太傅可否在教政太子剑术时，准王贲在旁观看。」

听得众人都笑了起来，只有那成不屑地瞥了项少龙一眼後，再不看他，显然听惯了身边的人说他坏话。

这时忽有内侍到来，传话说太后要见小盘。

庄襄王忙著小盘随内侍见华阳夫人，小盘虽不情愿，亦是别无他法，悵

然去了。

庄襄王向王后和爱妃交待两句後，便与吕不韦和项少龙到书议事，这时项少龙才知道今趟入宫非是只谈风月那麼简单。

在书分君臣尊卑坐好後，侍卫都退了出去，只剩下三人在内。

居於上首的庄襄王向席地坐在左下方的项少龙微笑道：「少龙确是情深义重之人，寡人虽想和你饮酒谈心，但亦惟有耐心等候，现在精神好了点吗？」

项少龙对他更生好感，他那种关心别人的性格，在战国的君里，应是绝无仅有的了。连忙告罪谢恩。

吕不韦出奇地沉默，只是含笑看著项少龙。

庄襄王眼中射出回忆的神情，轻叹道：「寡人长期在赵作人质，命途坎坷，不过亦让寡人体体会到民间疾苦，现在当了国君，每天都在提醒自己必须体察民情，为政宽和。唉！寡人本不愿登位未久，便施征伐，不过吕相国说对，你若不犯人，人便来犯你。在这众国争霸的时代，唯一生存之道，就是以武止武。唉！」

项少龙心中一阵感动，暗忖若不是吕不韦的怂恿，庄襄王绝不会对东方用兵。而吕不韦之所以能把他说服，皆因东周约从诸侯，密谋灭秦。

无意间，自己帮了吕不韦一个大忙了。

吕不韦插入道：「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东方诸国均有亡秦之心，绝不可任其凶焰日张。

东周虽只拥有区区河南、洛阳、谷城、平阴、偃师、巩和、纵氏七县之地，却挡不住了我们往东必经之路，我不亡他，他便来亡我，请大王明察。」

庄襄王嘴角泄出一丝苦笑，没有说话，气氛沉重了起来。

吕不韦正容道：「一念兴邦，一念亡国，大王在此事上，万勿犹豫。趁现在孝成刚身故，韩人积弱，实乃千载一时的良机，若平白错过，实其祸无穷。」

庄襄王淡淡道：「这点寡人早明白了，灭周的事，相国放手去办吧！」

转向项少龙道：「寡人和吕相国商量过了，灭周的事，对韩桓惠王有著切肤之痛，空口话，休想能安他的心，不如省点气力，把目标放在其他各国处。寡人知道少龙才智过人，故此听你权宜行事。」

吕不韦提醒道：「五国中，燕赵正在交战，自顾不暇，可以不理。其他三国，尤其齐楚两国。我们必须说得他们相信灭周一事，只是自保，非是外侵的前奏。而齐楚两国中，又以楚人较易对付。少龙可向孝烈示好，若能结成联盟，是理想。政太子年纪渐长，亦好应为他定下亲事，听说孝烈幼女生得花容月貌，只比太子长上两、三岁，如能定下婚约，那就更能安楚人的心了。」

项少龙虽点头应是，心中却叫苦连天，这岂明著去害楚国小公主吗？

而且这种睁著眼睛说谎话，目的又是去害对方，虽说自己不是纯洁得从未试过害人，但以前却都有著正确的理由和目标，例如擒拿赵穆，又或为了自保，不像现在这种主动出招的情况。

旋又安慰自己，田单、李园、信陵君、韩闾、龙阳君之辈，谁不是为了己国的利益，每天都在害人利己？

想到这里，不由苦笑起来。

庄襄王一直在留意他的神色，见状歉然道：「寡人知道少龙英雄了得，

非不得已，不爱施阴谋诡术，只恨在这非常时势，你不坑人，人就来坑你，唉！有很多事寡人都不想做，可是却仍不不为之。」言罢长长叹了一口气。

吕不韦皱眉道：「大王是否想到阳泉君哩？」

庄襄王脸上现无奈的神色，点头道：「说到底他终是太后的亲弟，当年若非有他出力，太后亦未必会视寡人为子，说动王父策立寡立为嫡嗣，现在寡人却要对付他，太后定会非常伤心。」

吕不韦移出坐席，下跪叩首道：「大王放心，不韦定会小心处理此事，除非左相国真的谋反，否则不会先动干戈，说不定能把太后瞒过，不扰她宁和的心境。」

项少龙见状惟有陪他跪伏庄襄王前，心中暗呼厉害，吕不韦能如此监貌辨色，投庄襄王之所好，难怪他能保持与这秦君的良好关系了。

他当然知道吕不韦正在说谎话，以他的手，必有方法迫得阳泉君作反叛变，只到时褫夺了阳泉君一切权力，杀不杀他已是无关痛痒了。

庄襄王果然龙颜大悦，著两人平身回席，欣然道：「有吕相国这几句话，寡人放心多了。」

吕不韦向项少龙道：「少龙到此虽有一年多，但因留在咸阳的时间不长，所以未知目前情况，不过现在不宜为此分神，我已为你预备一切，三天後你立即动程赴魏，好配合我们征伐东周的大计。」

项少龙心中暗叹，答应了他。

此时有内侍来报，说太后华阳夫人要见项少龙，三人同感愕然。

项少龙在内侍的引领下，到了秦宫内廷东面的太后宫，步进太后所在的小偏殿时，赫然瞥见除小盘外，美貌与纪嫣然各擅胜场的寡妇清竟陪侍在太后华阳夫人的右侧，忙跪倒参见。

华阳夫人年在四十五、六间，华服衬托下更见容贵雍容，虽是美人迟暮，脂粉亦盖不了眼角的皱纹，但仍可使人毫无困难地联想当年受尽庄襄王之父安国君爱宠时，那千娇百媚的风韵。

她右旁的琴清仍是那副冷漠肃穆，似对世上事物毫不关心的样子，项少龙的到来，没有惹起她半分情绪波动。

华阳夫人温柔慈和的声道：「太傅请起！」

项少龙一夥心七上八落的站了起来，茫然不知这改变了秦国命运的太后为何召见自己。

只恭敬地俯首垂头，不敢无礼的与她对望。

令人不安的沉默後，华阳夫人柔声道：「太傅请抬起头来！」

项少龙正中下怀，仰面望往踞石阶之上的华阳夫人，却故意不看寡妇清和小盘。

两人目光相触。

华阳夫人双眸亮了起来，叹道：「如此人材，确是人中之龙，莫要以为我是以貌取人，有於中乃形於外，心直者眼自正，当年我见到大王时，便知他宅心仁厚，会是爱民如子女的好君主，远胜先王原欲策立骄狂横蛮的子，遂向先王进言道：『妾幸得充後宫，可惜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嫡嗣，以托妾身。』先王遂与我刻玉符，约以子楚为嗣。旁人却以为我真是只因私利，岂知我实是另有深意。」

项少龙听得目定口呆，想不到华阳夫人是这麼饶有识见的女中豪杰，而她亦选对了人。

唯一问题是忽略了吕不韦这对统一天下有利，却对秦廷不利的人物的存在。

华阳夫人道：「项太傅请坐。唉！三天後就是先王忌辰，所以哀家特别多感触，教项太傅见笑了。」

项少龙楞兮兮的在下首坐了下来，自有宫娥奉上香茗，偏殿一片安宁详逸的气氛，外面是被白雪不住净化著的天地。

琴清这充满古典高雅气质的绝色美女，一直垂首不语，尤使人感到她不需任何外物，便安然自得的心境。

她像一朵只应在远处欣赏的白莲花，些许冒渎和不洁的妄念，亦会破坏了她的完美无瑕。

到此刻项少龙仍弄不清楚华阳夫人为何召他来见。忍不住往小盘望去，後者正瞪著他，见他望来，微一摇头，像是教他不用担心的表情。

殿内静得令人不想弄出任何声响去破坏那气氛。

项少龙正纵目欣赏殿内雕梁画栋的美观环境时，华阳夫人轻轻道：「今赵哀家想见太傅，主要是想看看能给跟琴清齐名的纪才女看上眼的男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现在终得到了满意的答案了！」

项少龙暗付原来如此，连忙谦让。

一直没有作声的琴清以她那比出谷黄莺更好听的声音发言道：「纪小姐来此十多天了，琴清仍无缘一见，项太傅可否安排一下呢？太后亦希望可与纪小姐会面。听说邹衍先生学究天人，若他也能抽空一行，琴清必竭诚款待。」

只听她可代华阳夫人说出邀请，可知她在太后宫的超然地位。

项少龙忍不住往她瞧去，两人目光首次交触，这美女淡然不让地与他对视著。

项少龙心中有气，微微一笑道：「只知琴太傅款待的客人里，有否包括鄙人在内呢？」

琴清呆了一呆，俏脸掠过一丝不悦，避开他的目光，垂下头去。

华阳夫人笑了起来，道：「项太傅勿怪清儿，自丧夫以後，清儿从不接触年轻男子。」

项少龙歉然道：「那真是多有得罪了，请琴太傅原谅则个。鄙人尚要回家准备出使外国一事，太后若没有其他吩咐，少龙告退了。」

华阳夫人神情一动道：「项太傅何时动程？」

项少龙说了後，华阳夫人沉思半晌道：「项太傅行程里有否包括楚国在内？」

项少龙醒起她原是楚国贵族，当年庄襄王初见她时，吕不韦便著他身穿楚服，以打动她的故国情怀。庄襄王由异人改名作子楚，亦为此因。忙表示会去楚国。

华阳夫人道：「这两天我会使人拿点东西给太傅，太傅到楚後，请代我送给秀夫人，唉！若非身体支撑不了，我真希望能回楚一行。」

项少龙答应後，告辞离去，再没有瞧琴清半眼。

才出殿门，走了十来步，小盘便从殿内追了出来，累得负责他安全的亲卫气喘喘地追著来。

小盘向十多名亲卫喝道：「站在里，不准跟来！」

众卫果然全体立正，指头都不敢动半个。

小盘发威後，若无其事扯著项少龙横移入园林间，两眼一红道：「师傅！」

我杀了赵穆哩！不要怪责我，这是小盘最後一次唤你作师傅，以後都不敢了。」

项少龙正为未来秦始皇的威势暗暗惊心，闻言一呆道：「你杀了赵穆？」

小盘出奇地忍著了热泪，冷静地道：「我在他耳旁说出了我是谁，杀他是为母报仇後，便一刀刺入了他心藏，项龙不是说过那处中剑便必死无救吗？哼！他死时那惊异的样子，真是精采，娘应可死而目瞑了。」

项少龙暗冒寒气。

小盘离开邯郸时不过三十岁，现在应是十四岁吧！不但有胆杀人，还清醒醒地知道怎样才可置人死地，虽说是对付杀母仇人，但他那种冷狠，和事後漫不经意描述经过的神态，确是教人心寒。

小盘见项少龙默默不语，还以为项少龙怪他，忙道：「太傅不用担心，杀了他後，我投进母后怀里，哭著说我为她报了仇，包保没有人怀疑，他们还以为我那麼疼爱母后呢？」

项少龙是瞪目结舌，无以为对。

小盘低声道：「但我真的很疼爱母后哩！」

项少龙这时才懂说话，道：「我们不要耽搁太久了，你父王、母后和相国都等著我们吃午膳呢……」

小盘一把扯著他衣袖道：「太傅！在你出使前，可否再来看我呢？」

项少龙点头答应後，小盘才肯随他离开太后宫。

项少返回乌府时，已是黄昏时分。

刚下马车，下人便报上李斯来找他，正在偏厅等候，忙赶去见他。

一番客气，坐好後李斯感激地道：「今趟李斯能追附太傅骥尾，出使六国，全赖太傅提携，李斯也不知该怎样才可谢过太傅的恩德。唉！相国府的生活差点把我闷出了鸟来。」

项少龙想不到他会说粗话，失笑道：「李兄何用谢我，我要倚重李兄才真呢！且多清楚六国的布，李兄将来才更能大展抱负。」

李斯犹豫片晌，终忍不住道：「在下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何太傅这麽看得起李斯？根本连表现的机会都从未曾有过……」

项少龙笑拍著他的肩头道：「我项少龙绝不会看错人的，李兄收拾好行装没有？」

李斯老脸微红，有点尴尬地道：「收到相国的命令後，在下便立即作好了一切准备哩！」

两人对望一眼後，同时大笑起来，充满知己相得的欢悦。

项少龙向这将来辅助秦始皇得天下的大功臣道：「相请不若偶遇，李兄不若留下用餐便饭才走吧！」

李斯哈哈笑道：「来日方长，途中怕没有机会吗？」

项少龙知他为了避吕不韦的耳目，故不勉强。把他送往大门，顺口问道：「李兄对目前咸阳的形势清楚吗？」

李斯低声道：「上路後再和太傅详谈好了。」

看著他消失大门外的背影，项少龙涌起了股荒谬无论的感觉，李斯目前那怀才不遇的落魄样子，谁猜得到他日後会是强秦的宰相呢？

第 04 章 心疲力累

项少龙把纪嫣然和邹衍送到太后宫後，找到小盘和王贲，先著他两人在那内廷侧的练武场对打一回後，便要两人同时向他进击。

两个小子大为兴奋，举起木剑往他攻来，倒也似模似样，特别是小王贲，秉承乃父惊人的神力，武功根底又好，且爱行险著，错非是项少龙，在不能伤他的情况下，确是很难应付。

此时项少龙横移开去，躲过了小的一剑，剑势吞吐，迫得小王贲急忙退，岂知他竟是假退，待项少龙格开小盘木剑时，倏地欺身而上，挥剑迎头照著项少龙劈来。

项少龙叫声「好」後，运剑迎架，「锵」的一声，小王贲给震得手臂酸麻，还想逞强时，项少龙举起右脚，似欲出脚，吓得小王贲跌退开去，收剑而立，一面愤然之色。

项少龙叫停後，笑向小王贲道：「小贲是气我不守规矩，竟出脚来踢你？」

小王贲嫩脸一红，垂头道：「小贲不敢！」

项少龙柔道：「假若你现在是对阵沙场，还能怪敌人脚来踢你吗？」说到後一句，声色转厉。

小王贲猛地一震，扑跪地上，叩头大声道：「小贲受教了！」项少龙心中欢喜，大叫道：「那还不给我滚起来动手！」

小王贲倏地化跪为立，往前冲来，木剑当胸疾刺。

小盘亦大为兴奋，由左侧向他攻来。

项少龙一声长笑，飞起一脚，正中小盘木剑锋尖处，接著侧身避过小王贲的凌厉攻势，伸脚一勾，小王贲立时变作了倒地葫芦，木剑脱手。

项少龙见小盘空门大露，运剑刺去。

眼看小盘要中招时，小王贲借腰力弹了起来，挡在小盘身前。

项少龙忙抽回木剑，定睛瞧著小王贲，淡淡道：「小贲想以血肉之躯来挡利剑吗？」

小王贲昂然道：「爹曾教小贲，就算死也要护著太子。」

项少龙心中感动，微笑道：「若你刚才剑没脱手，便可用剑来挡了，是吗？」

小贲兴奋地道：「太傅真厉害，爹从不懂得在比剑时踢我。」

项少龙失笑道：「怎可如此比较，来！让我先教你们捱打的功夫。」

小盘记起以前给项少龙摔得东跌西倒的往事，一时忘形，喜叫道：「啊！那最好……」

见到项少龙眼中射出凌厉之色，连忙住口。

一阵掌声由左方传来，朱姬在一众宫娥内侍簇拥下，盈盈而至，笑语道：「项太傅有空和我闲聊两句吗？」

项少龙望向因尚未能尽兴，而致失望之情溢於脸上的小盘和小王贲，心中暗叹，点头道：「姬后有此懿旨，少龙怎敢不奉陪呢？」

小盘和小贲两人练剑的交击和叱喝不住由广场处传来，项少龙却和朱姬对坐御园的小亭里，宫娥内侍宫卫均远远避了开去。

每次对著这风情万种、骚媚在骨子里，又狡猾多智的秦国艳后，项少龙都有点不自然和紧张，要不住提醒自己规行矩步，抑制著某一种可使他万劫

不复的冲动。而朱亦似在做著同样的事。

他感觉到朱对庄襄王有著混杂了感激和爱的真挚感情，而自己与她之间，却是另一种的刺激和情欲的追求，建立於两人充满传奇的接触和交往中，那是被苦苦压抑著的情绪，分外诱人。

朱姬淡淡地瞄了他两眼後，轻叹道：「见你不到几天，你又要走了，真教人惆怅。唉！」

我该怎麼感激你才行哩？你不但救了我两母子，又为人家向乐乘和赵穆讨回了公道。」

项少龙不敢望她，恭敬地道：「那是少龙的分内事嘛！姬后有命，完成不了的话，就是鄙人的失职。」

朱姬微嗔道：「连你也来和我耍这一套。现在人人都对我又敬又怕，若连你这知己也是诚惶诚恐，教我向谁倾吐心事，不韦已对我如避蛇蝎，你也要学他这样吗？」

项少龙叹了一口气道：「天下最可怕的地方，莫有过於宫廷之内了，姬后难道不晓得有人日夜都想取你们母子之位而代之吗？」

朱姬嘴角飘出一丝笑意，轻描淡写的道：「说到玩手段，我朱姬怕过来，项太傅放心好了。」

旋又「噗哧」笑道：「不要时常摆著一副防人家引诱你的戒备模样好吗？宫廷的生活有时虽闷了点儿，但只要看著政儿日渐成长，我就感到满足快乐，其他一切都不介意了。」

项少龙暗忖再依循这方向聊下去，定不会有甚麽好事走出来，改变话题道：「现在究竟有那些人在觊觎王位呢？」

朱姬白了他一眼，沉吟片刻，才带点不屑地道：「现在秦廷内没有多少人对我两母子看得顺眼，主要是以高陵君和阳泉君为首的两批人，其他不是给不韦收买了就是观风之辈，我才不信他们能有多大作为。」

项少龙问道：「谁是高陵君？」

朱姬道：「高陵君就是嬴，大王的宝座本应是属於他的，却因华阳夫人的干预，改立了大王，嬴虽获高陵，但受奸鬼杜仓的影响，一直含恨在心，四处散播不韦和大王合谋害死先王的谣言，意图不轨，说到底不过是想自己当秦君吧了！」

乌府的主厅里，举行了出使前最重要的会议。

乌应元首先道：「未来这一年，会是我们到咸阳後最艰苦的一段时间，不但少龙要出使六国，吕相亦要东征周室，相国府只剩下图先座阵，恐怕撑不住大局，幸好这年来我打通了很多人事上的关系，只要低调一点，应可安然度过。」

滕翼向项少龙道：「刚才我们商量过了，乌卓大哥和乌果都要留下照料府务，好防有起事来，不致全无抗手之力。且在这段时间里，大部分人都迁到牧场去，好避开咸阳城的风风雨雨。」

项少龙道：「不若二哥也留下吧！二嫂临盆在即，二……」

滕翼断然打断他道：「这事休要再提，此行表面虽看似凶险不大，但六国形势诡变难测，要我留在这里，怎可安枕睡觉？」

听到「临盆」两字，众人的神情都不自然起来，尤以乌应元为甚。

项少龙亦心中不舒服，自己不能令乌廷芳等怀孕一事，愈来愈成了个明显的问题。

若在二十一世纪，他还可去验出原因来，但在这时代，任何人都是一筹莫展。

乌卓叹道：「我不能随三弟出使，确是遗憾，但又没有其他方法，唉！」

陶方接入道：「你两位兄长为你在家中挑出了十二名武技高明的人，作你的亲随，这批高手人人都能以一挡十，可成你的好帮手。少龙千万不要落单，很多人都恨不得把你拔除。」

听说阳泉君会派出高手，在途中行刺你，一来可拔掉他们的眼中钉，又可打击吕相的威信，少龙千万要小心才好。」

项少龙颌首受教後，乌应元叹了一口气道：「少龙真要带廷芳和倩公主同去吗？」

陶方道：「那便把春盈等四人都一并带去吧？好让她们侍候三位少夫人。」

项少龙欣然答应了，这时才有闲情想到来自阳泉君的威胁。

乌应元道：「吕相刚和我商量过出使的事宜，吕相会拨出一批珍宝和三千黄金，供你送礼之用。我们则精挑百匹良骥，一批歌姬，另外再加三千金，足够少龙应付很多贪得无厌的人了。」

荆俊听得吁出一口凉气道：「这足够我挥霍十世了！」

滕翼听到要送歌姬，面色沉了下去。

项少龙叹了一口气道：「送甚麽也没有问题，但小婿却怎也不惯以歌姬作礼物，岳丈大人可否收回此一项？」

乌应元微感愕然，瞪了他好一会後，才点头道：「少龙既有此古怪想法，我也不勉强了。」

各人再商量了一会後，结束了会议。

纪嫣然刚好回来，正和乌廷芳赵倩两女闲聊，谈的是高傲冷漠的寡妇清。

不知如何，项少龙有点不想听到关于她的事。

婷芳氏的早逝使他愈来愈觉得感情本身实在是一种非常沉重的负担。以一个来自二十一世纪惯於一夫一妻制的人来说，只是眼前三娇妻已让他享尽艳福，何况还有远在大梁的赵雅和赵致。

够了！

他再不想为情苦恼。

只希望扶助小盘登上王位，控制了秦国後，他可退隐园林，快快乐乐度过此生算了。

忽然间，他感到非常疲倦。

次日他起来後，到王宫去训练小盘小贵两个小子徒手搏击的技巧，好让他们在他离後可继续练习。

雨雪在昨晚停了下来，天色放晴，这白色的世界美丽得使人目眩。

其他人或不会觉得有甚麽特别，但在他这来自另一时空的人来说，这些铺满了积雪与古色古香的宫廷建筑，确令他心动神迷，不能自己。

过去像一个梦，眼前却是活生生的另一个梦境。

他坐在亭内，呆看著小盘和小贵两人拳来脚往，打得不亦乐乎时，身後响起了琴清甜美的声音道：「唉！项太傅！政太子又耽误时间了。」

项少龙吓得从沉思里惊醒过来，回头一看，只见琴清一身素黄的丝服，外罩一件雪白毛茸茸的长披风，神色平静地瞧著小盘两人。

项少龙忙站了起来，向她施礼道：「琴太傅早安，让我立即把太子唤来

吧！」

琴清眼光移到他处，衿衽回礼，摇头道：「难得太子这么兴高采烈，项太傅又远行在即，让他缺一天课好了。」

项少龙想到明天又要开始勾心斗角的生活，颓然坐了下来，淡淡道：「琴太傅请坐！」

琴清出奇地听话的在石桌另一边坐了下来，轻轻道：「太子像对太傅特别依恋，有你在时他特别兴奋，平时却沉默得不像他年纪的孩子，总好像满怀心事似的，真教人看得心痛。」

项少龙想起赵妮，心中一痛，说不出话来。

这时小胥已制著了小盘，但因不敢把太子击倒，反被小盘摔了一跤，四脚朝天，小盘得胜，兴奋得叫了起来。

项少龙大喝道：「过来！」

小胥敏捷地弹了起来，和小盘欢天喜地奔到亭前。

项少龙向小胥道：「你刚才明明占了上风，为何却白白错过机会。」

小胥尴尬地看了小盘一眼，垂头道：「小胥误了太子，会杀头哩！」

小盘愕然道：「甚麽？谁要你让我？」

项少龙失笑道：「那叫你是太子哩！不过只要依足我方法练习，绝不会轻易受伤。下趟你们近身搏斗时，可在地上加铺数层厚席，那甚麽问题都没有了。练习前亦要做足热身的动作，那就更万无一失，清楚了吗？」

两小子轰然应诺，又抢著去练剑。

项少龙回头向琴清笑道：「孩子是最可爱的，不过只要想到有一天他会变成像我们般，再不懂以单纯的方式去享受生命时，我就感到现实的残酷了。」

琴清呆了一呆，沉吟半晌後道：「项太傅似乎很厌倦眼前的一切哩！」

项少龙大感触，叹了一口气，再没有说话。

琴清反忍不住道：「琴清从未见过人敢以你那种态度和政太子说话，都是巴结都来不及的样子。项太傅是否真不重视正掌握在手上的名位权力呢？」

项少龙心中暗惊，琴清似乎对自己生出了兴趣，此情确不可助长。只不知是否通过昨天与纪嫣然接触後，她对自己有了不同的看法。

想到这里，随口应道：「人生不外区区数十寒暑，那理得这么多，想到对的事便去做，否则有何痛快可言。」长身而起，施礼道：「鄙人要回去收拾就道，琴太傅请了。」

琴清想不到他会主动告辞，有些儿手足无措地站立还礼。

项少龙走下小亭，才往小盘处走了两步，琴清在後面唤道：「项太傅！」

项少龙愕然转身时，琴清垂下螓首道：「那个关于一滴蜜糖的寓言确是精采绝伦，琴清受教了，项太傅一路平安！」俏脸微红，转身盈盈去了。

项少龙心中苦笑，待会定要审问纪嫣然，看她向这与她齐名的美女，还泄露了他的甚麽秘密。

第 05 章 纵论形势

在吕不韦统领大军，出征东周的前三天，以项少龙为首这使节团，在一千名精秦兵护翼下，离开咸阳，东渡黄河，踏上征途。

除了纪嫣然、乌廷芳、赵倩和滕翼、荆俊等外人，嫡系的乌家子弟只有十二人，但这些人无不身手高，人数虽少，实力却不可小觑。

吕不韦方面除李斯和肖月潭外，还有精挑出来的三百名将家，这批人直接听命於肖月潭，幸好浑身法宝的人与项少龙到此刻仍是关系极佳，故不会出现指挥不灵的情况。

当然还有蒙骜的两位小公子蒙武蒙恬，人年纪还少，对项少龙又非常崇拜，滕翼等都很疼爱他们。

负责领军的是一名叫吕雄的偏将，属吕不韦一族，表面上虽对项少龙毕恭毕敬，但眼神闪灿，项少龙对他的印象并不太好。既要共乘一舟，惟有虚与委蛇了。

比之上趟到赵国去，人数虽增多了，但项滕等反觉实力不大如前。

这天将入韩境，抵达洛水西岸。

河水曲折东流处，山岭起伏，风光怡人。

由昨夜开始，停了五天的雨雪又开始由天上飘下来，人人都披上毛裘斗篷，纪嫣然三女在雪白的毛裘里，更像粉妆玉琢的美丽洋娃娃。

她们因可以陪著上路，都心情开朗，不住指点著沿途的美景谈笑著，春盈等四婢追随身後。

一路上李斯都混在肖月潭的吕府兵将里，以免给肖月潭等看破了他和项少龙的特殊关系。

到了黄昏时分，他们在水和一片红松林间的高地临河结营，准备明早渡河。

吕雄派出了数百人伐木造筏，砍树叱喝之声，不时在树林间响起来。

趁诸女去打点营帐，项少龙和滕翼两位好兄弟，沿江漫步。

尽管天气严寒，但长流不休的水却没有结冰，天寒水暖，水气由河面上，凝结在河畔的树枝上，成为银白晶莹的挂饰，蔚为奇观。

美景当前，两人都不想说话。

踏足之处，脚下松软的白雪咯咯作响，头上则雪花飘舞，林海雪原，教人滤俗忘忧。

不觉下，走出了营地外河水上游处。

足响传来，两人转头望去，皑皑白雪中，李斯来了。

项少龙和滕翼对望一眼，均知李斯不会只来找他们闲聊的。

滕翼笑道：「冷吗？」

李斯两手缩入绵袍袖内，张口吐出两团白气，来到项少龙侧，看著漫天飞雪里银白一片的天地，回首望向红松林，道：「这些红树加工後极耐腐蚀，乃建筑和家具的上等材料，又含有丰松脂，可作燃灯之用。」

滕翼讶道：「我出身山野，知道此树并不出奇，想不到李兄亦如此在行。」

李斯笑道：「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我自幼爱好四游学、寻朋访友，问得多自然知得，滕兄见笑了。」

项少龙听他言谈高雅，见多识广，心中佩服，暗忖难怪他能助小盘统一天下，轻拍了他肩头道：「让我们再随意逛逛！」

李斯欣然点头，三人沿河而上。

滕翼指著挂满树上的冰雪道：「太阳高升时，枝梢满挂的雪会如花片飘

落，那将是难得见到的奇景。」

项少龙见李斯如若不闻，暗自沉吟，知他有话要说，诚恳道：「都是自家兄弟了，李兄有甚麽话，放心说出来吧！」

李斯微笑道：「两位大哥均是识见高明的人，对六国兴衰竟有甚麽看法呢？」

滕翼笑道：「李兄乃饱学之士，不若由你点醒我们这两个粗人好了！」

李斯谦让两句後道：「两位大哥请勿笑我，我这人最爱胡思乱想，但有一事却想极也不通，就是现今齐、楚、燕、赵、魏、韩六国，除韩国一直落於人後外，其他诸国，均曾有盛极一时的国势，兼且人材辈出，为何总不能一统天下呢？」

项滕两人同时一呆，这道理看似简单，打不过人自然难以称霸，但真要作出一个答案，却是不知从何说起。

李斯停下来，望著下方奔流的河水，双目闪动著智慧的光芒，跌进了回忆里悠然道：「三年前某个黄昏，我在楚魏交界看到一个奇景，就在一口枯乾了的井内，有群青蛙不知如何竟恶斗起来，其中有几只特别粗壮的，一直战无不胜，到弱者尽丧後，它们终彼此於交手，由於早负伤累累，最後的胜利者亦因失血过多而亡。於是恍然大悟，明白六国就像那群井内之蛙，受井所限，又缠斗不休，结果尽败死，这才动心到秦国一碰运气，当时我心中想到的是：只有秦国这只在井外观战的青蛙，才能成为最後的胜利者。」

项滕两人无不点头，这比喻生动地指出了秦国为何可後來居上，凌驾於他国的原因，正因她僻处西陲，未受过战火直接摧残。

李斯一直没有展露才华的机会，这时说起了兴头，口若悬河道：「六国里最有条件成就霸业的，本是楚人。楚国地处南方，土地肥沃，自惠王灭陈、蔡、杞、莒诸国後，幅员广阔，但因资源丰富，生活优悠，民风渐趋靡烂，虽有富大之名，其实虚有其表，兵员虽众，却疏於训练，不耐坚战。」

滕翼点头同意道：「李兄说得好，楚人是骄横自恃，不事实务，历代君王，均不恤其政，令群臣相妒争功、或谄谀用事，致百姓心离，城池不修。」

项少龙想起李园和春申君，不由叹了一口气。

李斯续道：「若只以兵论，六国中最有希望的实是赵人，国土达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以万计，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到赵武灵王出，不拘成法，敢于革新，胡服骑射，天下无人能敌，可是此後却欠明君，空有廉颇李牧，仍有长平之失，一蹶不振，最是令人惋惜。就若井内之蛙，无论如何强大，只要有一个伤口流血不止，即成致命之伤。」

项滕两人心中奇怪，李斯来找他们，难道就是要发表这些高见吗？

滕翼道：「韩人积弱，燕人则北临匈奴，後方夹於齐楚之间，现在虽继四公子後出了个太子丹，仍是难有作为。剩下只有魏齐两国，前者有信陵君，後者有田单，均是不世出的人材，李兄又有麽看法？」

李斯傲然一笑道：「强极也只是两只负伤的井蛙吧！」

顿了顿淡然自若道：「信陵君伤在受魏王所忌，有力难施；田单则伤於齐人的心态。」

项少龙想起他曾在齐国拜於荀子门下，心中一动道：「愿闻其详！」

李斯背负双手，往上游继续走去。

项滕两人交换了个眼色，均觉这落泊文士忽然间像变了另一个人般，有种睥睨天下的气概，忙跟在两旁。

李斯完全不知自己成了主角，昂然仰首，深深吁出一口长郁心内的豪情壮气，道：「齐人最好空言阔论，嘿！说真的，在下也曾沾染了点这种习气。别的不说，只是稷下学士，便多达千人，要他们论政治，游艺讲学，天下无人能及，但若要出师征战，则谁都没有兴趣和本领。田单虽因势而起，挽国家於将亡之际，可是事过境迁，那些只爱作空言者，谁都提不起争霸的劲头。」

转向项少龙道：「太傅今趟出使诸国，目的在於化解他们合从之势，若从齐国先入手，必能事半功倍，只要齐人龟缩不出，楚人那敢轻动干戈，齐楚既然袖手，赵人又与燕国缠战不休，魏国还有可为吗？」

项滕两人恍然大悟，至此才明白李斯说了这麼一番话的真正目的，就是指出此行的第一个目标，非是魏国而齐人。

他们虽急於要上赵雅和赵致会合，但事关重大，把私事暂放一旁，亦应没有其麽大碍。

但这麼一个转变，各方面都必须重作一番的部署才行。

项少龙叹道：「李兄确是识见高明，项某人茅塞顿开的感觉，便让我们改道往齐，再到楚国，好完成大王交下的使命。」

三人再谈了一会有关齐国的事，才回到营地去。

项龙立即把肖月潭和吕雄两人召到主帐，说出了改道往齐事，却故意不解释理由。

肖月潭沉吟道：「既是如此，我立即派人先往齐国递交文牒，知会此事，但赵国有别於韩，我们应否先打个招呼，好借道而行，但过门不入，徒招赵人之忌。」

这番话合情合理，项少龙仓卒决定改变行程，一时间那想得这麼周详，闻言不禁大感头痛，难以决定。

现在赵齐交恶，他若如此明著去拢络齐国，赵人不理，说不定晶王后把心一横，派李牧来对付他们，那就糟透了。

吕雄面色微变，道：「吕相曾明令指示，此行先到之处，乃魏京大梁，行程早安排妥当，太傅这麼说改就改，怕会影响策略和军心，而且前途凶险难测，太傅可否打消这念头呢？」不知是否过於敏感，项少龙隐隐感有点不大妥当，一时却说不上来，沉吟不语。

肖月潭却是站在他的一方，道：「将军怕是误会了相爷的意思了，相爷曾吩咐肖某，离开咸阳後，一切由太傅权宜行事，太傅改道赴齐，其中必有深意，吕将军还是研究一下，看看如何作妥善安排好了。」

项滕均感愕然，想不到肖月潭对吕雄如此不留情面。

吕雄反应却更奇怪，反堆起恭顺之色，点头道：「小将有点糊涂了，这就去找屈斗祁商量，等有了初步行军部署，再来向太傅和肖先生报告。」言罢出帐去了。

肖月潭看著他离开，双目现出不屑之色，冷哼一声。

项少龙忍不住道：「肖兄似乎不大满意此人哩！」

肖月潭叹了一口气，摇头道：「我也不明白以吕爷的精明，为何要拣此人负责领军，这等只知谄媚弄巧之辈，德能均不足服众，当年我和图爷为吕爷奔走之时，他们这群吕氏族人，都不知厕身於那里，现在吕爷荣登相国之位，他们却争著来巴结邀功，相爷偏又重用他们。」

项少龙这才明白他们间的关系。

如此看来，即使吕不韦之下，亦可大致分作两个系统，一个是以图先和

肖月潭为首的家将派系，另一则是包括了吕雄在内的吕不韦本族之人，为了权力而致互相倾轧。

吕雄刚才提起的屈斗祁，是领军的另一偏将，本身虽是秦人，却是蒙骜的心腹手下，名虽为吕雄的副手，但在军中的资历威望，均非吕雄这被破格提的人能望其项背。

斗争确是无处能免。

只是这小小一个千许人的使节团，情况已非常复杂。

肖月潭压低声音道：「少龙你为何忽然改变行程呢？是否怕阳泉君勾通了韩人，在路上伏击我们？」

项少龙倒没有想及这方面的问题，亦知刚才和李斯密话，这位老朋友定会大感不舒服，乘机道：「这只是原因之一，刚才我找到李先生，问了他有关齐国的形势後，发觉齐人最易说话，这才改变主意，决定先往齐国。」

肖月潭欣然道：「原来如此，少龙真懂用人，李斯这人见多识广，对天下形势更是了若指掌，只可惜不为相爷所喜，未得重用。」

又微笑道：「现在我才明白少龙为何要指定李先生随行哩！」

滕翼插入道：「吕雄这人靠得住吗？」

肖月泽叹了一口气，道：「这个真是非常难说，基本没有甚麽问题，此行若出了事，谁都不能免罪。」

顿了顿续道：「少龙是自己人，我也不怕坦白说出来，今趟在出使人选上，曾经发生过很大的争拗，我和图爷均力主由你出使，吕雄他们的吕氏一族，却主张应由吕夫人的亲弟弟诸萌担当，只是相爷权衡轻重後，终采纳了我们的意见，但已闹得很不愉快了。」

项少龙暗付不拣我可最好了，但现在米已成炊，上了虎背，怨恨只是白费精神，陪著他叹了一口气，苦笑起来。

肖月潭诚恳地道：「我和图爷都知少龙淡薄功名利禄，可是现在 we 和以诸萌为首的吕家亲族势成水火，少龙至紧要为我们争这一口气。」

项少龙这时才知道自己成了图先一派争取的人，更是啼笑皆非。

此时帐外忽传来兵刃交击的声音和喝采声，大奇下，三人揭帐而出。

主营外的空地处，一身戎装的纪嫣然，正与蒙恬互持长矛对打练习，好不激烈。

乌廷芳、赵倩、蒙武、荆俊和一众亲卫，则在旁呐喊助威，热闹非常。

纪嫣然虽占尽上风，可是蒙恬仍苦苦支撑，似模似样。

滕均想不这十七岁许的小子如此了得，不由齐声叫好。

蒙恬见项少龙在旁观战，精神大振，一连三矛，使得矫若游龙，挽回了少许颓势。

纪嫣然倏地把对手的重矛横拖开去，待蒙恬一失势时，她便退了开去，矛收背後，娇笑道：「假以时日，恐怕嫣然不是小恬的对手哩！」

蒙恬连忙施礼谦让，令人大生好感。

足音响起，吕雄面有得色地领著一面忿然之色的屈斗祁，往他们走来。

三人交换个眼色，都知吕雄从中弄鬼，煽动了屈斗祁来作出头的丑人。

两人来到三人身前，正要说话，项少龙先发制人，微笑道：「这些日来，尚未有机会和屈偏将说话，请！」

转身入帐。

屈斗祁微一错愕，跟了入去。

吕雄想入帐时，却给滕拦著，客气地道：「吕将军对改道之事，必已胸有成竹，太傅有命，著本人与将军商量，不若到本人帐内谈谈吧！」

吕雄无奈下，惟有随他去了。

剩下肖月潭一人在拈须微笑。

第 06 章 草木皆兵

主帐内。

两人席地坐好後，屈斗祁紧绷著脸道：「太傅是否要临时改变行程，未知是何缘故？」

项少龙暗忖连庄襄王都放手任自己去办事，现在竟给你这麼个偏将来质询，可知自己在秦国军方内没有甚麽地位，充其量只是秦君的一个宠臣，吕不韦的亲信而已。

忍著气道：「屈偏将有否听过阳泉君派人来对付的事呢？」

屈斗祁故作恍然道：「若是为了此事，太傅可放心了，蒙帅早有吩咐，所以这十多天未将一直放出侦骑，如有甚麽人跟踪我们，保证逃不过我的耳目。」

项少龙微笑道：「屈偏将对今趟的行程，是否早便拟定了下来呢？」

屈斗祁亦是精灵的，闻弦歌知雅意，道：「虽是早定下来，但除了未将，领军和太傅等数人外，连吕相都不知详细规划，所以太傅更不用担心这方面会出消息。」

项少龙很想说老子要怎样就怎样做，那到你来说话，终还是忍下了言口气，淡淡道：「只畏屈偏将手下里有一人是奸细，就沿途留下标记，让敌人衔著尾巴追来，找寻适地点偷袭我们，特别在毗连韩境的地方，最是危险。」

屈斗祁若无其事道：「若是如此，改变行程也没有用，他们大可在我们进入赵境前对付我，倒不若依照原定路线，打不过总逃得了。」

项少龙奇道：「屈偏将似乎很介意我改变行程，未知是何因由呢？」

这一著非常厉害，假若屈斗祁说不出原因，项少龙自可责他不从军令之罪了。

屈斗祁微一愕然，双目闪过怒意，冷冷道：「蒙帅既把太傅安危交由未将负责，未将自然以安全为第一个考虑因素了。」

项少龙心头发火，冷笑道：「现在我实弄不清楚屈偏将和吕将军谁是负责的人了？他刚刚才接了我的军令，现在屈偏将显然没把我的吩咐放在眼内，屈偏将可解释一下吗？」

屈斗祁微微一震，知道项少龙动了真火，软化了点，卑声道：「未将怎敢不听太傅指示，只不过...」

项少龙耐烦地打断他道：「明天我们便要渡河，你有派泅水过去察看吗？」

屈斗祁一呆道：「木伐尚未做好，河水又那麽冷...」

项少龙长身而起，到了帐门处，大叫道：「荆俊！」

正和蒙武运剑练习对打的荆俊走入帐来，道：「太傅有何吩咐？」

项少龙道：「立即找几个兄弟，泅水过河看看对岸的情况，最紧要秘密行事，若有甚麽发现，千万不要惊动敌人，明白了吗？」

荆俊欣然领命去了。

屈斗祁低垂著头，但看神情却是不满之极。项少龙这麽做，分明是指他办事不力，最要命的这确是一个疏忽。

项少龙心中暗笑，今趟他们有备而来，其中一套法宝，就依照善柔的方法，制了一批防水皮衣，想不到这麽快就派上用场。

本来他也想不到要探察对岸的动静，一来因早先给肖月潭提醒，阳泉居说会借韩人之手杀害自己，此刻与这不尊重自己的屈斗祁针锋相对，灵机一触，才想出这挫折对方锐气的方法。

既然有理都说不清，不若就以硬碰硬，教他屈服。

军令不行，乃行军大忌。

若屈斗祁或吕雄仍是阳奉阴违，索性凭襄王赐下的军符，把两人革职，改以滕翼代替，一了百了。

这时他再无兴趣与此人纠缠下去，冷然道：「没事了，屈偏将可继续办你的事，改道一事，除你和吕将军两人外，不得说予第三者知道，否则以军法处置，明早我会告诉你采那条路线前进。」

屈斗祁一言不发，略施敬礼，快然走了。

这时天刚黑齐。

主帐内，项少龙与妻婢们共进晚膳。

纪嫣然听罢他改赴齐国的因由後，惊异地道：「这位李斯先生确是识见不凡，对诸国形势的分析一针见血，对齐人爱好放言高论的风气，更是透彻若神明，想不到相府有如此人物，少龙可否引介与嫣然一晤？」

项少龙知她性格，乐得有人陪她聊天，点头道：「待会我便请他过来，与嫣然见面。」

纪嫣然欣然道：「不过更令我惊讶的是少龙你的眼光，竟懂得指名要求李斯生随行。」项少龙暗叫惭愧，他那来甚麽眼光呢？

赵倩担心地道：「可是项郎早派人通知了在大梁的雅夫人，著她们在那里候你，这样先到齐楚，岂非至少要她们呆等一年半载吗？」

项少龙苦笑道：「这是无可奈何的了。不过我使荆俊先生往魏国找她们，当我们由齐赴楚时，他们可和我们在途中会合了，至多是三月的光景吧了！」

赵倩一想也是，没再说话。

这时夏盈为项少龙添饭，後者笑问她旅途是否辛苦。

另一边的秋盈笑道：「小姐在咸阳时，每天都教导我们学习骑射，这点路算甚麽哩？」

乌廷芳笑了起来，得意地道：「有我这大师傅指点，这几个丫头都不知变得多麽厉害呢。」

帐外忽传来扰攘人声，接著滕翼的声音在外响起道：「三弟出来一会！」

项少龙听他沉重的语气，心知不妙，忙揭帐而出。

外面空地处挤满了人，吕雄、屈斗祁等全来了。

刚回来的荆俊兴奋道：「太傅！我们擒了敌人回来，莫要怪我，刚上岸就面对撞上了这家伙在小解，是迫不得已才出手的。」

项少龙心中一凛，望往屈斗祁等众军将，人人面色凝重，屈斗祁更是脸有愧色。

由乌家十二名子弟组成的亲卫团里的乌言勒和乌舒两人，把一名绑著双手，浑身湿透，冷得脸如死灰，身穿牧民装束的汉子推到少龙身前，把他按跪地上。

滕翼沉声道：「你是何人？」

那汉子嘴唇一阵颤动，垂头惶然道：「小人邓甲，只是韩国牧民，途经此地，为可要动粗把小人擒拿呢？」

仍是身穿水靠的荆俊道：「不要信他，这人身藏兵刃弓矢，绝非好人。」

滕翼将一把剑递给少龙，道：「看兵器的形式，这人极可能来自燕国。」

在一旁默听的肖月潭失声道：「甚麽？」

项少龙亦呆了一呆，想不到来敌竟与燕国有关，心中涌起古怪的感觉，沉吟半晌後下令道：「先为他换上乾衣，由我亲自审问他。」

乌言著和乌舒一声领命，押著他去了。

项少龙向围观的军士冷喝道：「你们还不给我去紧守岗位，两偏将请留步。」又回头对纪嫣然等道：「你们回到帐内等我。」

待空地处只剩下滕翼、荆俊、肖月潭、屈斗祁、吕雄五人时，项少龙淡淡道：「若这人真是燕国来的，我们便非常危险了。」

人人面色沉重，默然无语。

在昏暗的营灯掩映下，天上雪粉飘飘，气氛肃穆。

屈斗祁乾咳一声，跪下来道：「未将疏忽，愿受太傅罪责。」

吕雄迫於无奈，亦跪下来请罪。

项少龙心中叫妙，想不到误打误撞下，竟挫了两人锐气，不过形势险恶，亦快乐不起来，抢前扶起两人道：「只要大家能衷诚合作，应付危难，这等小事本人绝不会放在心上。」

他也变得厉害了，言下之意，假若两人不乖乖听话，绝不会客气。

两人像斗败了的公鸡般，垂头丧气地站著。

肖月潭道：「一切都待拷问了这邓甲再说吧！不过我若是他，认就是死，不认反有一线生机，故怎也不会招供。」

滕翼微笑道：「这包在我身上，幸好天寒未久，待我到附近的地穴找找有没有我想要的帮手家伙。」

言罢在众人大惑不解下，出营去了。

果如肖月潭所料，邓甲矢口不认。

项少龙深悉滕翼性格，知他必有办法，阻止了屈斗祁等对他用刑，只把他绑在一个营帐内，派人守著。

未几滕翼著个布袋回来，里面软蠕蠕，不知藏著甚麽东西。

坐在帐内的项少龙等都呆看著那布袋，只有荆俊明白，大笑道：「让我去拿小竹篓来！」欣然去了

滕翼冷然入帐，向手下喝道：「拿他站起来！」

乌言著两人忙左右把他挟持著。

邓甲露出骇然神色，盯著滕翼举在他眼前，不知是甚麽东西正蠕动其中的布袋。

屈斗祁道：「滕先生准备怎样对他？」

滕翼毫无顾忌地探手袋里，熟练地取出一只毛茸茸的灰黑田鼠，递到邓甲面前笑道：「你招不招供？」

看著在滕翼手内正挣扎吱叫的大田鼠，连项少龙、肖月潭这等足智多谋

的人都一头雾水，不知他怎可凭这东西令邓甲屈服？

邓甲昂然道：「我根本只是个畜牧之人，有甚麽可招的？」

肖月潭冷笑道：「还想不认，你不但语带燕音，且牧人怎能在这等情况下仍昂然不惧，你还想骗人吗？」

邓甲一听，才知露出破绽，硬撑道：「我根本不明白你说甚麽，若仍不信我是对岸邓家村的人，可派人去一问便知。」

这时荆俊拿著竹篓回来了，嚷道：「快给他脱裤子！」

众人齐感愕然。

乌言著等两三下动作，邓甲下身立时光秃秃的，尽露众人眼下。

荆俊亲自把竹篓口覆盖在他下体处，以绳索绕过他臀部缚个结实。

邓甲骇然道：「你们想干甚麽？」

滕翼笑道：「很快你便会知道了。」向乌言著两人吩咐道：「按他坐在地上！」

这时众人心中明白，无不叫绝，感到这比毒打他一顿还要残忍百倍。

滕翼掀起小竹篓另一端的盖子，把田鼠放入竹篓内，再盖好篓子。

里面立时传来田鼠动的声音，篓子和邓甲同时抖动起来。

邓甲尖叫道：「项少龙你好毒！」

吕雄蹲下来道：「邓甲兄你怎知他是项少龙呢？」

邓甲知说漏了口，不过这时已无暇辩驳，眼珠随著箩子里田鼠的走动一起同时转动著。

帐内诸人里，当然只有他一人「切身体会」到田鼠的动作了。

项少龙学吕雄般蹲在另一边，拍拍他脸颊，柔声道：「乖乖说吧！若证明你说了实话，我们走一段路後就放了你。」

滕翼冷然看著他正急速起伏的胸口，沉声道：「这田鼠走累了，快要吃东哩，你不是想待到那时才说吧！」

荆俊笑道：「那时可能迟了，你愈快点说，你那生孩子和小解的家伙愈能保持完整。」

其实不用他们软硬兼施，邓甲早崩溃下来，一面恐怖神色，呻吟著道：「先把那东西拿出来再说！」

屈斗祁摇头道：「你不说，那东西永远都留在这小篓里。」

肖月潭笑道：「还不懂争取时间？正蠢材？」

不知是否给抓了一记还是噬一口，邓甲惨叫道：「小人招供了，今次是奉太子之命，快拿出来！」

项少龙知他完全崩溃了，向滕翼打了眼色，著他把田鼠出来。说实在的，他自己都很怕这小家伙，要他动手去，内心难免发毛。

滕翼摇了摇头，喝道：「还不快说！」

邓甲无奈下，立即以可能是拷问史上最快的速度，把整件事说了出来。

当滕翼把田鼠拿出来後，尽管天寒地冻，邓甲仍是尿滚尿流、浑身被汗水湿透，可见「毒刑」如何厉害。

他的供词，不但揭破了燕人的阴谋，还使项滕两人弄清楚了当日在邯郸外龙阳君遇袭的事。

原来燕国太子丹因廉颇围困燕国京城，他只能苦守，无力解围，惟有使出横手，派手下著名家将徐夷乱率领三千勇士，冲出重围，分散秘密潜入赵境，希望制造混乱，令赵人自动退兵。

於是先有刺杀龙阳君一事，败後又把收买了的齐人杀死，好嫁祸田单。

此计不成，又另生一计。

太子丹这人交游广阔，深谋远虑，在各国均有被他收买的眼线，此时知项少龙出使魏国，立即通知藏在赵境的徐夷乱，著他设法扮作赵人袭杀项少龙。

要知项少龙代表的襄王，若他被杀，秦人怎也不会坐视不理，只要秦人对赵用兵，燕人京师之围自解，这一著确是厉害。

徐夷乱亦是智计多端的人，在项少龙赴魏途上布下岗哨，等待机会。终决定了当他们明天渡河时，扮作韩军乘虚偷袭。那时项少龙过河不成，又不敢深进韩境，惟有被迫转往赵境，徐夷乱便可凭著优势兵力、凭险伏击，务要置项少龙於死地，使阴谋成功。

各人听到这事时，均眉头深锁。

这些燕人在别人地方行凶，全无顾忌，而他们此事又不敢惊动赵人和韩人，以免再横生枝节，实在头痛。

更兼除夷乱这批人外，说不定阳泉君的人又与韩人勾结来对付他们，以他们这过千人的浩荡队伍，在对方有心袭击下，目标明显，确是无处可逃。

若找有利防御之地筑垒防守，则成困兽之斗，结果甚麽地方都去不了，则更是不妥。

项少龙等人在帐外商量一会，一时间都想不出甚麽应付良方来。

屈斗祁提议道：「现在我们既知徐夷乱的人藏在对岸一处山头，不若暗潜过去，摸黑夜袭，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肖月潭道：「这事太冒险了，我早听过此人之名，善用兵法，必会派人密切监视我，而且邓甲失踪一事，会惹他生疑，对方人数又是我们的三倍，这麽做只等若送死。」

吕雄脸青唇白，颤声道：「不若我们立即连夜离开，留下空营，到燕人发觉时，早追不及了。」

项少虽鄙夷此人，但他提出的确是唯一行之法，点头道：「走是定要走，但怎麽走却虽从长计议，这麽上千人的队伍，纵使行动迅速，但由於有大河阻隔，迟早会给他们追上。」

屈斗祁点头道：「最糟是我们无论进入赵国又或韩境，都必须小心翼翼，派出侦骑探路，以避免赵韩之人，所以路线必然迂回曲折，行军缓慢，以徐夷乱这等精明的人，必可轻易追上我们。」

一直默默不语的滕翼道：「我有一个提议，就是化整为零，兵分多路，如此敌人就不知追那一队才好，我们逃起来亦灵活多了。」

众人均静默起来，咀嚼著他的说话。

项少龙断然道：「这是唯一可行之法，就这麽决定好了。」

雨雪愈下愈大。

荒野内的杀机亦更浓重了。

第 07 章 松林遇袭

雪粉仍不住从天而降。

在暗黑的雪野里，这使节团全体动员，默默拆掉营帐，准备行装。

项少龙和滕翼、荆俊、肖月潭、李斯五人和十二名乌家子弟伏在岸缘，察看著对岸的动静。

黑沉沉的山林处，死寂一片，若非抓到邓甲，又由他口中知悉了敌人的布置，真难相信有多达三千名心存不仇的敌人，正虎视眈眈地窥伺一旁。

肖月潭冷哼道：「为了解赵人之围，燕人实在太不择手段了。」项少龙心中暗叹，在这战国的年代里，当权者谁不是做著这样的事呢？

这时吕雄来报告道：「太傅！一切结束妥当，可以动程了。」

项少龙下了出发的命令。

一千秦军遂分作两组，每队五百人，牵马拉车，分朝上下游开去，风灯闪灿，活像无数的萤火虫。

纪嫣然诸女和三百名吕府家将，则悄悄摸黑退入红松林内。

黑夜里，车行马嘶之声，不住响起，扰扰攘攘，破坏了雪夜那神圣不可侵犯的宁静。

滕翼凝望对岸黑漆一片的山林，笑道：「若我是徐夷乱，现在必然非常头痛。」

肖月潭沉声道：「他会中计吗？」

荆俊低声道：「很快就会知道了！」

由於黑夜里难以认路，行军缓若蜗牛，直至整个时辰後，两队人马才分别远去。

按照计划，二十天後他们会在赵韩间沁水旁的羊肠山会合，若等三天仍不见，就赴齐赵间另一大山横龙岭去。

秦军训练精良，人人精擅骑射，加上人数大减，在这等荒野摆脱追骑，应是易如反掌。

滕翼低呼道：「有动静了！」

只听对岸一处山头异响传来，足音蹄声，接著亮起了数百火把，两条火龙沿河分往上下游追去。

徐夷乱知道影迹败露，再无顾忌了。

到火龙远去後，项少龙道：「小俊你过河探察形势，若敌人真的走得一个不剩，明早我们立即渡河。」

小俊一声领命，率著那十二名乌家亲卫，把早摆在岸旁的两条木筏推入水里，撑往对岸去，李斯和肖月潭两人也跟著去了。

项少龙和滕翼两人轻松地朝红松林走去。

燕人这著突如其来的伏兵，确教他们手忙脚乱了好一阵子，不过现在事情终暂化解了。

项少龙正要说话，忽地目瞪口呆看著前方，滕翼亦剧震道：「不好！」

只见红松林处忽地亮起漫天红光，以千计的火把，扇形般由丛林边缘处迅速迫来，喊杀声由远而近，来势惊人。

两人同时想起了阳春君派来对付他们的人，大惊失色下，拔剑朝远在半里外的红松林狂奔过去。

来犯者兵力至少有五千人，无声无息地由密林潜行过来，到碰上了吕府家将布在外围的岗哨後，才明目张胆狂攻过来。

打一开始，就把密林和上下游三面完全封死，就算他们想逃生，亦给大

河所阻，全无逃路。

如此天寒地冻之时，若跳下河水里，还不是另一条死路吗？

可见对方早存著一个不留的狠毒心态，且处心积虑，待至这最佳时机，才对他们痛下杀手。

杀声震天，人马惨嘶中，纪嫣然指挥著众家将，护著乌廷芳、赵倩、春盈四婢和蒙家两兄弟仓皇朝大河逃去。

若非林木阻格，兼之地势起伏，又是夜深，使敌人箭矢难施，否则他们想逃远点都不行。

不过被敌人迫至河边之时，亦是他们丧命的一刻了。

数也数不清那麽多的敌人由四方八面涌过来，吕府家将虽人人武技高强，临死拚命又不顾身，但在我寡敌众下，仍是纷纷倒地。

出林不久，春盈一声惨叫，给长箭透背而入，仆毙草丛里。

乌廷芳诸女齐声悲呼。

纪嫣然最是冷静，拉著赵倩，高叫道：「快随我来！」穿过边缘区的疏林，往一个小丘奔上去，另一边就是河旁的高地了。

她们身旁这时只剩下百多家将，其中一半回头挡敌，另外六十多人护著她们且战且退，朝山丘冲去，只恨雪坡难走，欲速不能。

後方全是火把的光芒，把山野照得一片血红。

横里冲来十多名身穿猎民装束的敌人，纪嫣然杀红了眼，手上长矛横挑直刺，连杀数人，冲破了一个缺口。

这时一人横切入来，朝紧随纪嫣然的赵倩一剑劈去，绝不因对方是女性而手下留情。

纪嫣然这时长矛刚刺入了另一敌人的胸膛，见状救之不及时，护在她左翼的蒙恬倏地冲起，长剑一闪，那人早身首异处。

眼看快到丘顶，一阵箭雨射来，家将中又有十多人中箭倒地。

敌人紧紧追来，对中箭者均补上一刀。

秋盈脚下一绊，倒在地上。

夏盈和冬盈两人与她情同姊妹，忙转头去把她扶起，就是那麽一阵迟疑，一群如狼似虎的敌人攻破了他们的後防，涌了上来，一轮乱剑中，三婢同时惨死，教人不忍目睹。

乌廷芳等看得差点晕倒，全赖蒙武、蒙恬两人护持著，才抵达丘顶。

余下的三十名家将凭著居高临下之势，勉强把敌人挡著，不过也撑不了多久。

这时项少龙和滕翼刚刚赶至，见不到春盈诸女，已知发生了甚麽事。

项少龙喝道：「快到大河去，荆俊在那里！」*

乌廷芳悲叫道：「项郎！」早给蒙武扯著踉跄去了。

纪嫣然尖叫道：「不要恋战！」领著四人朝大河狂奔下坡去了。

滕翼早冲到丘顶，重剑大开大阖，挡者披靡。

项少龙则截著了十多名要穷追纪嫣然的敌人，大开杀戒，战况惨烈至极。

以百计的敌人潮水般涌上丘来，只听有人大叫道：「项少龙在这里了！」

项少龙刚劈翻了两名敌人，环目一扫，见到敌人纷纷由後方涌来，身旁除滕翼外，己方的人死得一个不剩，知道若不逃走，只有到阎皇爷处报到，大喝一声，展开剑势，硬闯到滕翼旁，叫道：「走！」

此时两人身上均负著多处剑伤，滕翼会意，横剑一扫，立有两溅血倒跌，

其他人则骇然後退。

两人且战且退，可是给敌人紧缠，欲逃不能。

眼看敌人由红松林方面不住抢上丘来，项少龙叫道：「滚下去！」

一拉滕翼，两人一个倒翻，由丘沿翻下斜坡，滚下了去。

幸好落了数天大雪，积雪的斜坡又滑又软，刹那间两人滚至丘底的雪地处。

敌人发狂般由丘上追下来。

两人刚爬起来，滕翼一个踉跄，左肩中了一箭。

两边又各有十多名敌人杀至。

项少龙拔出飞针，连珠掷出，那些人还不知是甚麽一回事时，已有六、七人中针倒地，其他人骇然散了开去。

忽然火光暗了下来。

原来雪坡极滑，不少持火把者立足不稳，滚倒斜坡处，火把登时熄灭。

滕翼伸手往後，抓著长箭，硬是连血带肉把箭拔了出来，横手一掷，插入了左後方一名敌人的咽喉里。

由於有甲冑护体，利箭只入肉寸许，不及内脏，否则这一箭就要教他走不了。

趁著视野难辨的昏黑，两人再冲散了一批拦路敌人，终脱出重围，往大河奔去。

无数火把的光点，由後面三方围拢过来，喊杀声不绝於耳。

刹那间两人到了岸旁高地处，荆俊扑了过来，大喜道：「快走！」

领著两人，奔下河边去。

这时载著纪嫣然等的木筏刚刚离岸，另一个木筏正等待著他们。

三人跳上筏子，立即往对岸划去。

当两只木筏到了河心时，敌人追至岸旁，人人弯弓搭箭，往他们射来。

十二个乌家子弟兵筑成人墙，挥剑挡格劲箭。

惨叫连起。

其中一人中箭倒在项少龙身上。

项滕一声悲呼，大叫道：「蹲下来！」

两筏上又再有三人中箭。

筏子终离开了敌箭的射程，到达彼岸。

敌人虽叫嚣咒骂，却是无可奈何，想不到在这种一面倒的形势下，仍给他们逃掉。

项少龙刚跳上岸，乌廷芳抢天呼地的扑入他沾满鲜血的怀内。

荆俊忽地惨叫道：「三公主！」

项少龙剧震望去，只见赵倩倒在纪嫣然怀里，胸膛透出箭锋，早玉殒香消。

(缺数段)

荆俊这时匆匆穿林来到这隐蔽的林中墓地处，焦急道：「东南方有敌人出现了，除了阳泉君的人外，还有韩人的兵马，人数约达五百人，还带著猎犬，我们得快走了。」

项少龙心中填满悲痛，茫然道：「到那里去？」

滕翼道：「往羊肠山尽是平原河道，我们没有战马，定逃不过敌人的搜捕，唯一之计，就是攀山到荆俊原居的荆家村，在那里不但可取得骏马乾粮，

还可以招来些身手高明的猎人，增强实力，我和荆俊熟悉路途，应可避过敌人。」

项少龙勉力振起精神，目光投向纪嫣然、乌廷芳两位爱妻，以及蒙家兄弟、肖月潭、李斯、荆俊、滕翼和余下的八名乌家子弟兵，断然道：「好！我们走，只要我项少龙有一天命在，阳泉君和他们的同党就休想有一天好日子过。」

日夜过路。

二十五天後，历尽千辛万苦，捱饥抵饿，终於到达了荆家村。

在雪地猎食确是非常困难，幸好滕翼和荆俊都是此中能者，他们才不致饿死在无人的山岭里。

途中有几次差点被追兵赶上，全凭滕荆对各处山林了若指掌，终於脱身而去。

到得荆家村时，连项少龙和滕翼这麼强壮的人都吃不消，更不用说肖月潭李斯和乌廷芳这娇娇女了。

幸好这时人人练武击剑，身子硬朗，总还算撑持得住，但都落得不似人形，教人心痛。

荆家村由十多条散布山的大小村落组成，滕翼一直是村民最尊重的猎人，这里的小伙子无不曾跟他学习剑骑射，见他回来，都高兴极了，竭心尽力招呼他们，又为他们四出探查有没有追兵。

休息了三天後，众人都像脱胎换骨地精神奋发，重新生出斗志和朝气。

时间确可把任何事情冲淡，至少可把悲伤压在内心深处。

这天众人在村长的大屋内吃午膳时，滕翼来把项少龙唤出屋外的空地，三十八名年青的猎人，正兴奋地和荆俊说话，见他两人出来，立即肃然敬礼，一副等挑选检阅的模样。

项少龙低声道：「二哥给我拿主意不是行了吗？」

滕翼答道：「让他们觉得是由你这大英雄挑拣他们出来不是更好吗？」

接著叹了一口气道：「他们本非荆姓，整条荆家村的人都是来自世居北方蛮夷之地的一个游牧民族，过著与世无争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只因赵国不住往北方扩张，北方又有匈奴肆虐，他们才往南迁来，经过了百多年定居这里，但又受韩人排挤，被迫改姓，所以他们对赵韩均有深刻仇恨。」

这批年轻猎手人人面露愤慨神色。

荆俊道：「我们这里人人习武，不但要应付韩兵的抢掠，还要对抗马贼和别村的人侵犯。」

滕翼道：「这批人是由村内近千名猎手中精挑出来，若再加以训练，保证不逊於我们乌家的精兵团。」

项少龙问道：「你们愿意追随我项少龙吗？」

众猎手轰然应诺。

项少龙道：「那从今天开始，我们祸福与共，绝不食言。」

众人无不雀跃鼓舞。

回屋去时，滕翼道：「我们明天便起程到横龙岭去，不过我们文牒财货都丢失在红松林内，这样出使似乎有点不大妥当。」

项少龙黯然道：「那些还是其次了。」

那晚凄惨痛心的场面，以及强烈的影象和声音，再次呈现在他们深刻的回忆中。

乌廷芳尖叫著惊醒过来，泪流满脸。

项少龙忙把她紧搂怀内，百般安慰。另一边的纪嫣然醒了过来，把窗漏推开少许，让清冷的空气有限度地注进房内。

乌廷芳睡回去後，项少龙却睡意全消，胸口像给大石梗著，提议道：「今晚的月色不错，不若到外面走走吧！」

纪嫣然凄然道：「芳儿怎可没人伴她，你自己去吧！」

项少龙随便披上裘衣，推门而出，步入院落间的园林时，只见一弯明月之下，肖月潭负手仰望夜空，神情肃穆。

项少龙大讶，趋前道：「肖兄睡不著吗？」

肖月潭像早知他会出来般，仍是呆看著夜空，长叹道：「我这人最爱胡思乱想，晚上尤甚，所以平时最爱搂著美女来睡，免得专想些不该想的事，今晚老毛病又发作了！」

项少龙这时心情大坏，随口问道：「肖兄在想甚麽哩？」

肖月潭摇头苦笑道：「我想著吕爷，自从成了右丞相後，他变了很多，使我很难把以前的他和现在的他连起上来。」

项少龙苦笑道：「千变万变，其实还不是原先的本性，只不过在不同环境中，为了达到某一目标，便压下了本性里某些部分，可是一旦再无顾忌，被压下了的本性便会显露出来，至乎一发不可收拾。这种情况，在忽然操掌大权的人身上至为明显，完全没法抑制，因为再没有人敢管他或挫折他了。」

肖月潭一震往他望来，讶道：「听少龙的语气，对吕爷似没有多大好感呢！」

项少龙知说漏了嘴，忙道：「我只是有感而发，并不是针对吕相说的。」

肖月潭沉吟片晌，低声道：「少龙不用瞒我，你和吕爷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我可以完全信任你，但吕爷嘛？我和图爷虽算是他心腹，可是对著他时却要战兢兢，惟恐惹怒了他。」

顿了顿又道：「而且他扩展得太快了，初到咸阳时，食客门生只有七百多人，现在人数已超过了五千，怎能招秦人之忌，今赵我们松林遇袭，正是因此而来。」

项少龙想起了牺牲的人，一时无言以对。

肖月潭知勾起了他心事，再叹了一口气道：「我们可说共过生死，所以不该说的也要说出来，以少龙这种重情义的性格，将来必忍受不了很多吕爷做出来的事，你明白我意思吧！」

项少龙默然点头。

为了小盘，注定了他将会成为吕不韦的死敌，这或者就是命运吧！

赵倩等的惨死，坚定了他助小盘统一六国的决心。

只有武力才可制止武力。

虽然达致法治的社会仍有二千多年的遥远路程，但总须有个开始。

口中应道：「夜了！明天还要一早赶路，不若我们回去休息吧！」

肖月潭道：「你先回去吧！我还想在这里站一会。」

项少龙笑道：「那不若让我们借此良宵，谈至天明，我也很想多了解咸阳的形势。」

肖月潭欣然道：「肖某当然乐於奉陪哩！」

那晚就这麼过去了。

天明时五十多人乘马出发，朝著横龙岭驰去。

第 08 章 惊人阴谋

连续赶了二十多天路後，横亘於齐赵交界处的横龙岭，终於矗然屹立在地平的边缘处，起伏的峰顶全积了白雪。

一路上各人均心事重重，难展欢颜，再没有刚由咸阳起程时的热烈气氛。偶有交谈，都是有关如何隐蔽行踪，或对追兵展开反侦察行动等计议。走到半途时，已甩掉了敌人的追骑。

肖月潭更是出奇地沉默和满怀心事。

自那晚项少龙与他一夜倾谈後，更感觉到他有些事藏在心里，难以启齿。不知是否敏感，愈接近横龙岭，项少龙愈有心惊肉跳的不祥感觉。

昨晚他还做了一个梦，梦见赵倩和春盈四婢，人人打扮得花枝招展，笑脸如花，硬要来扯著他回咸阳去，惊醒过来时早泪流满脸，心若刀割。

所以滕翼虽想多赶点路，项少龙却坚持找了一个背山面临平原的山丘扎营，争取休息和思索的时间。

黄昏前，荆俊和他的荆家军及蒙氏兄弟打了野味回来，架起柴火烧烤，为了避免暴露行藏，入黑後他们都不点灯或生起篝火，在这深冬时节，那是多麽令人难以忍受的一回事。

目的地在望，荆俊等年轻的一群，都兴奋起来，三三两两地聊著。

纪嫣然、乌廷芳两人则躲在帐内私语。

肖月潭拉著李斯，到了靠山处一个小瀑布旁说话，神色凝重。

滕翼和项少龙两人呆坐在营旁一堆乱石处，看著太阳缓缓西沉下去。

忽然李斯走了回来，请两人过去。

项滕两人对望一眼後，心中都打了个突兀，随李斯到了肖月潭处，後者凝视著匹练般由山壁泻下的清泉，双目隐泛泪光。

李斯摇头叹了一口气。

连滕翼这麽有耐性的人，亦忍不住道：「都是自家人了，肖兄有甚麽心事，为何不直接说出来呢？」

肖月潭深沉地吁出一口气，看了看项滕两人，满怀感触地道：「那晚我不是告诉少龙，我最爱胡思乱想的了，只恨我愈想下去，愈觉得自己不是胡思乱想，而且『是与否』的答案就在那里。」

猛地伸手，指著远方的横龙岭。

项少龙和滕翼全身剧震，手足冰冷。

李斯喟然道：「刚才肖老找著在下对红松林遇袭一事反覆推研，发觉了很多疑点，最後得出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结论，恐怕我们都成了吕相国的牺牲品了。」

项滕两人对望一眼，均看出对方眼中骇然的眼神。

肖月潭道：「其实今趟出使，应是一份优差。六国根本一直在互相倾轧，更加上最近齐楚谋赵一事，怎也难以联成一气，所以出使一事只是多此一举，何况吕爷正竭力培养自己的族人，更不应放过这大好的让族人立功机会，反平白送了给少龙。唉！有很多事本来都不应放在心上，但现在出了岔子，细

想下去，就发觉许多不寻常的地方了。」

滕翼的脸色变得无比苍白，沉声道：「我一直不明白敌人对我们的突袭在时机和形势上为何掌握得如此无懈可击，刚好是吕雄和屈斗祈两队人马及燕人离开後，我们的戒备松懈下来的一刻，尽管他们不断有人侦察我们，但在那等雪夜里，怎能如此清楚地知道我们会藏在林内呢？所以定有内奸。」

项少龙只感头皮发麻，脊骨生寒，深吸一口气，才压下波荡的情绪道：「这样做，对吕相有甚麽好处呢？我们都是他的人，还有三百个是由他挑选出来的家将，若蒙恬和蒙武都丧命，蒙骜岂非悲痛欲绝吗？」

肖月潭举袖拭去眼角的泪渍，叹了一口气道：「我肖月潭跟了吕爷足有二十年了，最明白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性格，做生意如此，争天下亦是如此。」

顿了顿反问道：「假设真是阳泉君遣人做的，对他有甚麽好处呢？」

这个原本直接简单的问题，此刻说出来，却是没有人可以答他。

庄襄王一直念著阳泉君对他的恩情，所以封了吕不韦作右丞相时，亦把左丞相之位留了给他，更阻止吕不韦去对付阳泉君。

假若项少龙等被人袭杀，由於事前早有风声传出阳泉君要对付他们，而死的又全是吕不韦的亲信和家将，自然谁都不会怀疑是吕不韦自己策划的事。

庄襄王和朱姬两人无不对项少龙非常宠爱，若相信阳泉君使人杀死项少龙，阳泉君那能免祸，连华阳夫人怕都保不住这亲弟。

那时吕不韦就能一举除去这心腹大患，独掌朝政去。

谁人比他和庄襄王及朱姬的关系更密切呢？

肖月潭看著脸上再无半点血色的项少龙，沉声道：「我所识的人里，没有人比吕爷更懂玩阴谋手段，若此计成功，更可一石数鸟。」

接著激动地道：「首先他可以除去你项少龙，你实在太锋芒毕露了，不但大王姬后对你言听计从，连政太子都对你特别依恋，後面又有家当庞大的乌家作你後盾，假以时日，说不定连吕不韦的光芒都给你盖过。秦人最尊崇英雄，又重军功，他们需要的是像你般智勇双全的人，吕不韦怎能全无顾虑。」

他已再不称吕不韦作吕爷，而直指其名了，三人都体会到他心境上的变化，明白到他感觉被主子出卖的悲痛愤慨。

李斯接口道：「他还可迫蒙将军因著爱子的惨死，而和他站在同一阵线对付阳泉君和他的同党，又可把精锐无敌的乌家子弟收为己用，增强实力。牺牲些家将亲信，算得是甚麽一回事。今次同来的三百家将，全属与图管家和肖先生有多年关系的人，可算是老一辈家将的系统，他们的战死松林，会令相府内吕族的势力在此消彼长下，更形壮大。」

「啪！」

滕翼硬生生把身旁一株粗若儿臂的矮树劈折了。

众人默然呆对著。

心中的悲愤却是有增无减。

他们全心全意为吕不韦办事，却换来这种下场和结果。

肖月潭道：「事实是否如此，很快可知道了，若真是吕不韦当货物般出卖我们，在横龙岭那边等待著我们的，绝不会是吕雄或屈斗祁，而是那晚在红松林袭击我们的人。若我猜得不错，必是由诸萌亲自主持，如此才不怕会泄露消息，事後只要把这批有分动的人留在咸阳之外，就不怕有人知道了。」

项少龙回想起当日改变路线时，吕雄过激的反应，一颗心直沉下去。

李斯道：「诸萌此人极攻心术，给我们逃了出来後，还故意扮韩兵来追赶我们，教我们深信不疑是阳泉君与韩人勾结来对付我们，直教人心寒。」

滕翼出奇地平静道：「三弟你还要出使齐国吗？」

项少龙连苦笑都挤不出来，缓缓道：「现在我只有一个兴趣，就要要证实这确是吕不韦的所为，再设法把诸萌杀死，让吕不韦先还点债给我项少龙。」

次日黄昏时分，项少龙、滕翼、荆俊三人面色阴沉地由横龙岭回来，唤了李斯和肖月潭到瀑布旁说话。

纪嫣然两女亦知此事，参与了他们的商议。

不用说出来，各人均知道了结果。

李斯沉声问道：「他们有多少人？」

滕翼道：「约有千许人，都换上秦军装束，还打著屈斗祁和吕雄的旗号，肖先生猜得不错，这批人正是由诸萌率领，给荆俊认了出来。」

荆俊点头道：「我还认出了几个吕族的人来，哼！平时和我称兄道弟，现在却是反脸无情。」

乌廷芳一声悲呼，伏入纪嫣然怀里去，後者美目圆瞪道：「这笔账，我们怎也要和吕不韦算个清楚。」

肖月潭叹了一口气道：「屈斗祁和他的人恐怕都完蛋了，这事自然赖在韩人身上，好坚定大王讨伐韩人的心。经过了这麼多年，肖某人到今天才醒觉一直在为虎作伥。」

李斯道：「这事怎也要忍他一时，我和肖老都可拍拍手便离开，但项太傅肩上还有个乌家，欲走无从，幸好大王和姬后都支持你，只要不撕破脸皮，吕不韦一时仍难奈你何。」

肖月潭道：「表面上，少龙你定要扮作深信此事乃阳泉君勾结韩人做的，瞒著所有人，包括吕不韦在内。然後韬光养晦，如此定能相安无事。到了时机适当，就把家业迁往边疆远处，看看这无情绝义的人怎样收场。」

说到最後，咬牙切齿起来。

纪嫣然轻抚著乌廷芳颤抖的香肩，皱眉道：「可是现在我们应怎样应付诸萌的人呢？若如此一走了之，岂不是教人知道我们已起疑了吗？还有小武和小恬两人，若把事情告知蒙骜，吕不韦便会知道我们已洞悉他奸谋了，以他现在每日都扩张著的势力，要弄倒乌家和少龙，应该不会是件困难的事。」

滕翼道：「这个我反不担心，我们先在布置，预备好逃路，再依照原定联络的方法，告知那些恶贼我们的位置。他们定会像上次般在晚上摸来袭营，我们就杀他们一个痛快淋漓，才返回咸阳去，正如少龙所说，先向他预取点欠债。」

荆俊由袖内取出一卷帛图，上面粗略画出了横龙岭的形势，其中三支旗，代表著敌人分布的形势，指著其中一处谷岭道：「此处有一块险峻的高地，三面都是斜坡，长满了树木，後面则靠著横龙岭东南的支脉，离开诸萌处只有两个时辰的路程，若我们在那里设置捕兽陷阱，又趁这几天阳光充沛，树上积雪都溶掉的良机，取脂油涂在树身处，以火攻配合，怎也可使诸萌栽一个大筋斗。」

滕翼指著後山道：「我们实地观察过，只要预先设下攀索，可以轻易翻过山岭，由另一边的平原迅速离去，肖兄和李兄两人可偕廷芳和蒙家兄弟先

在那里等候我们，亦好看管著马儿粮秣。」

项少龙长身而起道：「就这麼决定好了，现在最紧要是争取时间，只要有数天工夫，我们就可要诸萌好看。」

夕阳终沉在野原之下，雪白的大地充满荒凉之意。

铜镜反映著太阳光，向著诸萌的营地，连续发出了一连串闪光，停下後隔了片时，又再如法施为，连续三趟後，项少龙才收起小铜镜。

这是临别时项少龙和屈斗祁吕雄两人定下的联络手法，屈吕两人看到讯号後，就应派人来找他们，现在当然不会有这种事了。

项少龙等三个结拜兄弟，领著八名乌家子弟和精擅野战之术的三十八名荆氏猎人，带备了大批箭矢，攀上後山，借著山石高崖的掩护，隐蔽好身体，静待鱼儿来上钩。

山下设立了五、六个零星分布的营帐，藏在坡顶的林内，若敌人由远方高处看来，定难知道虚实。

看著太阳由中天缓缓下移，项少龙禁不住百感交集。

虽知和吕不韦迟早势不两立，但那猜得到事情会来得这麼快呢？

想到庄襄王命不久矣，吕不韦将掌权达十年之久，他便一阵心悸，这麼长的一段日子，他和乌家可以捱过去吗？

这全要看朱姬这将来的太后了，只要吕不韦不敢明来，他就有把握应付他相府的家将兵团。

回咸阳後，他将会秘密练兵，并设法引进二十世纪的练钢技术改良兵器。他以前从未认真想这方面的事情，现在为了自保，却要无所不用其极了。

由这刻开，他将会和吕不韦展开明里暗里的斗争，只要小盘地位稳固。就是吕不韦授首的时刻了。历史上虽说吕不韦是自杀而死，但以吕不韦这种人怎肯自杀，说不定是由他一手包办也大有可能。

他虽恨赵穆，但两人打开始便站在敌对的情况下，不像吕不韦这麼卑鄙阴险笑里藏刀，尤教人痛心疾首。

身旁的纪嫣然靠了过来，低声道：「你在想甚麽呢？」

项少龙涌起歉意，叹道：「教你受苦了！」

纪嫣然柔声道：「这算得甚麽呢？像你这种人，到那里去都会招人妒忌，嫣然在从你时，邹先生早预估到有这种情况出现，嫣然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哩！」

项少龙轻拥著她，充满感激之意。

这秀外慧中的姜女幽道：「当日我听你说过姬后曾多次单独找你倾谈心事，我便觉得很不妥当，现在吕不韦之所以能对大王和太子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全因有姬后在旁帮忙。她对你不寻常地示好，正促起了吕不韦杀你的动机，只有这样，才可使姬后全心全意助他对付阳泉君和巩固权力，这种事我看过很多了，谁不是这个样子呢？」

顿了顿又道：「那晚我们到相府作客，吕不韦有几次看我们的眼神都很奇怪，嫣然对这方面最有经验，那是妒忌的眼光。」

天地此时暗黑下来，一弯明月升上山头，照得雪地烁烁生辉，横龙岭积雪的峰岳更是透明如玉。

另一边的滕翼看著下方的密林，低声警告道：「来了！」

敌人像上趟般，由三面斜坡摸了上来，只是没有亮起火把，完全没有半点声息，只是间有枝叶断折的声音，可见来者都是经验丰富的好手。

项少龙等屏息静气，劲箭都搭在弓弦上。

在这等居高临下，又有山石掩护的地方，他们是立於不败之地，问题只是能歼灭对方多少人吧了！

陷阱布置在营地四周，斜坡和丘上的林木均涂上了临时榨取的松脂油，烧起上来，可不是闹著玩的。

过了差不多整个时辰，枝叶断折声静了下来，只有北风仍在呼啸著。

滕翼冷笑道：「来了！」

话犹未已，无数火把在丘绿处熊熊燃起，接著杀声四起，以数百计的人往丘林内的营帐扑去，箭矢雨点般穿营而入，杀气腾腾。

接著却是人倒惨叫之声不绝於耳，营地四周的陷阱，都是由荆族猎人精心布下的，连猛兽都难以幸免，何况是人。

火把脱手抛飞下，树木立时猎猎火起。

在北风劲吹中，火势迅速蔓延。

下方的敌人乱成一团，不分方向。

项少龙一声令下，十多皮火箭先射往高空，投往坡处的密林去。

大火波及了整个山头，惨叫奔走的声音不绝於耳。

项少龙等那还客气，涌起新仇，劲箭雨点般洒下去。

在火光里，敌人目标明显，又无路可逃，涌上了丘顶，侥幸没堕进陷阱的数百人，却躲不过火烧和利箭贯体的厄运。

当整个山头全陷在浓烟和火焰时，项少龙等也抵受不了，连忙借著预先布置好的攀索，由後山逃去。

总算稍舒了心中深刻的意了。

第 09 章 返回咸阳

二十天後，终重返韩境。

先不要说项少龙现在对出使各国的事意冷心灰，根本所有财物和文牒均在红松林一役失去了，又与秦军断了联络，这样两手空空去拜访各国君主，只成天大的笑话。

这天安好营帐後，预备晚膳时，众正奇怪不见了肖月潭，李斯气急败坏地赶来道：「肖老病倒了！」

众人大骇，不过此事早有预兆，肖月潭这几天满脸病容，问他却说没有甚麽，到现在终撑不住了。

众人涌入帐内，都吓了一跳。

肖月潭面若死灰，无力地睁开眼来，苦涩笑道：「我不行的了！」

乌廷芳和一向与他友善的蒙家兄弟都忍不住流下泪来。

纪嫣然凄然道：「肖先生休息两天，就会没有事的了！」

要给他把脉时，肖月潭拒绝道：「肖某精通医道，病况如何自会知道，我想和少龙单独说几句话。」

众人惟有黯然退出帐外。

到只剩下项少龙一个人时，肖月潭竟坐了起来，目光神满气足，脸容虽

仍是那种死灰色，但感觉上却完全不同了。

项少龙目瞪口呆时，才醒悟到他是以易容术在装重病，高兴得一把抓著他的手，再说不出话来。

肖月潭歉然道：「真不好意思，累得廷芳都哭了，但不是如此，又怕骗不过小武和小恬。」

项少龙会意过来，低声道：「肖兄准备不回咸阳了。」

肖月潭点头道：「我再也不能忍受著以笑脸迎对那奸贼，他今趟是全心要把我除去，好削弱图爷的势力，以他吕族的人代之。但又不敢明目张胆这麽做，怕人数他不念旧情。」由枕下掏出一个封了漆的竹筒，塞入项少龙手中道：「我诈死的事，除李斯、滕翼和龙少你外，只能让图爷一人知道。少龙请把这信亲自交给图爷，他看过便会明白，同时请他为我遣散家中的妾婢仆人，幸好我无儿无女，否则想走也很难办到。」

项少龙想起自己亦没有儿女的负担，此刻看来，竟是好事而坏事了。

但听到这足智多谋的人语调苍凉，回想起当年在邯郸初会时的情景，不由满怀感触，叹了一口气，废然道：「肖兄准备到那里去呢？」

肖月潭微笑道：「天下这麽大，何不能容身呢？我肖月潭还有些可出卖的小玩意，想要求一宿两餐，应该没有问题，总好过与虎同室。」

项少龙点头无语。

肖月潭道：「我有了落脚处後，自会使人告知少龙。记著回去後，千万要装作若无其事。阳泉君的野心虽给吕不韦夸大了，但本身亦非善男信女，借机除了他，应是好事，至於会牵连多少人，就非我们能控制了。」

顿了顿又道：「吕族的人里，若诸萌在横龙岭一役果然丧命，那吕族将暂时没有可成气候的人，只要他一天仍倚重图爷，图爷可照拂你们。记得回咸阳後立即引退，没有必要，就不要见姬后和政太子，此乃保命之道。」

项少龙想起小盘，心中暗愁，他怎可完全置他不理呢？偏又不能把原因解释给小盘听，怕他负担不来。

肖月潭压低声音道：「今夜由你们掩护我秘密溜掉後，就把整个营帐烧了，说是我的遗命，少龙！小心点了。李斯在吕不韦眼中乃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回去亦不会有事。想不到此人才智学养均如此高明，异日将可成为你有力臂助。」

项少龙想起李斯异日朝拜相的风光场面，脑际又同时现出秦人征讨六国，千军万马对阵交锋的惨烈情况。

心中不禁涌起豪情壮气。

项少龙啊！你千万不能意志消沉，否则休想活著见那些场面了。

黯然神伤下，项少龙回到咸阳，吕不韦早接到消息，在城外迎上他们。

众人都恨不得他肚皮处插上几刀，不过他身旁的百多名亲卫，人人身型彪悍，非是易与之辈，显见他在未知虚实的情况下，亦在防备他们。

同来的还有蒙骜，见到众人垂头丧气而回，屈斗祁、吕雄、肖朋潭、一千秦军和三百相府家将影迹全无，大为讶异，不像吕不韦般是装出来的。蒙武和蒙恬两人脱难归来，终是年幼，见到亲爹立即扑下马来，冲进了蒙骜怀里，哭著把事情说了出来，倒省去了项少龙不少工夫。

当说到横龙岭一役时，吕不韦明显地松了一口气，以为奸谋尚未败露。

听到肖月潭的「因病逝世」时，吕不韦胸顿足地悲叹道：「此事我定会为月潭讨回公道。」转向项少龙道：「少龙！此事非你之罪，我立即和你入宫

向大王面稟此事。」

若在过去，项少龙必会心生感激，这时当然是另一回事了。

各人分作四路，蒙骜向项少龙表示了衷心的感谢，领两子回府去了。

滕翼、纪嫣然、乌廷芳等迳返乌府。

李斯在几名吕不韦的亲卫护送下，到相国府去。吕不韦则和项少龙并骑进宫。

蹄声的嗒中，项少龙很想找些话稳住吕不韦，偏是心内只有滔天血仇，半个字都说不出来。

吕不韦还以为他在担心庄襄王会怪罪下，假言安慰道：「都是我不好，想不到有燕人徐夷乱这著伏兵，否则就不致教少龙落至这等地，妻丧婢亡了，待我在府内精挑几个美女予你，以前的事，忘记它算了。」

项少龙的心在淌著血，道：「吕相万勿如此，是了！东周的事如何了？」

吕不韦立即眉飞色舞，昂然道：「区区东周，还不是手到拿来，在我提议下，大王已把东、西周故地合并为三郡，三川即河、洛、伊三条大河，还封了我作文信侯，负责管治此郡，食邑十万户。」

顿了顿再兴奋地道：「阳泉君此人当然不可放过，韩人与他勾结，亦是罪无可恕，现在再无东周妨碍阻挠，我立即便请大王对韩用兵，际此六国自顾不暇之时，尽量占领韩人土地，然後就轮到赵魏两国了。」

项少龙暗暗心寒，肖月潭说得对，若论心狠手辣、阴谋手段，确没有多少人是吕不韦对手。

说到这里，宏伟的宫门出现眼前。

项少龙叹了一口气，庄襄王对自己这么信任，自己偏要硬著心肠骗他，人生为甚麽总有这么多无可奈何的事呢！

庄襄王在後宫书内接见项少龙，听罢後龙颜色变，显是动了真火，沉吟不语。

与小盘居於右席的朱姬悲呼道：「阳泉君如此胆大妄为，害得少龙痛失娇妻，损兵折将，大王定要为他讨回这笔血债。」

小盘亦双目喷出怒火，紧握小拳，因他对赵倩有著母子姊弟般的深刻感情。吕不韦更以最佳的演技喟然道：「老臣一直都遵照大王吩咐，对左丞相抱著以和为贵的态度，怎知人心难测，纵使他对大王有恩在先，但大王对他已是仁至义尽，他竟敢如此以怨报德，唉！臣下真不知说甚麽话才好了。」

项少龙低垂著头，以免给吕不韦看穿他心中鄙屑之意。

庄襄王再思索了半晌，朝项少龙道：「今次出使，所有殉难的人，家属都得十两黄金。」

唉！人死不能复生，少龙你最紧要节哀顺变，先是婷芳氏病逝，继而是倩公主遇害，寡人感同身受，少龙有甚麽请求，尽管说出来，寡人定会设法为你办到。」

朱姬和吕不韦两人忙向他打眼色，教他求庄襄王为他主持公道。

项少龙诈作看不见，下跪叩头道：「少龙一无所求，只希望能暂时退隐出山林，好悼念亡妻。」

庄襄王、朱姬、吕不韦和小盘同感愕然，脸面相觑，说不出话来。

朱姬心中升起异样的感觉，蹙起黛眉，苦思原因。

她最清楚项少龙恩怨分明，怎会肯放过阳泉君呢？

吕不韦不知奸谋败露，见他心灰意冷，反心中暗喜。

小盘则大感愕然，暗忖难道师傅不再理我了。幸好他最清楚项少龙对赵倩深刻的感情，故虽不开心，却不怪他。

庄襄王还以为项少龙怕自己难做，故连大仇都摆在一旁，心中一热道：「少龙先休息一下也好，但这事寡人绝不肯就此不闻不问，待会就去见太后，先向她打个招呼。」

朱姬失声道：「大王千万勿如此做，太后虽不喜阳泉君，但说到底都有骨肉之情，若惊动了阳泉君，蓦地发难，只会苦了百姓。」

吕不韦也离座叩头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大王请立即下令，由臣下指挥，把奸党一网打尽，为大王立威。」

庄襄王凝视著跪在座前的项少龙和吕不韦两人，猛地咬道：「好！这事就交给相国去办，但虽留左丞相一命，待我稟知太后後，再作定夺。」

吕不韦忍著心中狂喜，大声答应了。

项少龙心中却忖道：「好吧！现在即管让你横行一时，但终有一天，我要教你这大奸贼命丧於我来自二十一世纪的人手里。」

回到乌府时，上下人人脸带悲色，愁云笼罩。

陶方在大门处截著他，拉著他到了花园里，长嗟短叹，却欲语无言。

项少龙大感不妥，颤声道：「甚麽事？」

陶方摇了摇头道：「赵魏间发生了很多事，雅夫人怕不会来了。」

项少龙一震道：「她不是死了罢？」

陶方苦笑道：「死倒没有死，只不过和信陵君旧情复炽，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忘掉她算了。」

项少龙反放下心来，只要她是自愿的，他便不会怪她，

自认识她以来，她便一直是这种放荡和多情的性格，信陵君无疑是个很吸引人的男人，只是想不到他们间发生了这麽多事後，仍可走在一块儿。

陶方的声音又在耳旁响起道：「韩晶当上太后，掌握了赵国的大权，竟派人知会魏王，要他将赵雅处决，幸好龙阳君通知赵雅逃走，赵雅於是避到了信陵君府内，得他护著逃过了这难关，赵雅感恩图报，暂时都不会离开信陵君。但她却使人来告诉你，她真正爱的人只有你一人，希望你能体谅她。」

项少龙那想得到其中这麽多曲折，龙阳君果是言而有信，比很多人都强多了，并不因他董卓「死了」而不照顾赵雅。沉声道：「那赵致呢？」

陶方道：「放心吧！她早回来了，现正在府内。」

项少龙松了一口气，道：「我还以为是甚麽事，陶公刚才你的神色差点吓坏了我。喂！

为何你的脸色仍是那麽难看？」

陶方颓然道：「翠绿和翠桐两人听得三公主遇害，一起偷偷上吊死了，我们发现时，刚断了气，身子仍是暖的。」

这几句话像晴天霹雳，轰得项少龙全身剧震，泪水夺眶而出，再看不清这残酷无情的现实。

在内宅偏厅处，木无表情的项少龙把肖月潭嘱托的信交给来吊祭赵倩和诸婢的图先。

图先一言不发，拨开活塞，取出帛卷，默搅著，神色出奇地没有多大变化。

看罢立即把帛书烧掉，到成了灰烬时，淡然道：「这十多年来，我图先从没有把肖月潭当作下属，甚至比亲兄弟更要好。只是大家都心照不宣，没

有说出来，只有他办的事，我才会放心。到了这种时候，他仍肯给我这一封信，我总算没有错交这好兄弟。」

项少龙叹了一口气，摇头无语。

图力潇洒地一耸肩头，若无其事道：「鸟尽弓藏，此乃古今不移的至理，共患难容易，共富贵则难若雪中送炭，我们这群老臣子，错在知道太多吕爷的事，尤其关乎到他和姬后之事。其实在看这封信前，我已找李斯问清楚了一切，所以才一点不觉惊奇。」

项少龙才恍然，为何图先能先表现得那么冷静。

图先冷然道：「吕不韦虽然厉害，我图先又岂是好惹的人，诸萌到现在仍未回来，应是凶多吉少，吕雄则刚刚回来了。你小心点蒙骜，若让他知道真相，以他刚直的性格绝藏不住心，徒教他给吕不韦害死。现在阳泉君被囚禁起来，株连者达万人之众，秦国军方大半人都已向吕不韦投诚，若是明刀明枪，我和你也斗不过半个指头。」

项少龙点头道：「图兄准备怎么做呢？」

图力嘴角露出一抹冰寒的笑意，低声道：「和你一样，在等待最好的机会。」

哈哈一笑，舒尽了心中的愤慨，起身去了。

项少龙呆坐在那里，直至乌应元来到他旁下，才清醒了点。

乌应元叹了一口气道：「吕相教我来劝你，他正在用人之时，蒙骜将军马上要出征韩国，少龙肯做他的副将吗？」

项少龙诚恳地道：「岳丈信任我吗？」

乌应元微一错愕，点头道：「这还用说吗？我对你比自己的亲儿更信任。」

项少龙低声道：「我每件事都是为乌著想，包括这次退山林，终有一天岳丈会明白小婿为何这样做，但现在却请千万勿追问原因。」

乌应元剧震下，色变道：「你有甚麽事在瞒我？」

项少龙虎目泪水泉涌，缓缓道：「岳丈不是想为乌爷爷在咸阳建一个风光光的衣冠冢吗？假若十年後我项少龙仍有命在，必可完成岳丈这心愿。」

乌应元目瞪口呆了好一会後，长长吁出一口气，点头道：「我明白了！明天我们立即迁出咸阳，无论如何，我们岳婿之情，永不会改变。」

第 10 章 君恩深重

由赵返秦後，命运便不断作弄他。

若非因婷芳氏的病逝，致心念一动下，要把乌廷芳和赵倩带在身边，後者就不用横死，春盈等亦可避过大难，翠桐绿更不用以身殉主了。

当日在大梁，纵使在那麽凶险的环境里，加上少许运气，他仍可保著这美丽的赵国三公主，可是在水旁的红松林处，却要她饮恨收场，说到底，就是他惊觉性不高，给吕不韦这阴谋家算中了一著。

他不能给吕不韦另一次的机会了，因为他根本消受不起。

七位青春焕发，正享受著大好花样年华的美女，就这麽一去无迹，仿如

一场春梦。

他永远都忘不了翠桐翠绿那比对她平时花容月貌，更使人感到有著惊心动魄，天壤云泥的可怖死状！

来到牧场已有半年的时间，他的心境逐渐平复过来，绝口不谈朝政，但暗中却秘密操练手下的儿郎，全力栽培出一支人数增至五千人的古战时代的特种部队，他将以之扶助小盘登上王座，应付吕不韦的私人军团。

这些战士除原先由乌卓一手训练出近三千人的乌家子弟，与及由邯郸随来的蒲布等人及荆族猎人外，新近更通过乌卓和滕，秘密由广布於六国的乌氏族人和荆家村里再精选了一批有潜质的人来。

这五千人作了五军，每军千人，分别由乌卓、滕翼、荆俊、乌果和蒲布率领，平时以畜牧者的身分作掩饰，训练集中在晚上进行，使他们精於夜战之术。

课程主要由他和滕翼设计，不用说多是以前他在二十世纪学来的那一套，稍加变化後搬了过来。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有了纪嫣然越国的工匠，配合著项少龙这二十一世纪人对冶金的认识，制造出超越了当时代的优质兵器。

那时的剑多在三尺至四尺许间，过长便折断，但他却成功铸造出长达五尺的超薄超长的剑，只是这点，已使这特种部队威力倍增了。

乌应元又派人往各地搜罗名种，配出一批战马，无论在耐力和速度上，均远胜过从前。

肖月潭说得对，有乌家庞大的财力物力在背後撑腰，确是别人不敢忽视的一回事。

项少龙本身曾受过间谍和搜集情报的训练，深明知己知彼的重要性，於是挑数百人出来，进行这方面的训练，由陶方这经验老到的人主持。

经过半年的努力，他们已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秘密军事集团了。

吕不韦不时遣人来探听他的动向，但由於有图先在暗中照拂，当然查不出任何事情来。

日子就在这种表面相安无事，暗里则波汹浪急的情况下过去了。

这天陶方由咸阳回来，在隐龙别院找不到项少龙，在纪嫣然、乌廷芳和赵致三女的陪同下，赶到在拜月峰训练战士攀山越岭的项少龙处，向他汇报最新的情况发展。

项少龙和陶方返回营地，到了一个可俯瞰大地的石崖处说话。

陶方劈口便道：「蒙骃攻赵，连战皆胜，成功占领了成臯和荥阳，王则取得上党。现在继续对榆次、狼孟诸城猛攻。六人人自危，听说安厘王和信陵君抛开了成见，由信陵君亲赴六国，务再策动另一次合从，应付秦国的威胁。」

项少龙色变道：「赵雅危险了！」

陶方微一愕然，不悦道：「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少龙还要理他吗？」

他当然明白少龙的意思，现在真正操纵赵国的人，非是尚未成年的赵王而是晶太后，为著那有理说不清的情仇，品后说不定会列出处死赵雅的条件，才肯与信陵君合作。

项少龙默然手晌，沉声问道：「赵人仍与燕国交战吗？」

陶方道：「燕人仍处於下风，廉颇杀了燕国名将栗腹後，燕人遣使求和，

当然要给赵人占点便宜的了。信陵君此行，首要之务就是要促成燕赵的停战。」

项少龙的脸色难看了，道：「信陵君出发了有多久？」

陶方知他仍是对赵雅念念不忘，叹了一口气道：「消息传来时，信陵离魏赴赵最少有五个月的时间，若信陵君和韩品间有秘密处死赵雅的协议，我们怎都来不及救她了。」

项少龙一阵心烦意乱。

陶方道：「现在我们是自身难保，吕不韦的声势日益壮大，家将食客已达八千人，还另建比现在相府规模大了三倍的相府，左丞相一职更因他故意留难下，一直悬空，使他得以总揽朝政，加上捷报频传，现时咸阳谁不看他的脸色做人。」

项少龙暂时抛开了赵雅的事，道：「陶公今次匆匆赶来，还有甚麽事呢？」

陶方神色凝重起来，道：「此事奇怪之极，大王派了个叫滕胜的内史官来找我，召你入宫一见。所以我立即赶来通知你，看那滕胜神神秘秘的，内情应不简单。」

项少龙的心打了个突兀，这时乌廷芳的娇笑声传来道：「项郎啊！来主持公道，评评人家和致致谁才是攀山的能手。」

项少龙心中暗叹，这种与世无争的生活，恐怕又要告一段落了。

项少龙和滕翼领著十八名手下，赶了一天一夜的路，第三天早上返抵咸阳城，立即入宫见秦王。

这十八人被滕翼称为十八铁卫，包括了乌言著和乌舒这两个曾随他出使的乌家高手在内，乌族占了十人，荆氏猎手占了六人，其他两人则分别来自蒲布那夥人和纪嫣然的家将。

这十八铁卫在严格的训练下，表现出惊人的潜力，故能在五千人中脱颖而出，当上了项少龙的亲卫，可见他们是如何高明，是特种部队里的顶级精锐。

自红松林一役後，各人痛定思痛，均发觉到自保之道，惟有强兵一途，打不过都可突围逃走。

庄襄王早有吩咐，禁卫见项少龙到来，著滕翼等留在外宫，立即把项少龙到书去见庄襄王。

庄襄王神采如昔，只是眉头深锁，略有倦容。

挥退下人後，庄襄王和他分君主之位坐下，闭门密语。

这战国最强大国家的君主微微一笑道：「不经不过又半年有多了，寡人和姬后都不时谈起来，前天早朝时，寡人忽发奇想，想著假若有少龙卿家在朝就好了。现在看到神采飞扬，尽洗当日的颓唐失意，寡人心中著实为你高兴哩！」

项少龙听得心头温暖，权力使人变得无情和腐化这常规，并没有发生在这气质高雅的人身上。

同时亦黯然神伤，皆因想起他命不久矣，但更奇怪好端端的，怎像生命已走到尽头的人。

这种想法，使他涌起复杂无比的痛心感觉，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庄襄王点头道：「少龙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这从你的眼神便可清楚看到，你知否阳泉君三天去世，少龙的丧妻之恨，於得回公道了。」

项少龙愕道：「大王处决了他吗？」

庄襄王摇头道：「下手的是不韦，他以为寡人不知道，软禁了他後，隔不了多少天便送上烈酒和美女给阳泉君，这人一向酒色过度，被寡严禁离府，更是心情苦闷，漫无节制，半年下来，终撑不住一命呜呼！这样也好，只有一死才可补赎他曾犯过的恶行。」

项少龙心中暗叹，他对阳泉君虽绝无好感，但说到底，阳泉君只是权力斗争的失败者，和吕不韦相比，他差得实在太远了。

庄襄王不知是否少有跟人说心事，谈兴大发道：「以前在邯郸做于时，以为可以返回阳，便再无苦恼，那知实情却是另一回事。由太子以至乎现在当上了君王，不同的阶段，各有不同的烦恼，假若真如右相国的梦想统一了天下，那种烦恼才真教人吃不消，只是我们大秦已这麼难料理了。」

项少龙暗叹这些烦恼将是小盘的事了，想起秦代在各方面的建设，顺口道：「小有小管，大有大管，不外由武力和政治两方面入手，前者则分对外和对内，对外例如连起各国的城墙，防止匈奴的入侵，对内则解除六国的武装，君以严密的监管，天下就可太平无事了。」

这些都不是项少龙意见，而是历史上发生的事实。

庄襄王一对龙目亮了起来，兴奋地问道：「那政治方面又该如何呢？」

项少龙背诵般随口应道：「大一统的国家，自然须有大一统的手段，首先要废除分封诸侯的旧制，把天下分成若干郡县，置於咸阳直接管辖之下，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和货币，使书同文、行同轨。又再修筑驿道运河，促进全国的交通和经济，久乱必治，大王何用心烦呢？」

庄襄王击节叹道：「少龙随口说出来的话，已是前所未的高瞻远见，这左丞相一位，非少龙莫属了。」

项少龙剧震失声道：「甚麽？」

庄襄王欣然道：「阳泉君终是名义上的左丞相，现在他去世了，当然要另立人选，寡人正为此烦恼，但又犹豫少龙是否长於政治，现在听少龙这番话，寡人那还会犹豫呢？」

项少龙吓得浑身冒汗，他那懂政治呢？只是依历史书直说，以解开庄襄王心事，岂知会惹来如此「可怕」的後果。忙下跪叩头道：「此事万万不可，大王请回成命！」

庄襄王不悦道：「少龙竟不肯助寡人治理我国？」

项少龙心中叫苦，道：「大王和吕相说过这事了吗？」

庄襄王道：「蒙大将军刚攻下了赵人三十七城，所以相国昨天赶了去，好设立太郡，现在我大秦在东方有了三川和太原两郡作据点，突破了三晋的封锁，对统一大业最为有利。但不韦卿家的工作量亦倍增，少龙是少数被不韦看得起的人之一，有你为他分担，他便不用这麼奔波劳碌了。」

项少龙暗忖若我当上左丞相，恐怕要比庄襄王更早一步到阎皇爷处报到，正苦无脱身之计时，灵机一动道：「可是若少龙真的当上左丞相，对吕相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呢？」

庄襄王讶道：「少龙你先坐起来，详细解释给寡人知道。」

项少龙回席坐好後，向上座的庄襄王道：「少龙始终是由吕相引介到咸阳的人，别人自然当少龙是吕相的人，若少龙登上左丞相之位，别人会说吕相任用私人，居心不良。况少龙终是外来人，以前又无治国经验，怎能教人心悦诚服。」

庄襄王皱眉道：「但寡人心中，再没有比少龙更适合的人选了。」

项少龙冲口而出道：「徐先将军亦是难得人材，大王何不考虑他呢？」

他和徐先只有一面之缘，但因他不卖账给吕不韦，所以印像极深，为此脱口说出他的名字。

庄襄王龙颜一动，点头道：「你的提议相当不错，但少龙仍否要考虑一下呢？」

项少龙连忙加盐添醋，述说以徐先为左相的诸般好处，到庄襄王让步同意後，才满额冷汗道：「少龙有一个小小的提议。」

庄襄王道：「少龙快说。」

项少龙道：「吕相食客里有个叫李斯的人，曾随少龙出使，此人见识广博，极有抱负，大王可否破格起用此人呢？」

庄襄王微笑道：「这只是小事一件，我立即给他安排一个位置，少龙你真是难得的人，处处只为别人著想。」

项少龙心中暗喜，道：「那位置可否能较为接近太子，有此人作太子的近侍，对太子将大有裨益。」

庄襄王完全没有怀疑他这著对付吕不韦最厉害的棋子，欣然道：「那让他当个廷尉，负上陪小政读书之责吧。是了！少龙去见姬后和小政吧！他们都很渴望见到你呢？」

项少龙暗谢了半年来一直被他怨恨的老天爷後，施礼告退。

才踏出门口，两名宫娥迎上了来，把他带往后宫去见朱姬。

项少龙明知见朱姬是不大妥当，但却是欲拒无从。

到了后宫华丽的後轩，正凝视著窗外明媚的秋色时，朱姬在四名宫娥拥簇里，盈盈来到他对席处坐下，剪水般的美瞳滴溜溜的在他面上打了几个转，喜孜孜地道：「少龙风采依然，我真是心中欣慰。」

四名宫娥退至一角时，项少龙苦笑道：「死者已矣，我们这些人仍有一口气在时，只好坚强地活下去。」

朱姬黯然道：「少龙，振作点好吗？人家很怕你用这种语调说话。」

项少龙叹了一口气，没有答她。

朱姬一时亦不知说甚麽话才好。

终由项少龙打破了僵局，问道：「姬后生活愉快吗？」

朱姬欣然道：「少了阳泉君这小人在搬弄是非，不韦又干得有声有色，政儿日渐成长，我还有何所求呢？只要项少龙肯像往日般宫内调教政儿，朱姬再无半丝遗憾了。」

项少龙被她诚恳的语调打动了少许，但同时想起寿元快尽的庄王和吕不韦这心怀不轨的野心家，不感交集，黯然道：「多给点时间我考虑好吗？」

朱姬欣然道：「人家绝不会迫你，只希望你能振作点，有你助政儿，天下还不是他囊中之物吗？」

项少龙最怕和朱姬这媚力惊人的美相处，乘机告退。

朱姬今趟没有留难，陪著他走到宫门，低声道：「再给你半年时间吧！到时无论如何，你都再不可推辞大王的聘任了。」

这麽一说，项少龙立时知道庄襄王想他为左相一事，是朱姬有分出力的。

他亦可算是朱姬方面的亲信，她当然爱起用自己的人。

离开后宫，朱姬使人带他去见小盘。

事实上项少龙一直挂著这未来的始皇帝，虽知刚巧他在上著琴清的课，

也只好硬著头皮去了。

他真有点怕琴清。自经过赵倩诸女的打击，他对男女关系，与初抵此时时代时拈花惹草的心态，已有天渊之别了。

换了以前，他必会千方百计情挑这以贞洁守节名著秦国的俏寡妇，好设法弄她到塌上去。

现在他只希望陪著纪嫣然三女和田氏姊妹，安安静静，无惊无险地过了这奇异的一辈子，就谢天谢地了。

第 11 章 再遇琴清

到了那天小盘追出来找他，累得他也给琴清训了一顿话的书轩外时，项少龙向领路的内侍道：「我还是在外面园中等候太子好了。」

内侍提议道：「项太傅不若到外进稍坐，时间也差不多了。」

项少龙点头答应，在外进一旁的卧几坐了下来，忽地感到无比轻松，没有了吕不韦的咸阳，等若没有了食人鳄鱼的清澈水潭。

在这时代所遇的，雄材大略者莫过於信陵君、田单和吕不韦这三个人，但若说玩阴谋手段，前者两人都及不上吕不韦。

这大商家一手捧起了庄王，登上秦相之位，又迫死了政敌，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项少龙自问斗他不过，但所凭藉者，就是任吕不韦千算万算，也想不到以为是自己儿子的小盘，竟是他项少龙无心插柳下栽培出来的。

只要他能捱到小盘正式坐上王位，他便赢了。

问题是他能否有那种幸运？

琴清甜美低沉的声在旁响道：「项太傅！今年我们还是第一次见面哩！」

项少龙吓了一跳，起立施礼。

这俏寡妇清丽如昔，皮肤更白皙了，只是看到她已是视觉所能达到的最高享受。

纪嫣然的美丽是夺人心魄！但琴清却是另一种不同的味道，秀气迫人而来，端庄娴雅的外表里藏著无限的风情和媚态。

琴清见他呆瞪著自己，俏脸微红，不悦道：「项太傅、政太子在里面等你，请恕琴清失陪了。」

衽为礼後，袅娜多姿地走了。

项少龙暗责自己失态，入内见小盘去。

这小子长更高了，面目的轮廓清楚分明，虽说不上英俊，可是浓眉剑目下衬著丰隆有势的鼻子，棱角分明使人感到他坚毅不屈意志的上下唇，方型的脸庞，雄伟得有若石雕的样子，确有著威霸天下之主的雏形。

他正装作埋头读书，再不像以前般见到项少龙便情不自禁、乐极忘形。

不知如何，项少龙有点儿失落，似乎和小盘的距离又被拉远了少许。

项少龙施礼时，小盘起立还礼，同时挥手把陪读的两个侍臣支了出去。

两人凭席地坐下後，小盘眼中射出热烈的光芒，低声道：「太傅消瘦了！」

项少龙叹了一口气道：「太子近况可好！」

小盘点头道：「甚麽都好！哼！阳泉君竟敢害死倩公主，抵他有此报应！韩人都不会有多少好日子了。」

项少龙心中一寒，听他说话的语气，那像个只有十四五岁的孩子。

小盘奇道：「太傅你为何仍像心事重重的模样？」

这时少龙希望他叫声「师傅」来听听，不过记起是自己禁止他这麽叫的，还有甚麽好怨呢，勉强挤出笑容道：「有很多事，将来你自然会明白的。」

小盘一错愕，露出思索的神色。

项少龙愈来愈感到这未来的绝代霸主不简单，道：「你年纪仍少，最紧要专心学习，充实自己。嘿！还有没有学以前般调戏宫女？」

小盘低声道：「我还怎会做这些无聊事，现在唯一使我不快乐的事，就是没有太傅在身旁管教我，小贲他也想念著你哩！」

说到最後一句时，再次显露出以前漫无机心的真性情。

项少龙想起当日教两人练武的情景，那时赵倩和诸婢仍快乐地与他生活在一起，禁不住心如刀割，颓然道：「我会照顾自己的了，让我再多休息半年吧！好吗？」

小盘忽然两眼一红，垂下头去，低声道：「昨晚我梦到了娘！」

项少龙自然知他指的是赵妮，心情更坏，轻拍著他肩头道：「不要多想，只要你将来能好好管治秦国，你娘若死後有灵，必会非常安慰。」

小盘点头道：「我不但要治好秦国，还要统一天下，吕相国便时常这麽教导我。」

项少龙苦笑摇头，道：「那就统一天下吧！我安排了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来匡助你，那人的名字叫李斯，只要将来能重用他，必可使你成为古往今来，无可比拟的一代霸主。」

小盘把「李斯」念了好几遍後，兴奋起来道：「太傅将来肯否为我带兵征伐六国呢？唉！想起可以征战沙场，我便恨不得可立即长大成人，披上战袍了。」

项少龙失笑道：「将来的事将来再说吧！我要回牧场了。不要送我，免惹人怀疑。」想起在宫内满布线眼的吕不韦，这顾虑绝非多余。

小盘伸手紧紧抓了他手臂一下，才松了开来，点了点头，神情有种说不出的坚强。

项少龙看得心中一颤，唉！真不愧是秦始皇哩！

才走出门外，两个宫娥迎了上来道：「太后有请项太傅。」

项少龙那有心情去见华阳夫人，更怕她问起阳泉君的事，但又不敢不从，只有暗骂琴清，若不是她，太后怎知自己来了？

像上趟般，太后华阳夫人在琴清的陪同下，在太后宫的主殿见她，参拜坐定後，华阳夫人柔声道：「项太傅回来得真巧，若迟两天，我便见不到你了。」

不知是否因阳泉君这亲弟之丧，使她比起上次见面时，外貌至少衰老了几年，仍保著美人胚子的颜容，多添了点沧桑的感觉，看来心境并不愉快。

项少龙讶道：「太后要到那里去？」

想她曾托自己把一件珍贵的头饰送给楚国的亲人，自己不但没有为她办妥，还在红松林丢失了，事後又没有好好交待。禁不住心中有愧，枉她还那麽看得起自己。

华阳夫人满布著鱼尾纹的双目现出梦幻的神色，轻轻道：「後天我会迁

往巴属的夏宫，听说那处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种字撒下去，不用理会都能长成果树，我老了，再不愿见到你争我夺的情景，找处美丽的地方，过了这风烛残年的岁月便算了。」

琴清插入道：「巴属盆地山清水秀，物产丰饶，先王派李冰为属守，在那里修建了江堰，把千顷荒地化作良田，太后定会欢喜那地方的。」

华阳夫人爱怜地看著琴清，微微道：「那为何又不肯随我那里去？咸阳还有甚麽值得你留恋呢？真教人放不下心来。」

琴清美目转项少龙处，忽地俏脸一红，垂下头去，低声道：「琴仍未尽教导太子之责，不敢离去。」

项少龙既感受著两人间深挚的感情，又是暗暗心惊，难道冷若冰霜的琴清，竟破了多年戒行，对自己动了情？不过细想又非如此，恐怕只是他自作多情居多了。

唉！感情实在是人生最大的负担，他实在无胆再入情关。像与善柔般的有若白云过隙，去留无迹是多麽美丽，一段回忆已足够回味一生了。

三人各想各地，殿内静寂宁洽。

华阳夫人忽地道：「少龙给我好好照顾清儿，她为人死心眼，性格又刚烈，最易开罪人。」琴清抗议地道：「太后！清儿懂照顾自己的了。」

项少龙暗叫不妙，华阳夫人定是看到了点甚麽，才有这充满暗示和鼓励性的说话。

华阳夫人脸上现出倦容，轻轻道：「不阻太傅回牧场了，清儿代我送太傅一程好吗？」

项少龙忙离座叩辞。

琴清陪著他走出殿门，神气尴尬异常，默默而行，双方都不知说甚麽话才好。

到了太后宫外门处，项少龙施礼道：「琴太傅请留步，有劳相送了。」

琴清面容冷淡如昔，礼貌地还礼，淡淡道：「太后过於关心琴清，才有那番说话，项太傅不必摆在心上。」

项少龙苦笑道：「伤心人别有怀抱，项某人现在万念俱灰，琴太傅请放心好了。」言罢大步走了，留下琴清呆在当场，芳心内仍回荡著项少龙临别时充满魂断神伤意味的话儿。

雨雪飘飞。

项少龙在隐龙别院花园的小亭里，呆看著这入冬後第一次的雪景。

去年初雪时，仍在筹备出使事宜的情景，犹历历在目。

赵倩和春盈四婢因可随行而雀跃，翠桐诸婢则因没分儿而心生怨怼。

俱往矣！

娇柔丰满的火热女体，贴背而来，感到芳香盈鼻时，一对纤幼的玉掌蒙上了他的眼睛，丰软的香唇贴著他的耳朵道：「猜猜我是谁？」

这是乌廷芳最爱和他玩的游戏之一，项少龙探手往後，把美人儿搂到身边来，笑道：「纪才女想扮芳儿骗我吗？」

粉脸冷得红扑扑的纪嫣然花枝乱颤地娇笑道：「扮扮被人骗倒哄我开心都不可以吗？吝啬鬼！」

项少龙看著这与自己爱恋日深的美女，心中涌起无尽的深刻感情，痛吻一番後问道：「她们到那里去了？」

纪嫣然缠著他粗壮的脖子，娇吟细细地道：「去看小滕翼学走路，那小

子真逗人欢喜哩！」

项少龙想起自己始终不能令诸女有孕，神色一黯时，纪嫣然已道：「项郎不用介怀，天意难测，天公若不肯造美，由他那样好了，我们只要有项郎在旁，便心满意足了。」

项少龙若笑一下，岔开话题道：「有没有乾爹的消息？」

纪嫣然道：「三个月前收到他一卷帛书後，再没有新消息，我才不担心他老人家哩！四处游山玩水，都不知多麽惬意。」

又喜孜孜道：「二嫂又有身孕了，她说若是儿子，就送了给我们，我们都开心死了，巴不得她今天就临盆生子。」

项少龙感受著与胜翼的手足之情，心中涌起温暖，暗忖这是没有办法中的最佳办法，那叫自己这来自另一时空的人，失去了令女子怀孕的能力。

纪嫣然道：「想不想知道前线的最新消息？」

自由咸阳回来後，他有点逃避的心态，很怕知外间发生的一切，尤其恐惧听到赵雅遭遇不幸的噩耗。

吻了她一口後，轻轻道：「说吧！再不说便把你的小嘴封了。」

纪嫣然媚笑道：「那嫣然或会故意不说出来，好享受夫郎的恩宠。」

项少龙忍不住又和她缠绵起来，极尽男女之欢。

良久後，这才女始找到机会喘著气道：「人家来是要告诉你好消息嘛！你担心的事，只发生了一半，晶后确要求信陵君杀死赵雅，但信陵君却不肯答应，还到了齐国去，气得晶后接受燕人割五城求和的协议，然後遗廉攻占了魏地繁阳，你说晶后这是否自取灭亡呢？失了三十七城，还与魏人开战。」

项少龙大喜道：「这麽说，信陵君确是真心对待雅儿了。」

纪嫣然道：「应是如此了，否则雅夫人怎舍得项郎你呢？唉！其实这都是夫人的心结作祟，她因曾出卖过乌家，所以很怕到咸阳来面对乌家的人，她曾多次为这事流泪痛哭，致致是最清楚了，只是不敢告诉你吧了！」

项少龙反舒服了点，至少赵雅的见异思迁，非因她水性杨花了。

纪嫣然续道：「吕不韦当然不放弃这赵魏交恶的机会，立即遣蒙将军入侵魏境，争利分肥，攻取了魏国的高都和汲县两处地方，可惜他野心过大，同时又命王龄攻打赵人的上党，硬迫魏赵化千干戈为玉帛，照我看凭著信陵君的声望，定可策动六国的另一次合从。」

项少龙不解道：「我始终不明白为何吕不韦这麽急於攻打赵国，当日我回咸阳时，他还说会同时韩赵用兵，结果只是攻打赵人，放过了韩国，真令人难解。」

纪嫣然笑道：「为何我的夫君忽然变蠢了，这是一石数鸟之计，晶后是韩人，现在赵国大权在握，说不定会与韩国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强大王国，吕不韦怎容许有这种事情出现，所以猛攻赵国，务求削弱赵人力量。兼之孝成王新丧，李牧则在北强御匈奴，廉颇又与燕人交战，此实千载一时的良机，吕不韦怎肯放过。」

项少龙一拍额头，道：「我的脑筋确及不上纪才女，说不定这还是姬后意思，她和大王最恨赵人，怎也要出这一口气。」

纪嫣然道：「胜利最易冲昏人的头脑，若让六国联手，吕不韦怕要吃个大亏，那时他又会想起项郎的好处了。」

项少龙望往漫天飘舞的雪粉，脑内浮现著六国联军大战秦人的惨烈场面。

冬去春来，每过一天，项少龙便心惊一天，怕听到庄襄王忽然病逝的消息。根据史实，他登基後三年因病辞世，到现在已是头尾整整三年了。

这天乌应元和乌卓由北强赶回来，到牧场时找了滕翼、荆俊、蒲布、刘巢、乌果和少龙这批乌家领袖去说话，刚由关中买货回来的乌廷威，亦有参与这次会议，除了陶方因要留在咸阳探听消息外，另外还有乌应元的两位亲弟乌应节和乌应恩。乌家的重要人物可说差不多到齐了。

各人都知乌应元有天大重要的事情要公布。

在大厅依席次坐好後，门窗都给关了起来，外面由家将严把守著。

乌应元这一族之长叹了一口气道：「少龙与吕不韦的事，乌卓已告诉了我，少龙切勿怪他，你大哥终须听我这做家长的话。」

乌卓向项少龙作了无可奈何的表情。

乌廷威等直系的人均脸色阴沉，显已风闻此事。

严格来说，项少龙、滕翼等仍属外人，只是因项少入赘乌家，滕翼、荆俊又与乌卓结拜为兄弟，更兼立了大功，故才被视为乌家的人。蒲布、刘巢则是头领级的家将，身分与乌果相若。

乌应元苦笑道：「我们乌家人强马壮，又擅於放牧，难免招人妒忌，本以为到大秦後，因著同根同源，可以相安无事，岂知却遇上吕不韦这外来人，尤可恨者却是我们对他忠心一片，又为他立了天大功劳，岂知换来的只是绝情绝义的陷害，若非少龙英雄了得，早已惨死洛河之旁。先父有言，不能力敌者，唯有避之而已矣。」

乌应节道：「国之强者，莫如大秦，我们还有甚麽可容身的地方呢？」

乌应恩也道：「就算六国亦没有人敢收容我，谁都不想给吕不韦找到出兵的藉口。」

一直与项少龙嫌隙未消的乌廷威道：「吕不韦针对的，只是项少龙而非我们乌族，为了大局著想，不若……」

乌应元脸容一沉，怒道：「住嘴！」

项少龙与乌卓对望一眼，都感到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两句话的至理。

乌廷威仍不知好歹，抗声道：「我只是说项少龙可暂时避隐远方，并不是……」

乌应元勃然大怒，拍几怒喝道：「生了你这忘情背义，目光短少如鼠的儿子，确是我乌应元平生之耻，给我滚出去，若还不懂反思己过，以後族会再没有你参与的资格。」

乌廷威脸色数变，最後狠狠瞪了项少龙一眼，愤然去了。

厅内一片难堪的沉默。

乌应节和乌应恩两人眉头深锁，虽没有说话，但显然不大同意乌应元否决乌廷威的提议。

项少龙大感心烦，他最大的支持力量来自乌家，若这根基动摇，他再没有本钱了。

以他的性格，若不是有小盘这心事未了，定会主动接受离开秦国的提议，但现在当然还不可以这麽做。

乌卓打破僵持的气氛道：「今趟我和大少爷远赴北强，就是要到塞外去探察形势，发觉那处果然别有天地，沃原千里，不见半片人迹，若我们能到那处开荒经营，定可建立我们的王国，不用再像现在般寄人篱下。仰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了。」

乌应恩色变道：「大哥千万要慎虑此事，塞外乃匈奴和蛮族横行的地方，一个不好，说不定有灭族之祸。」

乌应元道：「我乌家人丁日盛，每日均有出生的婴儿，这样下去，终不是办法，唯有立自己的国家，才是长远之计，趁现在诸国争雄，无力北顾，正是创不朽之业的最佳时机，何况我们有项少龙、滕如此猛将，谁敢来惹我们呢？」

乌应节道：「建族立国，均非一蹴可成的事，大哥还是从长计议好了，现在大王王后都对少龙恩宠之极，吕不韦应仍不敢公然对付我们。」

乌应元容色稍缓，微笑道：「我并没有说现在就走，今趟到北强去，曾和少龙的四弟王剪见面，坦诚告知了他我们的情况。王剪乃情深义重的人，表示只要他一天镇守北强，定会全力支援我们。居安思危，我们使用几年时间，到塞外找寻灵秀之地，先扎下根基，到将来形势有变时，亦可留有退路，不致逃走无门。束手待毙了。」

乌应节道：「不若就请少龙去主持此事，那就更为妥当了。」

滕翼等无不心中暗叹，说到底，除乌应元这眼光远大的人外，其他乌系族长，均是只图逸乐之辈，舍不得离开大秦这丰饶富足的国家。

乌应元脸色一沉道：「那岂非明著告诉吕不韦我们不满此地吗？若撕破了脸皮，没有少龙在，我乌家岂非要任人宰割。」

乌卓插入道：「创业总是艰难的事，但一旦确立根基，将可百世不衰，我们现在虽似是不得以而为之，但说不定可因祸得福。到塞外开荒一责，就交由我去办，凭著我们几位兄弟一手训练出来的一千乌军，纵横域外虽仍嫌力薄，自保却是有余，各位放心好了。」

乌应元断然道：「这事就此决定，再不要三心两意，但须保持高度机密，不可泄出去，否则必以家法处置，绝不轻饶。」

转向乌卓道：「你去惊戒那个畜牲，著他守秘密，否则休说我乌应元不念父子之情。」

敲门声响，一名家将进来道：「吕相国召见姑爷！」

众人齐感愕然。

吕不韦为何要找项少龙呢？

第 12 章 两全其美

项少龙、滕翼、荆俊偕同十八铁卫，返回咸阳後，立即赶往相国，途中遇上数十名秦兵，护著一辆马车在前方缓缓而行。

项少龙不知车内是那个大臣，不敢无礼抢道，惟有跟在後方，以同等速度前进。

前方带头的秦兵忽地一声令下，马车队避往一旁，还招手让他们先行。

项滕两人心中大讶，究竟谁人如此客气有礼，偏是帘幕低垂，看不到车内情形。

荆俊最是好事，找著队尾的秦兵打听，驰上来低声道：「是咸阳第一美人寡妇清！」

项少龙回头望去，心中涌起一种奇妙的感觉。

项少龙很想先碰上图先，先探听吕不韦找他何事，却是事与愿违。

在书见到吕不韦时，这个正权倾大秦的人物道：「少龙你为何如此莽撞，未向我请示，竟向大王提议任徐先这不识时务的家伙任左丞相，破坏了我的大计，难道我走开一阵子都不行吗？」

项少龙早知此瞒他不过，心中早有说辞，微笑道：「那时大王要立即决定人选，相国又不知何时归来，可是少龙这提议却是绝对为了吕相著想，只有让秦人分享权力，才能显出吕相胸怀广阔，不是任用私人之辈。这麽一来，秦廷谁还敢说吕相闲话呢？」

吕不韦微一错愕，双目射出锐利的神光，凝神看了他好一会後，才道：「少龙推辞了这仅次于我的职位，是否亦为了这理由呢？」

项少龙知他给自己说得有点相信，忙肯定地点头道：「吕相对我们乌家恩重如山，个人荣辱算得甚麽呢？」

吕不韦望往屋顶的横梁，似乎有点儿感动，忽然道：「我有三个女儿，最少的叫吕娘蓉，就把她配与你吧！好补替倩公主的位置。」

蓦地里，项少龙面对著一生人中最艰难的决定。

只要他肯点头，吕不韦将视他为自己人，可让他轻易捱到小盘二十一岁行加冕大礼，正式成为秦国之君後，再掉转枪头对付这奸人，乌家也可保平安无事。

但亦只是这一点头，他便要乖乖做这大仇人的走狗，还加上吕娘蓉这沉重的心理负担，对深悉内情的纪嫣然等更是非常不公平。

吕不韦乃这时代最有野心的奸商，绝不会做赔本生意。

现在既除去了以阳泉君为首的反对党，项少龙又得秦王秦后宠爱，除之不得，遂收为己用。这招之为婿的方法，确是高明的一著。

项少龙猛一咬牙，跪拜下去，毅然道：「吕相请收回成命，少龙现在心如死灰，再不想涉及嫁娶之事，误了小姐的终生。」

吕不韦立时色变，正要迫他时，急密的敲门声传来，一名家将滚进来伏地跪禀道：「相爷大事不好，魏人信陵君率领燕、赵、韩、魏五国联军，大破我军於大河之西，蒙大将军败返函谷关，联军正兵临关外。」

这句话若晴天霹雳，震得两人忘了僵持著的事，脸脸相觑。

吕不韦跳了起来，道：「此事大大不妙，我要立即进宫晋宫见大王。」

看著他的背影，项少龙记起纪嫣然的预言，想不到竟然应验了，也使他避开了与吕不韦立即撕破脸皮的机会。

项少龙和滕翼等离开相府，不敢在秦朝危机临头的时刻，不顾而去，便往乌府驰去，好留在咸阳等候消息。

刚踏入门口，陶方迎了上来，神情古怪道：「有个自称是少龙故交的汉子在等你，他怎知你今天会回来呢？」

项少龙心中大讶，独自到偏厅去见这不速之客。

那人带著遮阳的竹帽，背门而坐，身量高颀，透著一种神秘的味道。

背影确有些眼熟，却怎也想不起是何人。

那人听到足音，仍没有回头。

项少龙在他的对面坐下，入目是满腮的须髯，却看不到被竹帽遮著的眼。

他正要询问时，这怪人缓缓挪开竹笠。

项少龙大吃一惊，骇然道：「君上！」

龙阳君虽以须髯掩饰了「如花玉容」，眉毛亦加浓了，可是那对招牌凤目，仍使项少龙一眼便认了他出来。

两人对视了一会後，龙阳君微微一笑道：「董兄果是惦念旧情的人，没有舍弃故人。」

项少龙若笑道：「终瞒你不过。」

龙阳君从容道：「董马痴怎会这麼不明不白地轻易死掉，项少龙更不会完全没出过手便溜回咸阳，我还特别派人到楚国印证此事，刚好真的董马痴全族被夷狄杀害，别人或会以为那是疑兵之计，但我却知道真的董马痴确已死了。假的董马痴仍在咸阳风流快活。否则赵致亦不会溜回咸阳会她的夫郎了。」

龙阳君道：「怎会不知道呢？我正因秦军败北，才要匆匆赶来。」

项少龙叹了一口气道：「雅夫人好吗？」

龙阳君露出一丝苦涩的笑意，由怀里掏出一只晶莹通透的玉镯，柔声道：「这是赵雅托我交你之物，以示她对你的爱永不变，永恒如玉，只是限於环境，又不愿令你为难，才忍心不到咸阳来寻你，希望你能明白她的苦心。」

项少龙把玉镯紧握手里，心若刀割。好一会後，才沉声道：「君上来此，有何贵干呢？」

龙阳君叹了一口气道：「还不是为了被软禁在咸阳作质子的敝国太子增，今次秦兵大败，秦人必会迁怒於他，要杀之泄愤。我们大王最爱此子，奴家惟有冒死营救。」

项少龙这才想起战败国求和时，都以王族的人作质子为抵押品，秦国战无不胜，可能各国都有人质在咸阳。不禁头痛起来，道：「君上想我项少龙怎样帮忙。」

龙阳君道：「现在秦君和吕不韦均对项兄宠信有加，只要项兄能美言两句，说不定可保太子增一命。」

项少龙断然道：「君上放心，冲著我们的交情，我怎也会尽力而为。」

口上虽是这麼说，但想起吕不韦愈来愈明显的专横暴戾，实在半分把握都没有。

龙阳君立即喜上眉梢，正要感谢时，陶方进来道：「大王召少龙入宫议事。」

项少龙长身而起，改口道：「龙兄就请留在这里，等候消息吧。」

又向陶方说了几句要他照拂客人的话後，匆匆入宫去了。

秦宫的宫卫统领安谷破天荒首次在宫门候他，把他领往後宫庄襄王处理公务的内廷去，态度颇为客气，使他有点受宠若惊。

这安谷高俊威武，年纪在二十五、六间，虽非嬴姓，却是王族的人。能当得上禁军大头领的，都多少和王室有点血缘关系，在忠诚方面无可置疑，以吕不韦的呼风唤雨，亦不能使手下打进这系统去，否则就可操纵秦君的生死了。

这安谷对项少龙颇有惺惺相惜之意，到了内廷宏伟的宫阙外时，忽地低声说：「项太傅一力举荐徐将军当左丞相，我们禁卫军都非常感激。」项少龙呆了一呆，这才明白其中的变化。

徐先乃秦国军方德高望重的人，却受到吕不韦的排挤，项少龙把他推介，自然赢得军方的好感。

两人步上长阶，守卫立正敬礼，令项少龙亦感风光起来，这种虚荣感确是令人迷醉。

安谷把他送至此处，著守卫推开大门，让他进入。

才踏入殿内，项少龙便吓了一跳。

只见庄襄王高踞大殿尽端两层台阶之上的龙座处，阶下左右分立著五、六名文臣大将。

右边居首的当然是右丞相吕不韦，左边是硬汉徐先，其他的人里，他只认得大将王陵、关中君蔡泽、将军杜壁，都是在与王翦比武时见过面的，这三人均是秦室重臣，其他五人不用说官职身分非同小可。

项少龙依礼趋前跪拜。

庄襄王见到他便心生欢喜，道：「项太傅平身！」

项少龙起来后，吕不韦抢著为他引介诸人，当然是要向众人表示项少龙是他的心腹。

他认得的三人中，王陵和杜壁均为军方要人，与王、徐先在军方有著同等级的资历。蔡泽则是吕不韦任前的右丞相，为人面面俱圆，故虽被吕不韦挤了下来，仍受重用。

至於其他五人，仅居徐先下首的赫然就是与王和徐先并称西秦三虎将之一的鹿公，中等身材，年纪在五十许间，长著把长须，眉浓发粗，眼若铜铃，身子仍极硬朗，见到项少龙，灼灼的目光打量著他，神态颇不友善。

另四人分别为左监侯王绾，右监侯贾公成、云阳君嬴傲和义渠君嬴楼，后两人都是王族直系的人，有食邑封地。

这些人个个表情木然，大多对项少龙表现出颇为冷淡的态度，竟连理应感激他的徐先亦不例外，只有蔡泽和王绾仍算客气。

这紧急会议云集了咸阳最高层的大臣名将，可见形势是多麼危急。

秦人最忌就是东方诸国的合从，而今次信陵君只凭五国之力，便大败秦军，可见秦人的恐惧，是绝对有根据的。

项少龙自知身分，退到吕不韦那列的末席，学众臣将般肃手恭立。

庄襄王仍像平时那副气定神闲的样子，柔声道：「少龙可知寡人急召卿来，所为何事？」

项少龙心叫不妙。

这个军事会议开了至少两个时辰，应已得出应付眼前困局之法，这麼召自己前来，不用说是极可能要派自己领军去应付五国联军。

由此可见吕不韦表面虽权倾大秦，但在军中势力仍然非常浅薄，蒙骜兵败，除他项少龙便无可利用之将。

自己虽曾展示出军事的天份，始终未曾统率过以十万计的大军，与敌对决沙场，难怪与会诸人均有不满的表情。

项少龙恭敬道：「请恕微臣愚鲁！」

徐先道：「大王请三思此事！」

其他鹿公、贾公成等纷纷附和，都是劝庄襄王勿要仓卒决定。

将军杜壁更道：「五国联军锐气方殷，若弃函谷关之险，妄然出战，一旦败北，恐函谷关也不能保，那时联军长驱直进，大秦基业怕要毁於一旦，此刻实宜守不宜攻。」

吕不韦脸色阴沉之极，冷冷道：「我们今趟之败，实因敌人来得突然，以致措手不及，此次既有备而战，将完全是另一番情况了。」

鹿公冷哼道：「信陵君乃足智多谋的人，当年曾破我军於邯郸城外，前车可监，右相国怎可说得这麼容易。」

徐先接口道：「我军新败，锐气已挫，纵是孙武复生，怕亦要暂且收，大王请三思。」

这已是他第二趟请庄襄王三思，可知他反对得多麼激烈。

吕不韦不悦道：「太原郡、三川郡、上党郡关系我大秦系霸业的盛衰，若任由无忌小儿陈兵关外，三郡一旦失守，彼长我消，更是不利，大王请明察。」

庄襄王断然道：「寡人意已决，就任命……」

在这决定性的时刻，殿外门官唱道：「魏国太子魏增到！」

吕不韦冷然道：「不杀此人，难消我心头恨！」

庄襄王正要下令押太子增进来时，项少龙大骇扑出，下跪叩首道：「大王请听微臣一言。」

包括庄襄王和吕不韦在内，众人无惊地看著跪伏地上的项少龙。

事实上连项少龙也不知自己应该说些甚麽话，只知若让太子增进殿，被庄襄王下以处死的命令，那他就有负龙阳君所托了。

他和龙阳君的关系非常复杂，可是只要他开口请求，便感到必须为他办到。只冲著他护著赵雅一事，就义不容辞了。

庄襄王讶道：「少龙想说甚麽呢？」

项少龙心中叫苦时，脑际灵光一闪道：「微臣刚才听到的，无论主攻主守，均有得失风险，所以想出一个两全其美之法，让大王不费一兵一卒，立可解去函谷关之危。」

众人大讶，都不知他有何妙法。

庄襄王对他最有信心，所以才会同意吕不韦荐他领军出征之议，欣然道：「快说出给寡人参详。」

项少龙道：「今次五国之所以能合成功，兵临关下，关键处全系於无忌公子一人身上，此人若去，联军之围不战自解，太原三郡亦可保安然。」

众人无不点头。

连吕不韦都恨不得他有两全其美之法，他虽一力主战，其实是作孤注一掷，如若再败，就算仍能守住函谷关的地位亦将不保了。

项少龙道：「当日微臣曾到大梁……」一五一十的，把信陵君要借他刺杀安厘王一说出来，然後道：「只要微臣把此事告诉太子增，让他回国说与魏王知道，魏王必心生惧意，怕魏无忌凯旋而归时，乘势夺其王位，在这情况下，当会把魏无忌召返国内，夺其兵权，如此联军之围，不攻自破。」

众人均听得不住点头称许。

信陵君魏无忌与魏王的不和，天下皆知，当年信陵君盗虎符救赵後，便要滞留邯郸，不敢回魏，只因秦人攻魏，安厘迫不得已，才央信陵君回去，若说安厘无忌信陵君，是没人肯相信的。

秦人亦爱用反间之计。

白起攻长平，就以反间之计，中伤廉颇，使孝成王以赵括代廉颇，招来了长平惨败。

小小一个反间计，有时比千军万马还要厉害。

徐先皱眉道：「项太傅这提议精采之极，可是本相仍有一事不解，若这样明著放魏增回去说出这番话来，那岂非谁都知道我们在用反间计吗？」

杜壁也道：「这计虽好，却很难奏效。」

项少龙一点不奇怪这杜壁为何特别针对他，因他一向属于拥秦王次子成乔的阵营，只不知是否他身分崇高，并不因阳泉君一事受到株连。

以吕不韦赶尽杀绝的手段，当然不会因心软而放过他，可知此人定有凭恃。

项少龙道：「三天前，魏国的龙阳君派人来游说微臣，希望微臣能为太子增美言两句，保他性命。假若微臣卖个人情，与龙阳君的人合作，助太子增偷离咸阳，同时又把信陵君之事诈作无意中泄露与他知道，这反间之计，便可望成功了。」

庄襄王赞叹道：「少龙果不负期望，此计妙绝，就如你所说，由你全权去办。」

徐先等最紧要就是不用出关与敌硬拼，吕不韦亦乐得不用冒险，於是皆大欢喜，转而商量如何令太子增不起心的妙计。

一切商量妥当後，庄襄王把太子增召了进来，痛斥一顿後，吕不韦便提议把他处决。

太子增吓得脸青唇白，软倒地上时，项少龙出而求情，力数信陵君的不是，顺势在庄襄王询问下，把信陵君当日的阴谋说出来。

最後当然饶了太子增的小命，只令他不准踏出质子府半步，听候处置。

庄襄王和吕不韦仍留在内廷商议时，项少龙借口要联络龙阳君的人，与其他大臣一起离开内廷。

诸人对他的态度大为改善，只有那杜壁在众人赞赏项少龙时，一言不发便走了。

鹿公、徐先两人扯著项少龙一道离去。

鹿公忽道：「你为何会向大王举荐徐大将军呢？」

项少龙想到这老将如此坦白，有点尴尬地道：「只因为徐将军乃不畏权势的好汉子，就是这样了。」

徐先肃容道：「项少龙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汉，我徐先至少学不到太傅视功名权位如浮云的胸襟，当日只要你一点头，就是我大秦的右丞相，今天你若肯点头，现在已是三军之帅了。」

忽然间，项少龙知道自己赢得了军方人士的尊敬，此事突如其来，教他难以相信。

快要来到停放车马的外广场时，一个宫娥跪倒道旁，道：「项太傅请留一步说话。」

徐先两人均知他与王后太子关系密切，还以为王后来召他，两人表示了要约一晚和他宴会共欢後，先一步走了。

项少龙也当是朱姬派来截著他的，心中苦笑时，宫娥递上一个精致的漆盒，立即告退。

项少龙打开漆盒，芳香扑鼻而来，盒内有张摺叠得很有心思的丝笺，打开一看，上面疏密有致地布著几行秀丽潇洒的秦隶字体，下面署名琴清。

他又惊又喜，还以为美女和他私通款曲，到看完时，才知琴清想约纪嫣然到她家中小住几日。

既松了一口气，又禁不住有点失望，心情矛盾之极。

到与滕翼等会合後，，脑海中仍浮动著她风姿优雅，谈吐温娴的音容玉貌。

回到乌府，立即到上房找龙阳君。

龙阳君听他把整件事和盘说出後，讶道：「既是反间之计，为何却要说出来给我听呢？」

项少龙耸肩道：「君上这麼信任我，我怎忍心骗你呢。」

龙阳君道：「信陵君想刺杀大王，是否确有其事？」

项少龙点头道：「这倒是不假。」

龙阳君道：「那就成了。你虽说反间计，但却极有可能发生，秦人既闭关不出，信陵君迟早要无功而退，迟些早点，亦没有分别，经此一役後，天下应有一段平静的日子，目下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太子弄回大梁去，少龙你一定要做得似模似样，那你我都可立个大功了。」

项少龙当然明白他的意思。

龙阳君一向与信陵君势不两立，不是你死就我亡，有此可扳倒信陵君的妙法，他怎肯定放过。

信陵君是杀害小昭诸女的幕後主持人，他恨不得捅他两剑，唯一担心的，就是怕赵雅受到株连吧了。

龙阳君何等精明，看穿他的心意道：「放心吧，无忌公子名震六国，大王怎也不敢处死他，且亦非那麽容易，只会夺他兵权，让他投闲置散，无论如何，我会保著赵雅。」

项少龙放下心事，与龙阳君商量的细节後，就在当夜「无惊无险」地由龙阳君和他的人一手包办，把太子增救出咸阳，还拥有过关的正式文书，逃返魏国去。

项少龙为了躲避吕不韦重提婚事，连夜溜回牧场。

他的心情开朗起来，开始与三位娇妻和田氏姊妹两婢回复以前有说有笑的欢乐日子。

善兰瓜熟蒂落，产下一子，如言赠了给项少龙，更是喜上加喜。

在充盈著欢乐气氛的时刻里，牧场忽来了个不速之客，赫然是图先。

这相府的大管家神情出奇地凝重，坐下後叹气道：「今次糟了！」

第 01 章 内忧外患

项少龙吓了一跳，暗忖以图先这麼沉稳老到的人，也要叫糟，此事必非同小可，忙追问其详。

图先道：「令舅昨晚到相府找吕不韦，谈了足有两个时辰，事後吕不韦吩咐吕雄和我派人监视你的动静，还大发脾气，臭骂了你一顿，说你不识抬举，又举荐徐先作左丞相，看来令舅对你必然没有甚麽好说话。」

今趟轮到项少龙脸青唇白，忙使人把岳父乌应元和滕翼请来，说出了这件事的内情。

乌应元拍桌大骂道：「这忤逆子竟敢出卖家族，我定要以家法把他处死。」

滕翼的脸色亦变得非常难看，若吕不韦有心对付他们，确是非常头痛的事。

项少龙道：「究竟廷威少爷向吕不韦说了甚麽话呢？假若吕不韦知道了整件事情，应该会避忌我，甚或立即把我处死，不会像现在般仍著我为他办事。」

乌应元整个人像忽然苍老了近十年，颓然叹道：「幸好我早防了他们一手，只说吕不韦这人表面看来豁达大度，其实非常忌材，不大可靠。现在少龙得大王王后爱宠，恐会招他之忌，所以必须早作防范，预好退路。至於细节，却没有告诉他们。」

滕翼沉声道：「我看廷威少爷仍没有这麽大胆，此事或有族内其他长辈支持，所以未调查清楚，切勿轻举妄动。」

图先点头道：「滕兄说得对，假若抓起了廷威少爷，必会惊动吕不韦，那他就知有内奸了。」

乌应元再叹了一口气，目泛泪光。乌廷威毕竟是他亲生骨肉，那能不伤心欲绝。

图先续道：「以吕不韦的精明，见少龙你出使不成回来之後，立即退隐牧场，又准备後路，必然猜到给你识破了他的阴谋。此事若泄漏出来，对他的影响非同小可，他绝不会放过你们。」

乌应元拭掉眼泪，冷哼道：「现在秦廷上下都对少龙另眼相看，我们乌家牧场又做得有声有色，他能拿我们怎样？」

图先道：「新近吕不韦招纳了一位著名剑手，与以前被少龙杀死的连晋同属卫人，听说两人还有师兄弟的关系。此人叫管中邪，生得比少龙和滕兄还要粗壮，论气力可比得上器魏牟，剑法骑术则犹有过之，有以一当百之勇。人又阴沉多智，现在成了吕不韦的心腹，负责为他训练家将，使吕不韦更是实力倍增，此人绝不可小觑。」

滕翼和项少龙均感头皮发麻，若此人比器魏牟更厉害，恐怕他们都不是对手。

当日之所以能杀死器魏牟，皆因先用计射了他一箭，否则胜负仍是难以预料。

乌应元道：「图管家和他交过了手吗？」

图先苦笑道：「和他玩过几下子，虽没有分出胜负，但图某自知远及不上他，否则那会把他放在心上。」

三人无不动容。

要知吕府芸芸家将中，图先一向以剑术称冠，假若连他也自认远及不上这个管中邪，可知他是如何厉害了。

滕翼道：「吕不韦既得此人，说不定会在宴会的场合借表演剑法为名，迫少龙动手，再借失手为藉口，杀害少龙。那既非私斗，秦人在宴会比武又视同家常便饭，既成事实後，恐大王亦难以怪他。」

乌应元倒对项少龙充满信心，这当然是他不知器魏牟的厉害。冷笑道：「少龙是那麽容易杀死的吗？不过以後出入倒要小心点。」

项少龙暗忖一日未和吕不韦正式反脸，很多事都是避无可避，叹道：「吕不韦四处招揽人材，还有甚麽其他像样的人物？」

图先道：「论文的有个叫莫傲的人，此人才智极高，见闻广博；但心术极坏，使人假扮阳泉君偷袭你们的主意，可能便是出自这人的坏心肠。他又对医药之道极有心得，先王之死，应是由他下手配制毒药。」

滕翼皱眉道：「这事连你也不知道吗？」

图先叹道：「莫傲娶了吕雄的妹子，可算是吕不韦的亲族。这种天大重要的事，除了他自己的族人外，连我这跟了他十多年的亲信也瞒著，如今还设法削掉我的人呢，唉！」说到最後，露出了伤痛怅惘的心情。

乌应元忍不住道：「图管家为何不像肖先生般一走了之呢？」

图先脸容深沉下来，咬牙切齿的道：「这种无情无义的人，我怎也要看著他如何收场。」

幸好我尚对他有很大的利用价值，只要他一天不知道我已识穿了他的阴谋，他仍不会对付我，表面上，他怎也要摆出重情重义的虚伪样子。」

项少龙陪著他叹了一口气道：「刚才你说文的有这莫傲，那武的还有甚麽人？」

图先道：「还有三个人，虽远及不上管中邪，但已是不可多得的一流好手，他们就是鲁残、周子桓和毒。」

项少龙剧震道：「毒？」

三人同时大讶的瞪著他。

图先奇道：「你认识他吗？他虽是赵人，但三年前早离赵四处碰机会，后来在韩国勾引了韩闾的爱妾，被韩闾派人追杀，才被迫溜了来咸阳。少龙理应没有机会和他碰过头。」

项少龙是有口难言，在秦始皇那部电影里，毒乃重要的奸角，勾搭了朱姬後，脱离吕不韦的控制，干扰朝政，密谋造反。这些事怎能对他们说呢？

苦笑道：「没有甚麽？只是这人的名字很怪吧了！」

三人仍怀疑地看著他。

项少龙摊著手道：「说实在的，不知为何我听到这人的名字就有点心惊肉跳的感觉。」

嘿！这是个甚麽样的人呢？」

他这麽说，三人反而可以接受，无不心生寒意。

滕翼本是一无所惧的人，但现在有了娇妻爱儿，心情自是迥然有异。

图先沉吟片晌道：「毒这人很工心计，最擅逢迎吹拍之道，很得吕不韦欢心。兼之他生得一表人材，有若玉树临风，许些妇人小姐见到他，就像饿蚁见到了蜜糖。在咸阳里，他是青楼姑娘最受欢迎的人。」

顿了顿又道：「据说他天赋异禀，晚晚床第征战亦不会力不从心，曾有连御十女的纪录。吕不韦就是最爱利用他这专长，要他勾引人家妻妾，探听消息。哼！这人是天生无情无义的人，也不知误了多少良家妇女的终身，若不是有吕不韦护著他，早给人杀了。」

四人沉默下来。

吕不韦招揽的人里，有著不少这类「奇人异士」，若和他公然对抗，确非一件愉快的事。

乌应元叹了一口气道：「图管家这样来找我们，不怕吕不韦起疑心吗？」

图先道：「今次我实是奉他之命而来，邀请少龙三天後到咸阳相府赴宴。至於他为何宴请少龙，我却知道了，看来都不会是甚麽好事。乌大爷却不在被请之列。」

项少龙想起吕不韦迫婚的事，叹了一口气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等著瞧吧。有些事避都避不了的。」

乌应元道：「外忧虽可怕，内患更可虑。若不痛下决心，清理门户，将来吃了大亏，那才要後悔莫及呢。」

图先道：「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更不可让廷威少爷知道事情败露，甚至不妨反过来利用他制造假象，瞒骗吕不韦。」

转向项少龙道：「吕不韦是我所见过最擅玩弄阴谋手段的人，咸阳内现在唯一能与他周旋的，就只有你项少龙一人。你们乌家有廷威少爷这内忧，相府内亦有我图先，就让我们来与他分个高低好了。」

项少龙回复了冷静，微笑道：「多余话我不说了，只要我项少龙有一口气在，终会为各位被害死的弟兄和倩公主他们讨回公道的。」

项少龙回到後院，乌廷芳、赵致、纪嫣然和田氏姊妹正在弄儿为乐。

项少龙虽心情大坏，仍抱起由纪嫣然取名宝儿的儿子，逗弄了一会，看到众女这麼兴高采烈，想起危难随时临身，不禁百感交集。

纪嫣然慧质兰心，看出他的不安，把他拉到一旁追问原因。

项少龙把乌廷威的事说了出来，同时道：「最紧要提醒廷芳，假若这小子问及出使的事，怎也不可把秘密透露他知道。」

纪嫣然沉吟片晌後，道：「我倒想到一个方法，就是由廷芳之口泄露出另一种假象，廷威必会深信不疑，还会抢著把事情告诉吕不韦，说不定我们可把他骗倒哩！」

项少龙苦恼地道：「但有甚麽谎话，可解释我们要到塞外去避开吕不韦呢？」

纪嫣然道：「吕雄就是个可资利用的人，只要我们说猜到吕雄和阳泉君的人暗通消息，因而怀疑是吕不韦在暗中唆使，那吕不韦最害怕的事，便没有泄露出来。因为吕不韦最怕人知道的，就是偷袭者根本不是阳泉君的人。」

项少龙喜得在纪嫣然脸蛋吻了一口，赞道：「就这麼办！有你这女诸葛为我筹划，还用担心甚麽呢？」纪嫣然愕然道：「甚麽是女诸葛？」

项少龙这才知说漏了口，诸葛亮是三国的人，要几百年後才出世，纪才女当然不知道。

幸好这时赵致走了过来，怨道：「柔姊真教人担心，这麼久都不托人捎个信来，兰姊更怪她不来看她哩！」

项少龙想起善柔，同时也想起赵雅，刚因纪嫣然的妙计而稍为放下的心情，又沉重起来。

安慰了赵致两句後，项少龙对纪嫣然道：「明天我们回咸阳，琴清不是约你去她家小住吗？我可顺道送你去。」

纪嫣然含笑答应，过去把乌廷芳拉往内轩，当然是要借她进行计划。

项少龙不忍见乌廷芳惊悉乃兄的坏事而伤心的样子，溜了去找滕翼练剑。

为了将来的危难，他必须把自己保持在最佳的状态中。

在这战争的年代里，智计剑术，缺一不可。

这未来十年，将会是非常难熬的悠久岁月。

次日正要起程往咸阳时，才发觉乌应元病倒了。

项少龙这岳丈一向身体壮健，绝少病痛，忽然抱恙，自然是给不肖子乌廷威气出来的。

项少龙嘱咐了乌廷芳好好侍奉他後，忧心忡忡的和纪嫣然、滕翼、荆俊及十多个精兵团顶尖好手组成的铁卫，赶往咸阳。

乌卓和一千子弟兵，离开牧场足有个多月了，仍未有任何信息传回来，不过既有王翦照顾他们，项少龙亦不用担心。

次日清晨，进了城门，项少龙忍著了见琴清的欲望，遣非常乐意的荆俊负责把纪嫣然送往在王宫附近的琴清府第去，自己则和滕翼返回乌府。

刚踏入府门，见到乌廷威和陶方不知为甚麽事争执著，乌廷威见项滕两人来到，冷冷打了个招呼，怒冲冲的走了。

陶方摇头叹了一口气道：「真拿他没法！」

三人坐下後，陶方道：「他前天才向我要了五铤黄金，今天竟又迫我再给他五铤，我给他没要紧，但大爷责怪下来时，谁负那责任。哼！听说他最近几个月迷上了醉风楼的婊子单美美，难怪挥金如土。冤大头永远是冤大头，他拿金子给人，人家却拿金子去贴小白脸。」

项少龙想不到这类情况古今如一，顺口问道：「那个小白脸有这种本事，竟可让青楼的红阿姑倒贴他呢？」

陶方不屑道：「还不是吕相府的哥儿，他自夸若用那条家伙来抵著车轮，连骡子也没法把车拉动，你们相信吗？」

项少龙和滕翼对望一眼，都感内有别情。

前者沉声道：「是毒吗？」

陶方愕然道：「你也听过他吗？」

陶方仍未知乌廷威出卖家族的事，项少龙借这机会说了出来。

陶方听得脸色连变，叹道：「我早猜到有这情况发生了。自少龙你来乌家後，一直把这个自视甚高的忤逆子压著，他怎会服气。而且咸阳这麽热闹繁华，要他离开前往塞外捱苦，那更甚於要了他的命。」

滕翼道：「看来吕不韦一直在利用著他，否则毒不会通过那单美美来操纵乌廷威。我们要提高十二个精神，假设吕不韦害死乌爷，家业将名正言顺落在这不肖子手里，加上其他长辈的支持，我们还怎能在乌家下去呢？」

陶方脸色倏地转白，颤声道：「少爷不致这麽大胆吧！」

项少龙冷哼道：「色迷心窍，再加利欲薰心，他甚麽事做不出来。单是向吕不韦泄漏秘密，和实质的杀父没有甚麽分别了。」

滕翼一震道：「记不记得图先曾提过的莫傲，最擅用药，害死了人，事後甚麽都查不到，这一手不可不防呢。」

陶方的脸色更难看了，站了起来，道：「让我回牧场一趟，和大少爷谈个清楚。」

项少龙点头道：「岳丈正染恙卧榻，你顺便去看看他也好。」

陶方与乌应元主仆情深，闻言匆匆去了。

他刚出门，王宫有内侍来到，传项少龙入宫见驾。

项少龙连那盏茶都未有机会喝完，立即匆匆入宫去了。

才到王宫，禁卫统领安谷迎上来道：「大王正要派人往牧场找你，听得太傅来了咸阳，倒省了不少时间。」

项少龙讶道：「甚麽事找得我那麽急呢？」

安谷凑到他耳旁道：「魏人真的退兵了！」

项少龙才记起此事，暗忖今趟信陵君有难了，不由又想起赵雅。

安谷又道：「太傅谒见大王後，请随末将到太子宫走一转，李廷尉希望能和太傅叙旧呢。」

项少龙把李廷尉在心中念了几次，才省起是李斯，欣然道：「我也很想见他哩！安统领现在一定和他相当厮熟了。」

安谷领著他踏上通往内廷的长廊，微笑道：「李先生胸怀经世之学，不

但我们尊敬他，大王、王后和太子都佩服他的识见。」

项少龙心中暗笑，自己可说这时代最有「远见」的人，由他推荐的人怎错了。李斯若连这点都做不到，将来那能坐上秦国第二把交椅的位置。

这小子最管用的就是法家之学，与商鞅一脉相乘，自然对正秦人的脾胃。

廷尉虽职位低微，却是太子的近臣，只要有真材实学，又懂逢迎小盘，将来飞黄腾达，自是必然了。

左思右想之际，到了内廷的宏伟殿门前。

登上长，踏入殿内，庄襄王充满欢欣的声音传来道：「少龙快来，今趟你为我大秦立下天大功劳，寡人定要重重赏你。」

项少龙朝殿内望去，只见除了吕不韦和徐先这两大丞相外，鹿公、贾公成、蔡泽、嬴楼、嬴傲、王陵等上次见过的原班权臣大将全来了，只欠了一个对他态度恶劣的大将杜壁。

他忙趋前在龙廷前跪下，道：「为大秦尽力，乃微臣份内之事，大王不必放在心上。」

庄襄王笑道：「快起来！如此不动干戈，便化解了破关之危，最合寡人心意。」

项少龙起来後，偷望了吕不韦一眼，只见他眼内杀机一闪即没後，堆起笑容道：「少龙就是这麼居功不骄的人，不过少龙尚无军功，大王异日可差他带兵出征，凯旋归来时，再论功行赏，不是更名正言顺吗？」

这时项少龙退至末位，正嘴嚼著吕不韦刚才眼神透露出的杀意，暗忖明天相府宴会时，定要小心点才成，否则说不定真会给吕不韦借比试为名，活生生宰掉了。

不过刚才庄襄王说者无心的一番话，正显示出他不喜妄动干戈的和平性格，实与吕不韦的野心背道而驰。

只听鹿公呵呵笑道：「右相国的想法未免不懂变通了，不费一兵一卒，就使魏人退兵，其他四国更难再坚持，这还不是立了军功吗？」

庄襄王开怀道：「鹿公此言正合孤意，各位卿家还有何提议？」

此刻只要不是聋的或盲的，均知庄襄王对项少龙万分恩宠，谁敢反对？商议了一番後，决定策封项少龙为御前都统兼太子太傅，与安谷同级，假设秦王御驾亲征，他和安谷便是傍侍左右的亲卫将了，但目前仍只是个虚衔，没有领兵的实权。

众人纷纷向他道贺。

在这情况下，项少龙可说推可无推，同时也知道，庄襄王的恩宠，进一步把他推向与吕不韦斗争的路上。

以前就算对著赵穆这麼强横的敌人，他也没有半丁点惧意。可是只要想起历史上清楚写著庄襄王死後那十年的光景，吕不韦一直权倾朝野，无人敢与其争锋，又自己不知会否栽在他手上，想想就头皮发麻，苦恼难解。

这就是知道部分命运的坏处了。

又畅谈一番後，庄襄王特别嘱咐项少龙今晚要和他共，才欣然离去，返回後宫歇息。

项少龙更是心中叫苦，因为庄襄王并没有邀请吕不韦，摆明今趟的功劳，是全归他项少龙一个人的。

不过他也没有办法，和吕不韦虚与委蛇一番後，往见李斯。

李斯搬到了太子宫旁的客舍居住，见到项少龙，露出曾共患难的真诚笑

意，谢过安谷後，把他领进客舍的小厅堂去。

项少龙见他一洗昔日倒霉之气，脱胎换骨般神采飞扬，代他高兴道：「李兄在这里的生活定是非常写意了。」

李斯笑道：「全赖项兄提挈，这里和相府，可说是两个不同的天地，若要我回到那里去，情愿死掉算了。」

这麼一说，项少龙立知他定是在相府挨过不少辛酸，例如遭人排挤侮辱的那类不愉快事件。

这时有位俏婢奉上香茗後，才返回内堂。

项少龙见她秀色可餐，质素极佳，禁不住多看了两眼。

李斯压低声音道：「这是政太子给我的见面礼，还不错吧！」

项少龙听得心生感触，想当年小盘常对下女无礼，被母亲赵姬责怪，现在则随手送出美女。

不过这小子尚算听教听话，依自己的指示善待李斯，还懂得以手段笼络人，真不简单。

忍不住问道：「李兄认为太子如何呢？」

李斯露出尊敬的神色，低声道：「太子胸怀经世之志，观察敏锐，学习的能力又高，将来必是一统天下的超卓君主，李斯有幸，能扶助明主，实拜项兄之赐。」

今趟轮到项少龙对李斯肃然起敬了。

他对小盘这未来秦始皇信心十足，皆因他从史书预知结果。可是李斯单凭眼光，看出小盘异日非是池中物，当然比他更要高明多了。

李斯眼中再射出崇敬之色，但对象却是项少龙而非小盘，正容道：「前天我陪太子读书时，大王和王后来探太子，说起项兄曾提议一统天下後，外则连筑各国长城，内则统一币制、立郡县、开驿道、辟运河，使书同文、行同轨，确是高瞻远瞩，李斯佩服得五体投地。」

项少龙听得目定口呆，想不到自己被迫下「念」出来的一番话，庄襄王竟拿来作对小盘的教材，异日小盘奉行不误时，岂不是自己拿历史来反影响了历史，这笔糊涂账该怎麼算呢？

真正的谦逊了几句後，李斯向项少龙问起了吕不韦的动静。

项少龙说了後，李斯道：「项兄不用担心，照我看大王对吕不韦的大动干戈，又惹得五国联军兵临关下，已开始颇有微言，这大奸贼风光的日子怕不会太长久了。」

项少龙心中暗叹，任你李斯目光如炬，也不知庄襄王命不久矣。诚恳地道：「老天爷并不是每事都能如人所愿，将来无论发生了甚麽事，李兄只须记著尽力辅助太子，其他的事都不要理会。」

李斯不悦道：「项兄当我李斯是甚麽人，既是肝胆相照的朋友，自当祸福与共，以後李斯再不想听到这种话了。」

项少龙苦笑时，小盘差人召他去见。

两人均感相聚的时间短促，但既是太子有命，惟有依依惜别了。

项少龙虽树立了很多敌人，但也交到了很多朋友。

第 02 章 秦王归天

小盘负手立在窗漏前，看著黄昏下外面御园的冬景，自有一种威凌天下的气度，内侍报上项少龙来临，退了出去後，淡然道：「太傅请到我身旁来！」

项少龙感到他愈来愈「像」太子了。移到他左旁稍後处站定，陪他一起看著园外残冬的景色。

小盘别过头来看了他一眼，又转回头去，轻轻叹了一口气。

项少龙讶道：「太子有甚麽心事呢？」

小盘露出一个苦涩的笑容，道：「我有甚麽心事，谁能比太傅更清楚哩！」

项少龙微感愕然。

小盘还是首次用这种「太子」的口气和他说话，把两人间的距离又拉远了少许，感触下，不禁学他般叹了一口气。

一阵不自然的沉默後，小盘道：「昨天吕相国对我说了一番非常奇怪的话，说这世上只有三个人真正对我好，就是父王、母后和他吕不韦。但三人中，可助我一统天下的，却只有他一个人能办到，教我不要相信其他人，他们只属供我成就不朽霸业鸿图的踏脚石。唉！看来他真把我当作是他的儿子，又以为我也心知肚明了。」

倏地转过身来，目光灼灼地瞧著项少龙，低声道：「师傅！他为何要说这番话呢？是否针对你而言？我也不知甚麽时候才可登上王位，他却好像已把我看成了秦室之主，这事岂非奇怪之极？」

项少龙被他看得心儿狂跳。

换了往日，他定会责他不应称他作师傅，可是目下为他霸气迫人的气度所慑，兼之他竟能从吕不韦的说话中，推断出吕不韦和他之间有点不妥当，显出过人的敏锐和才智，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

小盘恍然，回复平常的神态道：「看太傅的神情，吕相国和太傅间必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

接著神情微黯道：「太傅仍要瞒著我吗？」

项少龙这时才有空想到小盘提出的另一个问题。

自己知道小盘很快会因庄襄王的逝世登上王位，皆因此乃历史，可是吕不韦凭甚麽知道呢？除非我的天想到这里一颗心不由跳得更剧烈了。

小盘讶道：「太傅的脸色为何变得如此难看？」

这时项少龙想到的却是：历史上所说庄襄王登基三年後，因病去世根本就不是事实。

庄襄王根本是给吕不韦害死的。否则他不会在这时候向小盘说出这番奇怪的话来。

自己怎能任他行凶呢？

他的心跳得更剧烈了。

自己真蠢，盲目相信史书和电影，其实早该想到这可能性。

假设他把所有事情，和盘向庄襄王托出，他会怎样对待这大恩人呢？

以他和庄襄王与朱姬的关系，他的说话肯定有很大的说服力。这样能否把历史改变？

项少龙猛下决心，决定不顾一切，也要设法挽救庄襄王的性命，如此才对得住天地良心。

就在此时，一名内侍奔进来哭道：「禀上太子，大王在後廷昏倒了。」

小盘立即色变。

项少龙则手足冰寒，知道已迟了一步，终於改变不了历史巨轮转动的方向。

同时想起刚才廷会时吕不韦眼中闪过的杀机，明白到那竟是针对庄襄王而发的。

今趟他又输了一著，却是被虚假的历史蒙蔽了。

八名御医在庄襄王寝宫内经一晚的全力抢救，这秦国君主已醒了过来，却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御医都认为他中了风。

只有项少龙由他眼中看出痛苦和愤恨的神色。

他的脉搏愈来愈弱，心脏两次停止了跃动，但不知由那里来的力量，却支撑著他，使他在死神的魔爪下作垂死挣扎。

当吕不韦趋前看他时，他眼中射出愤怒的光芒，口唇颤震，只是说不出憋在心里的话来。

朱姬哭得像个泪人儿般，全赖一众妃嫔扶著，才没有倒在地上。

秀丽夫人和成虫乔都哭得天昏地暗，前者更数度昏厥了过去。

小盘站在榻旁，握紧庄襄王的手，一言不发，沉默冷静得教人吃惊。

获准进入寝宫的除吕不韦外，只有项少龙这身分特别的人，与及徐先、鹿公、蔡泽、杜壁等重臣，其他文武百官，全在宫外等候消息。

庄襄王忽然甩开小盘的手，辛苦地指向项少龙。

吕不韦眼中凶光一闪，别头向项少龙道：「大王要见你！」说罢退往一旁，只留下小盘一人在榻侧。

项少龙心中悔恨交集，若他能早一步想到吕不韦狼心狗肺至会害死庄襄王，定会不顾一切地把他的奸谋揭露出来。可是却斗不过命运，终是棋差一著。

他来到榻前，跪了下去，握紧了庄襄王的手。

庄襄王辛苦地把黯淡的眼神注在他脸上，射出复杂之极的神色，其中包括了愤怒、忧伤和求助。

当场所有人里，除了吕不韦外，恐怕只有项少龙能明白他的意思。他虽不知吕不韦用甚麽手法和毒药害到庄襄王这个样子，但极有可能是凭著与庄襄王的亲密关系，亲自下手。

所以庄襄王醒来後，心知肚明害他的人是吕不韦，却苦於中毒已深，说不出话来。

吕不韦的新心腹莫傲用毒之术，确是高明至极，竟没有御医可以看出问题。

握著庄襄王颤抖著的手，项少龙忍不住泪水泉涌而出。

一直没有表情的小盘，亦跪了下来，开始痛泣起来。

宫内的妃嫔宫娥受到感染，无不垂泪。

项少龙不忍庄襄王再受折磨，微凑过去，以微细得只有小盘才可听到的声音道：「大王放心，我项少龙定会杀掉吕不韦，为你报仇。」

小盘猛震了一下，却没有作声。

庄襄王双目异芒大作，露出惊异、欣慰和感激揉集的神色，旋又敛去，徐徐闭上双目，头无力地侧往一旁，就此辞世。

寝宫内立时哭声震天，妃嫔大臣跪遍地上。

小盘终於成为了秦国名义上的君主了。

项少龙回到乌府时，已近深夜四更天了。

他和滕翼、荆俊都是心情沉重。

没有了庄襄王，吕不韦更是势大难制。小盘一天未滿二十一岁，便不能加冕为王，统揽国政，吕不韦这右丞相理所当然地成了摄政辅主的大臣。

朱姬则成了另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人。

可是因她在秦国始终未能生根，故亦不得不倚赖吕不韦，好互相扶持。

利害的关系，使两人间只有合作一途。

在某一程度上，项少龙知道自己实是促成吕不韦对庄襄王遽下毒手的主要因素之一。

正如李斯所言，庄襄王与吕不韦的歧见愈来愈大，加上乌廷威的泄秘，

使吕不韦担心若项少龙向庄襄王揭出此事，说不定所有荣华富贵、名位、权力，均会毁於一旦。加上又希望自己的「儿子」早点登基，本身更非善男信女，故铤而走险，乃属必然的事。

现在秦朝的半个江山，已落到了这大奸人手里。

他唯一失算的地方，就是千猜万想，也估不到小盘的真正身分。

三人此时在大厅坐下，虽是身疲力累，却半点睡意都欠奉。

滕翼沉声道：「是否吕不韦干的？」

项少龙点头道：「应该错不了。」

荆俊年少气盛，跳起来道：「我们去通知所有人，看他怎样脱罪。」

待见到两位兄长都木然看著他时，才颓然坐回席上

滕翼道：「不若我们立刻离开咸阳，趁现在秦君新丧，吕不韦忙於布置的时刻，离得秦国愈远愈好。」

项少龙心中暗叹，若没有小盘，他说不定真会这样做。为了娇妻和众兄弟的安全，甚麽仇都可暂搁一旁，现在却不可以一走了之。

滕翼道：「君子报仇，十年未晚。眼前这脱身机会错过了将永不回头，吕不韦现在最忌的人就是三弟，只要随便找个藉口，就可把我们收拾。」

项少龙叹了一口气道：「二哥先走一步好吗？顺便把芳儿她们带走。」

滕翼大感愕然道：「咸阳还有甚麽值得三弟留恋的地方呢？」

荆俊则道：「三哥有姬后和太子的支持，我看吕不韦应不敢明来，若是暗来，我们怎不济都有一拚之力。」

项少龙断然道：「小俊你先入房休息，我有事和二哥商谈。」

荆俊以为他要独力说服滕翼，依言去了。

项少龙沉吟良久，仍说不出话来。

滕翼叹了一口气道：「少龙！说实在的，我们间的感情，比亲兄弟还要深厚，有甚麽事那麽难以启齿呢？若你不走，我怎也不会走，死便死在一块儿好了。」

项少龙猛下决心，低声道：「政太子实在是妮夫人的亲生儿子。」

滕翼剧震道：「甚麽？」

项少龙遂一五一十，把整件事说了出来。

滕翼不悦道：「为何不早对我说呢？难道怕我会泄漏出去吗？」

项少龙诚恳道：「我怎会信不过二哥，否则现在就不会说出来了。只是这秘密本身便是个沉重的负担，我只希望一个人去承受吧了！」

滕翼容色稍缓，慨然道：「若是如此，整个形势完全不同了，我们就留在咸阳，与吕不韦周旋到底，但却须预好退路，必要时溜之大吉。以我们的

精兵团，只要不是秦人倾力来对付我们，该有逃命的把握。」

项少龙道：「小俊说得不错，吕不韦还不敢明刀明枪来对付我们，不过暗箭难防，我们待襄王殒殁後，立即返回牧场，静观其变。小盘虽还有八年才行加冕大礼，但如今终是秦王，他的话就是王命，给个天吕不韦作胆，也不敢完全不把他放在眼内。」

滕翼道：「不要低估吕不韦，这人既胆大包天，又爱行险著，只是这麼只手遮天的害死两代秦君，即可知他厉害，加上他手上的奇人异士无数，纵不敢明来，我们也是防不胜防呢。」

项少龙受教地道：「二哥教训得好，我确是有点忘形了。小盘说到底仍是孩子，希望姬后不要全靠向吕不韦就好了。」

滕翼叹道：「这正是我最担心的事。」

急骤的足音，由远而近。

两人对望一眼，都泛起非常不祥的感觉。

一名应是留在牧场的精兵团团员乌杰气急败坏地奔了进来，伏地痛哭道：「大老爷逝世了！」

这句话有若晴天霹雳，震得两人魂飞魄散。

项少龙只感整个人飘飘荡荡、六神无主，一时间连悲痛都忘掉了。

忽然间，他们明白到吕不韦请他们到咸阳赴宴，其实是不安好心，乃调虎离山之计，好由乌家的内奸，趁他们离开时，夺过牧场的控制权。

幸好误打误撞下，陶方全速赶了回去。否则乌应元的死讯，绝不会这麼快传到来。

荆俊跑赶了入来，问知发生了甚麽事後，热泪泉涌，一脸愤慨，往大门冲去。

滕翼暴喝道：「站著！」

荆俊再冲前几步後，哭倒地上。

滕翼把乌杰抓起来，摇晃著他道：「陶爷有甚麽话说？」

乌杰道：「陶爷命果爷和布爷率领兄弟把三老爷、四老爷和廷威少爷都绑了起来，请三位大爷立即赶回牧场去。」

滕翼放开了手，任这因赶路耗尽了气力的乌杰软倒地上。然後来到失魂落魄的项少龙前，抓著他肩头道：「这是生死存亡的关头，三弟你若不能当机立断，整个乌族都要完了。」

项少龙茫然道：「我可以怎办呢？难道要我杀了他们吗？」

滕翼道：「正是这样，你不杀人，别人便来杀你，这些蠢人竟然相信吕不韦，也不想想吕不韦怎会让人知道是他害死乌大爷。若我猜得不错，吕不韦的人正往牧场进发，以乌族内斗作掩饰，欲一举杀尽乌家的人。」

又向荆俊喝道：「小俊！若我们死不了，你还有很多可以哭的机会，现在立即给我出去把风，同时备好马匹。」

荆俊跳了起来，领著拥了进来的十八铁卫旋风般去了。

项少龙清醒过来，压下悲痛，向报讯的乌杰道：「你是否由城门进来的？」

乌杰答道：「陶爷吩咐我攀城入来，好避人耳目。」

滕项两人对望一眼，都对陶方临危不乱的老到周详，感到惊异，陶方竟是厉害至此。

乌杰又道：「我们有百多人在城外等候三位大爷，备有脚程最好的快马，

三位大爷请立即起程。」

这时乌言著仓皇奔进来道：「情势看来不妙！西南和东北两角各有百多人摸黑潜来哩。」

滕翼断然道：「立即放火烧宅，引得人来救火时，他们的人就不敢强来了，这也可救回宅内婢仆们之命。」

乌言著领命去了。

滕翼再向项少龙正容道：「三弟下了决心吗？」

项少龙凄然一笑道：「我再没有别的选择了。由今天开始，谁要对付我项少龙，只要杀不死我，都要以血来偿还。」

在这一切全凭武力解决的时代，这是唯一的应付方法。

项少龙终彻底地体会到这真理。

滕翼点头道：「这才像样，可以起程了吗？」

猎猎声响，後园的货仓首先起火。

咸阳乌府房舍独立，与屋远隔，在这残冬时分，北风虽猛，火势应该不会蔓延往居去。

叫喊救火的声音，震天响起。

居们当然不会这么快惊觉，叫救火的自是放火的人。

项少龙振起精神道：「我们立即赶回去。」

就在这一刻，他知道与吕不韦的斗争，已由暗转明。

而直到现在，吕不韦仍是占著压倒性的上风。

他的噩梦，何时才可告一段落呢？

第 03 章 识破奸谋

众人策骑往城门驰去时，天际微微亮了起来。

项少龙在转上出城的驿道时，忽地勒马叫停。

滕翼、荆俊、十八铁卫和那报讯的乌杰，与一众精兵团团员，慌忙随他停下来。

晨早的寒风吹得各人衣衫飞扬。

长道上空寂无人，一片肃杀凄凉的气氛。

风吹叶落里，驿道旁两排延绵无尽的枫树，沙沙作响。

项少龙苦笑道：「我怎都要接了孀然，才可放心离去。」

滕翼一呆皱眉道：「她在寡妇清处，安全上应该没有问题吧。」

项少龙道：「我明白这点，但心中总像梗著一根刺，唉！对不起。」

滕翼与荆俊对望一眼，都泛起无奈的表情，回牧场乃急不容缓的一回事，怎容得起这时间上的延误。

那乌杰焦急道：「项爷！不若另派人去接夫人吧！」

项少龙和滕翼交换了个眼色，同时心生寒意，都想起了当日出使魏国，临时改道时吕雄的反应。

精兵团的团员均受过训练，受著最严格的纪律约束，上头说话时，并没有他们插嘴的余地。为何这乌杰胆子忽然大起来？难道还怕他们不知道形势

的紧迫吗？

项少龙既生疑心，诓他道：「就由乌杰你和荆爷去接夫人好吗？」

乌杰愕然道：「这怎麽成哩！我还要给项爷和滕爷引路，噢！」

乌言著和乌舒两人，在滕翼的手势下，由後催骑而上，左右两把长剑，抵在乌杰胁下处。

项少龙双目寒芒闪动，冷笑道：「乌杰你知否是甚麽地方出错，泄露了你的奸计。」

乌杰色变道：「我没有啊！我不是奸细！」话出口，才知漏了嘴。

要知项少龙在乌家的子弟兵中，地位之高，有若神明。这乌杰在他面前，由於有这心理的弱点，自是进退失据。

荆俊勃然大怒，喝道：「拖他下马！」

「砰！」

乌舒飞起一脚，乌杰立即跌下马背，尚未站起来，给跳下马去的滕翼扯著头发抽了起来，在他小腹结结实实打了一拳。

乌杰痛得整个人抽搐著弯了起身体，又给另两名铁卫夹著两臂，硬迫他站著。

荆俊早到了他身前，拔出匕首，架在他咽喉处，寒声道：「只要有一句谎话，这匕首会割破你的喉咙。但我将很有分寸，没有十来天，你都不会死去。」

乌杰现出魂飞魄散的神色，崩溃下来，呜咽著道：「是少爷迫我这般做的，唉！是我不好！当他的侍从时，欠了他很多钱。」

各人心中恍然，暗呼幸运，若非项少龙忽然要去接纪嫣然一起离城，今趟真是死尚都不知是甚麽一回事。

这条毒计都不可谓不绝了。

项少龙心中燃起希望，沉声道：「大老爷是否真的死了？」

乌杰摇头道：「那只是骗你的。牧场甚麽事都没有发生，少爷要对付的只是你们三位大爷，否则我怎也不肯做。呀！」

腰胁处中了乌舒重重一下膝撞。

项少龙心情转佳，道：「这家伙就交给二哥问话，我和小俊到琴府去，接了嫣然後再作打算好了。」

约了会面的地点後，与荆俊策骑往琴清的府第驰去，这时才有机会抹去一额的冷汗。

往琴府去时，项少龙有著再世为人的感觉。

假若吕不韦所有这些阴谋奸计，均是出於吕不韦府里那叫莫傲的脑袋，那这人实在是他所遇过的人中，智计最高的人，且最擅长以有心算无心的手段。

此计真若成功，项少龙只能比庄襄王多活两天。

这是条连环紧扣的毒计。

首先，吕不韦见在红松林害不死他项少龙，转而向乌廷威这一向沉迷酒色的人下手，由毒通过一个青楼名妓，加上相府的威势，再利用他嫉恨不满项少龙的心态，把他笼络过去。

当乌廷威以邀功的心态，把乌族准备撤走的事，泄露了给吕不韦後，这大奸人遂立下决心，要把他项少龙除去。

毒杀庄襄王一事，可能是他早定下了的计划，唯一的条件是要待自己站

稳阵脚後，才付诸实行。

於是吕不韦借宴会之名，把他引来咸阳。庄襄王横死後，诈他出城，在路上置他於死地。

际此新旧国君交替的时刻，秦国上下因庄襄王之死乱作一团，兼之他项少龙又是仇家遍及六国的人，谁会有闲情理会并追究这件事？

这个谎称乌应元去世，牧场形势大乱，斗争一触即发的奸谋，并非全无破绽。

项少龙和滕翼便从乌杰的话中，觉得陶方厉害得异乎寻常。可是庄襄王刚被害死了，成惊弓之鸟的他们，对吕不韦多害死个乌应元，绝不会感到奇怪。

而事实上乌廷威虽然不肖，但针对的只是项少龙，并非丧尽天良至弑父的程度。

可是加上有形可疑的人似是要到乌府偷袭，使他们根本无暇多想，只好匆匆赶返牧场，这样就正好掉进了吕不韦精心设置下的陷阱里了。

若非项少龙放心不下让纪嫣然独自留在咸阳，真是死了都不知是甚麽一回事。

项少龙长长吁出一口气，振起雄心，加鞭驱马，和荆俊奔过清晨的咸阳大道，朝在望的琴清府奔去。

琴清一身素白的孝服，在主厅接见两人。

不施脂粉的颜容，更是清丽秀逸之气迫人而来，教人不敢正视，又忍不住想饱餐秀色。

荆俊看呆了眼，连侍女奉上的香茗，都捧在手上忘了去呷上两口。

琴清神态平静地道：「项太傅这麽早大驾光临，是否有甚麽急事呢？」

项少龙听出她不悦之意，歉然道：「也不是甚麽紧要的事，只是想把嫣然接回牧场吧了！」

话完後，自己都觉得理由牵强。本说好让纪嫣然在这里小住一段日子，现在不到三天，却来把她接走，还是如此匆忙冒昧，选的是人家尚未起榻的时间，实於礼不合。

琴清先吩咐下人去通知纪嫣然，然後蹙起秀长的黛眉，沉吟起来。

项少龙呷了一口热茶，溜目四顾。

大厅的布置简洁清逸，不含半丝俗气，恰如其份地反映出女主人高雅的气质和品味。

琴清淡淡道：「项太傅忽然改变主意，是否欠了琴清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呢？」

项少龙大感头痛，无言以对。

骗她吧！又不愿意这麽做。

琴清轻叹道：「不用为难了。至少你不会像其他人般，说出口不对心的话，只是大王新丧，项太傅这样不顾而去，会惹起很多闲言闲语呢。」

项少龙苦笑道：「我打个转便会回来，唉！这世上有很多事都使人身不由己的。」

琴清低头把「身不由己」念了几遍，忽然轻轻道：「项太傅有否觉得大王的驾崩，来得太突然呢？」

项少龙心中一凛，知她对庄襄王之死起了疑心。暗忖绝不可坚定她这想法，否则她迟早会给吕不韦害死，忙道：「对这事御医会更清楚。」

琴清蓦地仰起俏脸，美目深注地凝望著他，冷冷道：「琴清只是想知道太傅的想法。」

项少龙还是首次与这绝代美女毫无避忌地直接对望，强忍著避开目光那种心中有鬼的自然反应，叹道：「我的脑袋乱成一团，根本没有想过这方面的问题。」

琴清的目光紧攫著他，仍是以那种冰冷的语调道：「那项太傅究竟在大王耳旁说了句甚麽话，使大王听完後可放心地瞑目辞世呢？当时只有政太子一人听到，但他却不肯告诉我和姬后。」

项少龙立时手足冰冷，知道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说那句话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事後他并没有和小盘对口供。

假若被人问起时，他和小盘分别说出不同的搪塞之词，便会揭露出他们两人里，至少有一个人在说谎。

当时他只顾忌著吕不韦，所以背著他来说。却忘了在榻子另一边的朱姬、秀丽夫人和一群妃嫔宫娥，这事最终可能会传入吕不韦耳内去。

幸好给琴清提醒，这事或可透过李斯作出补救。

琴清见他脸色数变，正要追问时，纪嫣然来了。

项少龙忙站起身来，叹了一口气道：「琴太傅一向生活安宁，与世无争，项某实不愿看到太傅受俗世事务的沾染。」

领著纪嫣然告辞离去。

琴清望著项少龙的眼神生出了复杂难明的变化。直至送他们离开，除了和纪嫣然互约後会之期时说了几句话外，再不置一辞。可是项少龙反感到她开始有点了解自己了。

到与滕翼会合後，纪嫣然知悉了事情的始末。

那叛徒乌杰仍骑在马上，双脚被幼索穿过马腹缚著，除非是有心人，否则应看不出异样之处。

众人策骑出城，往牧场奔去。

到了一处密林内，才停了下来。

荆俊把乌杰缚在一棵树上，遣出十八铁卫布防把风。

滕翼神情凝重道：「今次伏击我们的行动，由吕不韦麾下第一高手管中邪亲自主持，虽只有一百五十人上下，但无不是相府家将里出类拔萃的剑手。图管家竟对此一无所知，可见相府的实权，已逐渐转移到以莫傲和管中邪这一文一武的两个人手上去。」

项少龙道：「他们准备在甚麽地方偷袭我们呢？」

滕翼指著不远处的梅花峡道：「选的当然是无处可逃的绝地，凭我们现在的实力，与他们硬碰，无疑是以卵击石。最头痛是吕不韦已由乌杰口中探知了我们的情况。」

项少龙心中暗叹，吕不韦早便看穿了乌廷威是他们的一个可击破的缺口，可怜他们还懵然不知，以至乎处处落在下风。

纪嫣然淡淡道：「对我们真正的实力，舅爷和乌杰仍是所知有限，我们不用那麽担心好吗？」

项少龙暗叫侥幸，在组织乌家这支五千人的子弟兵时，他把二十一世纪军方的保密方法，用到其中。除了他们这几个最高的领导人外，子弟兵只听命行事。对人数、实力、装备、武器的情况，知的只是自己置身处的冰山一角，且为了掩人耳目，乌家子弟兵平时都严禁谈论有关训练方面的任何事

情。所以纵使像乌杰这种核心分子，所知仍属有限。

滕翼点头道：「幸好我们早有预防，但吕不韦将会因此更顾忌我们，此乃是必然之事。」

哼！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纪嫣然道：「大舅爷现在何处？」

滕翼答道：「当然是回到了牧场去，等候好消息，亦使人不会怀疑他。至於乌杰，管中邪自会杀人灭口。」

纪嫣然道：「那就好办了，我们立即绕道回牧场，迫乌杰和大舅对质，弄清楚乌家除大舅外，还有没有人参与这件事，解决了内奸的问题後，再与吕不韦周旋到底。大不了只是一死吧！倩公主她们的血仇势不能就此罢休。」

项少龙心中苦笑，吕不韦至少还可风光八年，自己往後的遭遇则茫不可知，这段日子真是难捱。

点头道：「就让管中邪再多活一会，我们回牧场去吧！」

一直没作声的荆俊发出暗号，召回十八铁卫，押著乌杰，由密林绕往左方的山路，往牧场驰去。

由於路途绕远了，到晚上时，离牧场仍有二十多里的途程。

众人待要营时，项少龙道：「且慢！图先既说得管中邪如此智勇兼备，我们出城的时间又延误了整个时辰，他不会不生疑心，只要派出探子，不难发觉我们已经改道而行。小心驾得万年船，我们就算高估了他，总比吃亏好多了。」

荆俊兴奋地道：「若他摸黑来袭，定要教他们栽个大跟斗。」

项少龙微笑道：「我正有此意。」

营地是一条小河之旁。

五个营帐，围著中间燃烧著暗弱的篝火，四周用树干和草叶了十多个假人，扮作守夜的，似模似样。

他们则藏身在五百步外一座小丘的密林里，弓矢都准备在手，好给来犯者一点教训。

岂知直等到残月升上中天，仍是毫无动静。

他们昨夜已没有阖过眼，今天又赶了整日路，连项少龙和滕翼这麼强壮的人，都支撑不来，频打呵欠。

纪嫣然道：「不若我们分批睡觉，否则人都要累死了。」

项少龙醒来时，发觉纪嫣然仍在怀内酣然沉睡，晨光熹微中，雀鸟鸣叫，充满初春的气象。

他感到心中一片宁洽，细审著纪嫣然有若灵山秀岭的轮廓。

在这空气清新、远离咸阳的山头处，阳光由地平处透林洒在纪嫣然动人的身体上，使他这几天来一直紧绷著的神经，和情绪上的沉重负担，暂且解放出来，灵台一片澄明空澈，全无半丝杂念。

就像立地成佛的顿悟般，他猛然醒觉到，与吕不韦交手至今，一直处在下风的原因，固因吕不韦是以有心算无心，更主要是他有著在未来八年间绝奈何不了他的宿命感觉。

若他仍是如此被动，始终会饮恨收场。

他或不能在这八年内干掉吕不韦，但历史正指出吕不韦亦奈何不了小盘、李斯、王翦等人。

换言之，他怎也不会连累了这三个人。

既是如此，何不尽量借助他们的力量，与吕不韦大干一场，再没有任何顾忌。庄襄王的遇害，说明了没有人能改变命运。

就算他项少龙完蛋了，小盘上二十一岁登基後，当会为他讨回公道。

想到这里，整个人轻松起来。

滕翼的声音在後方响起道：「三弟醒来了！」

项少龙试著把纪嫣然移开。

这美女娇吟一声，醒转过来，不好意思地由项少龙怀里爬了起来，坐在一旁睡眼惺忪道：「管中邪没有来吗？」

她那慵懒的动人姿态，看得两个男人同时发怔。

纪嫣然横了他们一眼，微嗔道：「我要到小河去梳洗了！」

正要举步，项少龙喝止了她，道：「说不定管中邪高明至看穿这是个陷阱，兼之营地设在河旁，易於逃走，假若我是他，说不定会绕往前方设伏，又或仍守在营地旁等候天明。嫣然这麼贸然前去，正好落进敌人圈套里。」

滕翼来到他旁，打量了他两眼，讶然道：「三弟像整个人涣然不同了，自出使不成回来後，我还是首次见到你这充满生机、斗志和信心的样子。」

纪嫣然欣然道：「二哥说得不错，这才是令嫣然倾心的英雄豪杰。」

项少龙心知肚明，知是因为刚才忽然间解开了心中的死结，才振起了壮志豪情。把荆俊和十八铁卫召来，告诉了自己的想法。

荆俊点头道：「这个容易，我们荆族猎人，最擅长山野追蹊之术，只要管中邪方面有人到过附近，就算现在绕到另一方去，亦瞒我们不过。」

一声令下，十八铁卫里那六名荆氏好手，随他去了。

项少龙和滕翼又把那乌杰盘问一番，问清楚了乌廷威诬他入局的细节，果然有毒牵涉在内。

到弄好早点後，两人与纪嫣然到了小丘斜坡处，欣赏著河道流过山野的美景，共晋早。

滕翼吁出一口气道：「情况还未太坏，听乌杰之言，应只有乌廷威一个人投靠了吕不韦。」

纪嫣然叹道：「他终是廷芳的亲兄长，可以拿他怎么办呢？」

项少龙冷然道：「这没有甚麽人情可言的了，就算不干掉他，至少要押他到塞外去，由大哥把他关起来，永不许他再踏足秦境。」

滕翼欣然道：「二弟终於回复了邯郸时扮董马痴的豪气了。」

这时荆俊等匆匆赶了回来，佩服得五体投地道：「三哥真是料事如神，我们在离营地两里许处，找到马儿吃过的草屑和粪便，跟著痕追过去，敌人应是朝牧场北的驰马坡去了。」

滕翼愕然道：「他倒懂拣地方，那是到牧场必经之路，除非我们回头改采另一路线，否则就要攀山越岭了。」

项少龙凝望著下方的小河，断然道：「他应留下了监视我们的人，在这等荒野中，他做甚麽都不必有任何顾忌，或者只是他留下的人，已有足够力量对付我们了。」

纪嫣然道：「这管中邪既是这麼高明，当会如项郎所说的留有杀著，不怕我们掉头溜走。」

荆俊又表现出他天不怕地不怕、初生之犊的性格，奋然道：「若他们分作两组，意图前後夹击我们，那我们就可将计就计，把他们分别击破了。」

滕翼道：「你真是少不更事，只懂好勇斗狠，若被敌人缠著，我们如何

脱身呢？」

荆俊哑口无言。

项少龙仰身躺了下来，望著上方树梢末处的蓝天白云，悠然道：「让我们先好好睡一觉，当敌人摸不清我们是否於昨夜早离开了时，便是我们回家的好时刻了。」

众人均愕然望著他，不知他究竟有何脱身妙法。

第 04 章 巧计脱身

黄昏时分，天上的云霭缓缓下降，地下的水气则往上腾升，两下相遇，在大地积成凝聚的春雾，一片氤氲蒙胧。

小丘西南三里许外一处高地，不时传来马嘶人声，显见对方失去耐性，误以为他们早一步回牧场去了。

敌我双方直到此刻，不但仍未交手，甚至没有看过对方的影子。可是其中却牵涉到智慧、训练、耐性、体力各方面的剧烈争持。一下差错，项少龙等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必是饮恨当场。

此时趁著夜色和迷雾，在摸清了近处没有侦察的敌人後，荆俊等把秘密好的三条木筏，先放进水里以绳子系在岸旁，藏在水草之内，才回到项少龙、滕翼和纪嫣然处，道：「现在该怎么办呢？」

项少龙回复了军人的冷静和沉稳，道：「那要看敌人的动静了，若我估计不错，留守後方的敌人该到这里搜索一下，求证我们有否躲了起来，也好向把守前方的自己人交待，那就是我们发动攻势的时刻了。」

滕翼点头道：「这一著非常高明，敌人遇袭後，会退守後方，一面全力截断我们的後路，同时以烟火通知前方的人，好能前後困死我们。那就是我们乘筏子迅速逃离这里的良辰吉时了。」

纪嫣然赞叹道：「我想孙武复生，也不能想出更好的妙计来。」

项少龙心中涌起强大的信心和斗志，一声令下，荆俊和十八铁卫立时三、四人一组不等，分别潜往攻守均有利的战略位置里，把营地旁一带的小河山野，全置入箭程之内。

他们这批人人数虽少，但无不精擅山野夜战之术，杀伤力不可小觑。

项少龙、滕翼和纪嫣然三人留守山丘处，躲在一堆乱石之後，养精蓄锐，守候著敌人的大驾。

新月缓缓升离地平，夜空星光灿烂，雾气渐退时，敌人终於来了。

他们分作十多组，沿河缓缓朝这边推进。

河的对岸也有三组人，人数估计在十七、八个间，首先进入伏在对岸的荆俊和三名荆族猎手的射程里。

项少龙等亦发觉有十多人正向他们藏身的小丘迫来，气氛紧张得若绷紧了的弓弦。

他们屏息静气，耐心地等待著。

藏在河旁密林内的战马，在一名己方战士的蓄意施为下，发出了一声惊碎了宁静的嘶叫。

敌人的移动由缓转速，往马嘶声发出处迫去。

连串惨叫响起，不用说都是碰著荆俊等布下，可使猛兽伤死装有尖刺的绊索上。

项少龙等知是时候了，先射出十多团渗了脂油、烈火熊熊的大布球，落到敌人四周处，才箭矢齐发。

在昏暗的火光里，敌人猝不及防下乱作一团，惨叫和跌倒的声音不住响起，狼狈之极。

最厉害的是滕翼，总是箭无虚发，只要敌人露出身形，他的箭便像有眼睛般寻上对方的身体，贯甲而入。

由於他们藏身处散布整个河岸区，箭矢似从任何方向传来，敌人根本不知躲往那方才是安全。

不片晌，对方最少有十多人中箭倒地，哨声急鸣，仓皇撤走。

烟火冲天而起，爆出了一朵朵的银白光芒。

项少龙领头冲下丘坡，衔著敌人尾巴追杀了一阵子，又杀了对方七、八人，才到林内取回马匹，押著乌杰，施施然登上三条木筏，放流而去。

终于出了一口积压心中的恶气了。

乌家牧场主宅的大堂内，乌廷威若斗败的公般，与乌杰分别跪在气得脸色发青的乌应元座前。

项少龙、滕翼、荆俊、乌果、蒲布、刘巢和陶方等分立两旁，冷然看著这两个乌家叛徒。

乌廷威仍在强撑著道：「孩儿只是为家族著想，凭我们怎斗得过右相国呢。」

乌应元怒道：「想不到我乌应元精明一世，竟生了这么个蠢不可耐的逆子，今趟若吕不韦得手杀了少龙，首先要杀的人就是你这蠢人，如此才不虞奸谋败露。告诉我！吕府的人有没有约你事後到某处见面？」

乌廷威愕在当场，显然确有其事。

他虽非甚有才智的人，但杀人灭口这种简单的道理，仍能明白。

另一边的乌杰想起家法的严酷，全身抖震著。

乌应元叹了一口气道：「我乌应元言出必行，你不但违背了我的命令，实在连禽兽也比不上，人来！立即把这两人以家法处死。」

今次轮到乌廷威崩溃下来，剧震道：「孩儿知错了，爹」

四名家将扑到两人身旁，把他们强扯了起来。

项少龙出言道：「岳丈请听小婿一言，不若把他们送往塞外，让他们助大哥开垦，好将功赎罪。」

乌应元颓然叹了一口气道：「少龙的心意，我当然明白。可是此际家族存亡的时刻，若我因他是亲儿，放过了他，那我乌氏族规，势将荡然无存，人人不服，其他族长，更会怪我心存私念。我乌应元有三个儿子，便当只生了两个。来！给我把他押到家祠去，请来所有族内尊长，我要教所有人知道，若背叛家族，这将是唯一的下场。」

乌廷威这才知道老爹不是吓唬他，立时瘫软如泥，痛哭求情。

项少龙还想说话。

乌应元冷然道：「我意已决，谁都不能改变，若牺牲一个儿子，可换来所有人的警，我乌应元绝不会犹豫。」

在众人瞠目结舌下，乌廷威和乌杰被押了出去。

乌应元说得不错，他坚持处死乌廷威这一著确收到了震慑人心之效，族内再没有人敢反对他与吕不韦周旋到底的心意了。

而这麽巧妙的计谋仍害不死项少龙，亦使他们对项少龙生出了信心。

他们乌家在咸阳的形势，再不像初抵步时处处遭人冷眼了。

由於项少龙与军方的关系大幅改善，与吕不韦的头号心腹蒙骜，又是亲若兄弟，他们的处境反比之以前任何时期更是有利。

吕不韦一计不成，自会用另一毒计。

不过乌廷威之死，却带来令人心烦的余波。

亲母乌夫人和乌廷芳都先後病倒了。反是乌应元出奇的坚强，如旧处理族内大小事务，又召回在外地做生意的两个儿子，派他们到北疆开辟牧场，把势力往那接近塞外的地方扩展开去。

这是庄襄王早批准了的事，连吕不韦都阻挠不了。

项少龙等则专心训练家兵，过了两个月风平浪静的日子後，陶方由咸阳带来了最新的消息。

聆听报的除乌应元、项少龙、滕翼、荆俊外，乌应元的两位亲弟乌应节和乌应恩均有参与。

陶方道：「照秦国国制，庄襄王在太庙停柩快足三个月，十五天後将进行大殓，各国都有派出使节来吊唁，听说齐国来的是田单，真教人费解。」

项少龙一呆道：「田单亲来，必有目的。我并不奇怪齐国派人来，不过半年前合从讨秦的联军里，并没有齐人的参与，其他五国不是和我大秦在交战状态中吗？为何会照样派人来呢？」

陶方道：「信陵君军权被夺，在大梁投闲置散，无所事事，合从之议，荡然无存，五国先後退兵，分别与吕不韦言和，互订和议，际此人人均深惧我大秦会拿他们动刀枪的时刻，谁敢不来讨好我们呢？咸阳又有一番热闹了。」

项少龙暗忖魏国来的必然是龙阳君，只不知其他几国会派甚麽人来呢？他真不想见到李园和郭开这些无耻之徒。

乌应节问道：「吕不韦方面有甚麽动静吗？」

陶方耸肩道：「看来他暂时仍无暇理会我们，在这新旧国君交替的时刻，最紧要是巩固一己权力。听说他在姬后的支持下，撤换了一批大臣和军方将领，但却不敢动徐先和王的人，所以他的人夺得的都是些无关痛痒的位置。」

乌应恩道：「他会一步步推行他的奸谋的。」

众人均点头同意。

滕翼向项少龙道：「假若能破坏吕不韦和姬后的关系，等若断去了吕不韦一条臂膀，三弟可在这方面想想办法吗？」

见到各人都以充满著希望的眼光看著自己，项少龙苦笑道：「这事我会看著办的。」

陶方道：「少龙好应到咸阳去打转，姬后曾三次派人来找你，若你仍托病不出，恐怕不大好吧？」

项少龙振起精神道：「我明天便回到咸阳去。」

众人均感欣然。

项少龙心中想到的却是见到朱姬的情形。

现在庄襄王已死，假设朱姬要与他续未竟之缘，怎办才好呢？

他对庄襄王已生出了深厚的感情，怎也不该和他的未亡人搅出暧昧事

情。

这是他项少龙接受不了的事。

回到隐龙别院，纪嫣然正与卧病榻上的乌廷芳密语。

这因亲兄被家族处死的美女脸色苍白，瘦得双目陷了下去，看得项少龙心如刀割。

纪嫣然见他到来，站起来道：「你来陪廷芳聊聊吧！」向他打了个眼色，走出寝室去。

项少龙明白乌廷芳心结难解，既恨乃兄出卖自己夫郎，又怨父亲不念父子之情，心情矛盾，难以排泄，郁出病来。

暗叹一声後，坐到榻旁，轻轻地搂著她香肩，握著她的手腕，看到几上那碗药汤仍是完风不动，未喝过一口，柔声道：「又不肯喝药吗？」

乌廷芳两眼一红，垂下头去，眼睛涌出没有泣声的泪水，并不作声。

项少龙清楚她这大富人家小姐的倔强脾气，发起性子来，谁都不卖账，凑到她耳旁道：「你怪错岳丈了，真正要怪的人，该是罪魁祸首吕不韦，其他人都是无辜的。假若你自暴自弃，不但你娘的病好不了，你爹和我都会因你而心神大乱，应付不了奸人的迫害，你明白我的话吗？」

乌廷芳想了一会，微微点头。

项少龙为她拭掉泪渍，乘机把药汤捧来，喂她喝了，道：「这才是个听话的好孩子，你定要快点痊愈，才能侍候你娘。」

乌廷芳轻轻道：「这药很苦哩！」

项少龙吻了她脸蛋，为她盖好了被，服侍她睡著後，才离房到厅里去。

赵致、纪嫣然和田氏姊妹正逗弄著儿子项宝儿，若非少了乌廷芳，应是乐也融融。

他把宝儿接了过来，看著他甜甜的笑容，心中涌起强烈的斗志。

吕不韦既可不择手段来害他，他亦应以同样的方式回报。

第一个要杀死的人不是吕不韦，而是他的首席智囊莫傲。

此人一天不死，他们终有一天会被他害了。

接著下来乌廷芳精神转佳，到第三天已能离开缠绵多时的病榻，去探望亲娘。

她沉默了很多，不太愿说话和见外人，但双目透出前所未有的坚强神色，显见因夫郎的话，解开了心结，把怨恨的对象，转移到吕不韦处。

见她好转过来，项少龙才放心离开牧场，与滕翼、荆俊踏上往咸阳的路途。

铁卫的人数增至八十人，加强实力。

一行人浩浩荡荡，打醒十二个精神，赶了一天的路後，翌晨抵达咸阳。

项少龙逕赴王宫，谒见成了太后的朱姬和将登上秦王宝座的小盘。

朱姬明显地消瘦了，但小盘却是神采飞扬、容光焕发，与身披的孝服绝不相衬。

两人见他到来，都非常欢喜，挥退了下人後，朱姬劈头便道：「少龙你搅甚麽的，忽然溜回牧场去，累得我想找个人说话都没有著落。」

项少龙心中暗惊，死了王夫的朱姬，就像脱离了囚笼的彩雀，再没有东西可把她拴著。

先向与朱姬并坐内廷台阶上的小盘行了君臣之礼後，才恭坐下首道：「太后请勿见怪，微臣实有说不出的苦衷。」

小盘垂下头去，明白了他话内的含意。

朱姬嗔道：「不想说也要说出来，否则我绝不会放过你。」

只听她口气，就知她没有把项少龙当作臣子来对待。

小盘插入道：「母后饶了项太傅吧！若果可以告诉母后，他会说的。」

朱姬大嗔道：「你们两个人串连了起来对付我吗？」

小盘向项少龙打了个暧昧的眼色，道：「王儿告退了，母后和项太傅好好聊一会吧！」

看著小盘的身影，项少龙差点想把他扯回来，他目下最不想的事，就是与朱姬单独相对。

剩下他们两个人时，朱姬反沉默下来，好一会後，轻叹道：「你和不韦间是否发生了甚麽事哩？」

项少龙颓然无语。

朱姬美目深注地看了他好一会後，缓缓道：「当日你出使受挫回来後，我便看出你很不是味儿，不似你一向的为人；看不韦时的眼神亦很奇怪。我太清楚不韦了，为求成功，不择手段，当年把我送了给大王，不正是最好的例子吗？白天才对我说过永不分离，晚上我便属於另一个男人了。」

忽又没头没尾地低声道：「少龙会怪人家恩怨不分吗？」

这句话怕只有项少龙才可明白。

现在朱姬、小盘和吕不韦三人的命运可说是挂上了钩，缺一不可。

吕不韦固然要倚靠朱姬和小盘这王位的继承者，好能名正言顺总揽朝政；但朱姬母子亦要藉吕不韦对抗秦国内反对她们母子的大臣和重将。

更因小盘乃吕不韦儿子的谣言满天乱飞，假若朱姬诛除了吕不韦，由於她母子两人在秦廷根基薄弱，没有了吕不韦，小盘又未正式登上帝位，她两母子的地位实是危如累卵，随时有覆碎之厄。

项少龙俯头道：「我怎会怪太后呢？」

朱姬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柔声道：「还记得离开邯郸乌家堡时，我曾对乌老爷说过：只要我朱姬一天还有命在，定保你们乌家一天的富贵荣华。这句话我朱姬永远都不会忘记，少龙放心好了。」

项少龙心中感动，难得朱姬在这情况下仍念著旧情，一时说不出话来。

朱姬忽地振奋起来，道：「前天徐先、鹿公和王三位大臣联署上奏，请王儿策封你为御前都骑统领，统率咸阳的一万铁骑城卫，负责王城的安全。但因不韦的反对不了了之。我又不知你的心意，所以未敢坚持。想不到军方最有权势的三个人，都对你如此支持。少龙啊！」

你再不可躲起来了，我和小政都须要你在身旁哩！」

项少龙大感愕然，难道徐先他们收到他和吕不韦不和的消息？

朱姬又微嗔道：「你这人哩！难道连乌家的存亡都不放在心上吗？」

项少龙当然明白她的意思。

朱姬言下之意，就是若要在吕不韦和他之间只可作出一个选择，宁愿拣选他。

若他能代替吕不韦去巩固她母子俩的权位，那时吕不韦自是可有可无了。

只恨他知道吕不韦绝不会这麼容易被推倒，那早写在中国的所有史书上。

猛然点头道：「多谢太后垂注！」

朱姬俏脸忽红了起来，垂头道：「只要你不把我当作外人，朱姬便心意足了。」

项少龙苦笑道：「我从没有把你当作过外人，只是大王对我君恩深重，我怎可以唉！」

朱姬眼中射出幽怨之色，哀然道：「人家又能有片刻忘记他的恩宠吗？少龙那天在大王临终前说的话，我已猜到一点，但请勿告诉我，我现在还不想知道，希望少龙能体谅我这苦命的人。」

项少龙愈来愈发觉朱姬的不简单，想起了毒，暗忖应否再向命运挑战，预先向她作出警告时，门卫传报道：「右相国吕不韦，求见太后。」

项少龙差点想溜之夭夭，又会这麽冤家路窄的？

第 05 章

一身官服的吕不韦神采飞扬，龙行虎步地走进朱姬的慈和殿，项少龙忙起立致礼。

吕不韦比前更神气，闪闪有神的眼睛上下扫射了项少龙一遍，微笑点头，欣然道：「真高兴又见到少龙了。」

虽是普通一句话，但却是内藏可伤人的针刺，暗责项少龙不告而别，不把朝廷放在眼内；并暗讽他仍留得了性命！

这才向朱姬致礼，但却没有下跪，显是自恃与朱姬关系特别，渊源深厚，而不当自己是臣子。

吕不韦坐在项少龙对席上，笑道：「现时我大秦正值非常时期，无耻之辈，蠢蠢欲动，意图不轨。少龙若没有甚麽特别紧急的事，留在咸阳好了，我或者有用得上你的地方。」

项少龙点头应诺。却暗忖吕不韦果然懂得玩手段，利用危机作压力，令朱姬母子无法不倚重他。

吕不韦转向朱姬道：「太后和少龙在谈甚麽谈得这麽高兴哩？」

只是这随便一句话，已尽显吕不韦骄横的心态。若论尊卑上下，那到他这右丞相来管太后的事。

朱姬却没有不悦之色，淡淡道：「只是问问少龙的近况吧！」

吕不韦眼中闪过怒意，冷冷道：「少龙你先退避一会，我和太后有要事商量。」

项少龙亦是心中暗怒，这分明是向自己施下马威，明指他没有资格参与他和朱姬的密议了。

正要退下时，朱姬道：「少龙不用走，吕相怎可把少龙当作外人呢？」

吕不韦愣了一下，堆起笑容道：「我怎会把少龙当作外人，只是他无心朝政，怕他心烦吧了！」

朱姬若无其事道：「吕相连等一会的耐性也没有，究竟有甚麽天大重要的事呢？」

这时吕不韦和项少龙都知朱姬在发脾气了，而且明显站在项少龙这一方。吕不韦尚未愚蠢至反唇相稽，陪笑道：「太后请勿见怪，今趟老臣来晋

谒太后，是要举荐一个最适合的人选，担当都骑统领的重要职位，好负起王城安全的重任。」

这都骑统领，实在是禁卫统领安谷外最接近王室的职位。

咸阳城的防务，主要由三大系统负责，就是守卫王宫的禁卫，和负责城防的都骑都卫两军，前者是骑兵，后者是步兵。

都骑统领和都卫统领合起来便等若以前项少龙在邯郸时的城守一职，只不过把步兵和骑兵分开了来。

步兵人数达三万，比骑兵多了三倍，但若论荣耀和地位，负责骑兵的都骑统领，自然要胜过统领步兵的都卫将军了。

朱姬冷然道：「吕相不用提出任何人了，我决定了任用少龙作都骑统领，除了他外，没有人可使我放心。」

吕不韦想不到一向对他言听计从的朱姬，在此事上却如此斩钉截铁，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脸色微变，讶然往项少龙望来道：「少龙改变了主意吗？」

项少龙当然明白朱姬的心态。她也是极端厉害的人，更不想永远活在吕不韦的暗影下，现在项少龙大得军方欢心，有他作都骑统领，不但可对抗吕不韦，使他心存顾忌，不敢不把她母子放在眼内，亦可通过项少龙维系着军方，不致被迫与吕不韦站在同一阵线，毫无转寰的余地。

项少龙知吕不韦表面虽像关怀备致，其实只是暗迫他推掉这任命，那他便可振振有词，举荐他心中的人选了。微笑道：「正如吕相所言，我大秦正值非常时期，少龙只好把个人的事，摆在一旁，勉任艰巨了。」

吕不韦眼中闪过怒色，又泛起笑容，呵呵地道：「那就最好不过，难得太后这么赏识你，千万不要令她失望哩！」

朱姬淡淡道：「吕相还有甚麽急事呢？」

吕不韦虽心中大怒，但那敢与朱姬冲突，亦知自己刚才的说话态度有点过火，陪笑道：「齐相田单、楚国舅李园、赵将庞均於昨天抵达咸阳，望能在先王大殓前，向太后和储君问好请安。」

朱姬冷冷道：「未亡人孝服在身，有甚麽好见的，一切待大王入土为安再说吧！」

吕不韦还是第一次见朱姬以这种态度对待他，心知问题出在项少龙身上。他城府极深，一点都不表露出心意，再应对两句后，告辞离开。

慈和殿内一片沉默。

良久后朱姬叹了一口气道：「我曾严命所有看到你和大王说那句话的人，不准把这事传出去，违令者斩，不韦应该尚未知道此事。」

项少龙感激道：「多谢太后！」

朱姬颓然道：「少龙！我很累，似现在般又如何呢？为何我总不能快乐起来。」

项少龙知道她是以另一种方式迫自己慰藉她，叹道：「太后至紧要振作点，储君还需要你的引导和照顾。」

在这种情况下，他愈是不能提起毒的事。

首先他很难解释为何可未卜先知毒会来勾引她，更可虑是朱姬若要他代替这「未来的」毒，他就更头痛了。

可知历史是根本不可改变的。

朱姬沉默一会后，轻轻道：「你要小心点赵国的庞，他是韩晶一手提拔

出来的人，乃著名的纵横家，口若悬河，现在当了邯郸的城守，是廉颇、李牧外现在赵国最负盛名的将领，他今趟来秦，只是要探察我们的虚实。唉！我真不知不韦有何居心，忽然又和六国称兄道弟，好像甚麽事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

项少龙倒没有把这个未听过的庞太放在心上，若非郭开与朱姬关系暧昧，不宜亲来，应该是不会轮到这个人的。

这时两人都不知该再说甚麽话才好。

东拉西扯说了几句後，项少龙告辞离去，朱姬虽不甘愿，可是怕人言，只好放他走了。

才步出太后宫，安谷迎上来道：「储君要见太傅。」

项少龙随着他往太子宫走去。

这禁卫的大头领低声道：「太傅见过储君後，能否到鹿公的将军府打个转。」

项少龙心中明白，点头应好。

安谷再没有说话，把他送到太子宫的书轩内，自行离去。

小盘坐在设於书轩北端的龙垫处，脸容阴沉，免去了他君臣之礼，嘱项少龙坐在下首後，即狠狠道：「太傅！我想杀了吕不韦！」

项少龙大吃一惊，失声道：「甚麽？」

小盘压低声音道：「此人性格暴戾，不念王父恩情，比豺狼更要阴毒，又以开国功臣自居，还暗摆出我是他儿子的格局，此人一日不除，我休想顺当地行使君权。」

项少龙本有意思联结小盘、李斯和王翦等与吕不韦大斗一场。没料小盘的想法比他还走远了几条街，又使他犹豫起来，沉吟道：「这事储君和太后说过了没有？」

小盘道：「太后对吕不韦始终有着割舍不了的深厚感情，和她说只会给她教训一顿。太傅啊！凭你的绝世剑术和智计，要杀他应不是太困难吧！」

项少龙想起管中邪，暗忖你太看得起我了，但话当然不能这样说，叹道：「问题是若骤然杀了他，会带来甚麽後果呢？」

小盘表现出超越了他年纪的深思熟虑，道：「所以我首先要任命太傅为都骑统领，再挑几个人出来，负起朝廷重要的职务。只要我巩固了手上的王权，有没有这贼子都不是问题了。就是怕母后反对，若她与吕不韦联手，我也很难对付。」

项少龙问道：「储君疼爱母后吗？」

小盘颓然一叹，点了点头。

恐怕只有项少龙明白他的心态，这时的小盘，已把对妮夫人的感情，转移到朱姬身上来了。

小盘说得不错，朱姬明知庄襄王被吕不韦害死，仍只是给点颜色吕不韦看看就算了。

项少龙道：「我比你更想干掉这老贼，想储君也该猜到倩公主是被他害死的吧？可是一天我们仍未建立强大的实力，绝不可轻举妄动，尤其秦国军方系统复杂，方向难测，又有拥立成虫乔的一系正阴谋不轨，在这种形势下，我们须忍一时之气。」

小盘精神大振道：「这麽说，太傅是肯担当都骑统领一职了。」

项少龙苦笑道：「刚应承了你母后哩！」

小盘大喜道：「有师傅在身旁，我就放心了。」

在这一刻，他又变回以前的小孩子了。

接着露出沉思的神色，道：「太傅相人的眼光真是天下无双，廷卫李斯先生是最好的例子，他的想法和识见都与别不同，向我指出若能把握机会，凭仗着我大秦的强大力量，奋勇进取，终可一统天下。所以我定不可任吕不韦这狼心狗肺的人把持政局，影响我的春秋大业。」

项少龙到这时才明白李斯对小盘的影响多麽巨大，他再难当小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了。

在秦宫气氛的感染下，他脱胎换骨地变作了另一个人，将来就是由他一手建立起强大的中国。

小盘又冷然问道：「我还要等多久呢？」

项少龙平静地道：「到储君二十一岁行加冕礼时，就是储君发动的时刻了。」

这绝错不了，因为这就是历史。

小盘愕然道：「那岂非还要等八年吗？吕不韦不是更势大难制？」

项少龙道：「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可以双管齐下，一方面利用吕不韦去对付想动摇储君王位的人；另一方面却培植储君的班底，换言之则是在削弱吕不韦的影响力。」

顿了顿加重语气道：「在政务上，储君大可放手让吕不韦施为，但必须以徐先对他作出制衡，并且尽力笼络军方的将领。即坏事由吕不韦去做，而我们则尽作好人。只要抓牢军权，任吕不韦有三头六臂，最终也飞不出储君的五指关。只有枪杆子才可出政权，此乃千古不移的真理。」

小盘浑身一震，喃喃念道：「枪杆子出政权。」

他想到的枪杆子，自然是刀枪的枪杆，而不是自动机枪的枪杆。

项少龙暗责自己口不择言，续道：「眼前可提拔的有两个人，就是王翦王贲父子，这两人都是任何君主梦寐以求的绝代猛将，有他们助你打天下，何惧区区一个吕不韦。」

小盘一呆道：「那麽你呢？」

项少龙道：「我当然会全力助你，但我始终是外来人，你要巩固秦国军心，必须以他们的人材为主力方成。」

小盘皱眉道：「可是现在吕不韦正力捧蒙骜，又把他两个儿子蒙武蒙恬任命为偏将，好随蒙骜南征北讨，我得怎样应付呢？」

项少龙道：「这正是吕不韦急欲把我除去的原因之一，若被蒙骜知道他两个儿子都差点丧在这老贼的奸谋下，你说他会有甚麽感受。蒙武两兄弟终会靠向我们，你大可将计就计，重用这两人，亦可使吕不韦不生疑心。」

小盘兴奋起来道：「没有人比太傅更厉害了，我知怎样做的了。」

两人又再商量了好些行事的细节後，项少龙才告退离开。

到了鹿公那与秦宫为，遥对着吕不韦正动工兴建新邸的将军府，鹿公把项少龙请到幽静的内轩，下人奉上香茗退下後，鹿公微笑道：「听说你是秦人的後代，不过这项姓在我大秦从未听过，不知你是那一族的人呢？」

项少龙心中叫苦，胡诌道：「我的姓氏是由娘亲那处来的，不要说是甚麽族了，连我父亲是谁娘也弄不清楚，只知他是来自大秦的兵士，唉！这确是笔糊涂账。」

鹿公这「大秦主义者」倒没有怀疑，点头道：「赵人少有生得你那麽轩

昂威武的，太傅这种体型，连我大秦人里也百不一见，应属异种，我最擅相人，嘿！当日第一眼见到你，便知你是忠义之辈。」

项少龙逐渐摸清他的性格，心中暗笑，道：「鹿公真是眼光如炬，甚麽都瞒你不过。」

鹿公叹了一口气道：「若真是甚麽都瞒不过我就好了，但很多事情我仍是看漏了眼，想不到先王如此短命，唉！」

项少龙默然下来。

鹿公两眼一瞪，射出锐利的光芒，语调却相当平静，缓缓道：「少龙和吕不韦究竟是甚麽关系？」

项少龙想不到他问得如此直接，愕然道：「鹿公何有此言？」

鹿公淡淡道：「少龙不用瞒我，你和吕不韦绝不像表面般融洽，否则乌家就不用终日躲在咸阳外的牧场里了。放心说吧！乌族乃我大秦贵胄之後，对我们来说，绝不能和吕不韦这些外人相提并论。」

项少龙来咸阳这麽久，还是首次直接领受到秦人排外的种族主义，叹了一口气道：「这事真是一言难尽，自我向先王提出了以徐大将军为相後，吕相国就与我颇有芥蒂了。」

鹿公微笑道：「怎会是这麽简单，在咸阳城内，吕不韦最忌的人就是你，这种事不须我解释吧！」

接着眼中射出思索的神情，缓缓道：「一直以来，均有谣传说储君非是大王骨肉，而是出自吕不韦的。本来我们还不太相信这事，只当作是心怀不轨之徒中伤吕不韦和太后的暗箭，但现在先王正值壮年之时，忽然不明不白的死了，我们自然不能再漠然视之。」

项少龙听得头大如斗，鹿公乃秦国军方德高望重的人，他的话可说代表着秦国最重要将领的心意。假设他们把小盘当作是吕不韦鱼目混珠的野种，转而扶助成虫乔，那吕不韦和小盘都要一起完蛋。

鹿公又道：「但这事我们必须查证清楚，才可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正如我们本来还弄不清楚少龙和吕不韦的关系，所以联名上书，请储君任命你为都骑统领，好试探吕不韦的反应，那知一试便试了出来，因为吕不韦是唯一反对的人。」

项少龙这才知道政治是如何复杂的一回事，初闻此事时，他还以为鹿公等特别看得起他，原来背後有着另外的原因和目的。

鹿公摇头苦笑道：「话再说回来，那种事除了当事人外，实在非常难以求证的，不过亦非全无办法，只是很难做到。」

项少龙大感惶然，道：「有甚麽好方法呢？」心中却在奇怪，自己都可以说是朱姬和储君的人了，难道不会维护他们吗？怎麽鹿公偏要找我自已来商量这件事？

鹿公道：「这事有一半要靠少龙帮手才成。」

项少龙大讶地望着他，忽地记起朱姬的话，恍然道：「你们是要用滴血认亲的方法吧？」

鹿公肃容道：「这是唯一能令我们安心的方法，只要在纯银的碗里，把两人的血滴进特制的药液中，真伪立判，屡应不爽。」

蓦地里，项少龙高悬的心放了下来，轻松得像在太空中逍遥，点头道：「储君那一滴血可包在我身上，不过鹿公最好派出证人，亲眼看着我由储君身上取血，那就谁都不能弄虚作假了。」

这次可轮到鹿公发起怔来。

他今趟找项少龙来商量，皆因知他是朱姬除吕不韦外最亲近的人，又是他一手由邯郸把她们两母子救出来，多多少少也应知道朱姬母子和吕不韦间的关系。假若他对这滴血认亲的方法左推右拒，便可证实其中必有不可告人之事，那时鹿公当然知道在两个太子间如何取舍了。

怎知项少龙欣然答应，还自己提出要人监视他没有作弊，自是大出他意料之外。

两人呆瞪了一会後，鹿公断然道：「好！吕不韦那一滴血就由我们来想办法。但假若证实了储君真是吕不韦所出，少龙你如何自处？」

项少龙淡淡道：「我深信储君是先王货真价实的亲生骨肉，事实将会证明一切。」

忽然间，最令他头痛的事，就这麼的解决了。

滴血当然「认不了亲」，於是那时秦国以鹿公为首的将领，将对小盘作出全面的支持，形势自然和现在是两回事了。

但由於朱姬的关系，吕不韦仍可继续扩展势力，操纵朝政。

现在项少龙反担心这古老辨认父子血缘的方法不灵光，细想又觉得这是杞人忧天，历史早说明了，小盘日後将会是一统天下的始皇帝。

第 06 章

项少龙回到乌府。

那晚的火灾，只烧了一个粮仓，便被救熄了，对主宅的几组建筑群，并没有任何影响。

在过去的十多天内，两个精兵团的战士共二千人，分别进入咸阳，以增加乌府的实力。

骑着疾风，与滕翼、荆俊和众铁卫进入外墙的大闸，立时传来战士们忙着建盖哨楼的吵音，非常热烈。

项少龙心情开朗，跳下马来，正要去看热闹，陶方迎上来道：「龙阳君在大厅等你。」

滕翼一望主宅前的大广场，不见任何马车随从，奇道：「他只是一个人来吗？」

陶方点头应是。

项少龙亦有点想见这故友，问问各方面的情况，当然包括雅夫人在内，随着陶方到大厅见龙阳君。

今次他虽没有黏胡子，但却穿着普通民服，避人耳目。

到剩下两人时，龙阳君欣然道：「项兄别来无恙，奴家欣悦非常。」

项少龙笑道：「听君上的语气，好像我能够活着，已是非常难得。」

龙阳君幽幽叹道：「无论在秦国内外，想要你项上人头的人，可说数不胜数，近日更有传言，说你与吕不韦脸和心不和。现在吕不韦势力日盛，自是教人为你担心哩！」

项少龙早习惯了这娇媚男人的「情款深深」，苦笑道：「这叫纸包不住火，

甚麼事都瞒不了人。」

龙阳君愕然问道：「甚麼是『纸』？」

项少龙暗骂自己糊涂，这是到汉代才通行的东西，自己却一时口快说了出来，道：「这是我家乡话，指的是帛书那类东西。」

龙阳君「这才明白」，道：「今趟我是出使来祭奠你们先王，真是奇怪，四年内死了两个秦君，现在人人都疑团满腹，吕不韦也算胆大包天了。」

项少龙知他在探听口风，叹了一口气，岔开话题道：「信陵君的境况如何？」龙阳君冷冷道：「这是背叛我王应得的下场，今次他再难有复起的机会，听说他转而纵情酒色，又解散了大批家将，在这种情形下，大王应不会再拿他怎样。」

再压低声音道：「赵雅病倒了！」

项少龙一震道：「甚麼？」

龙阳君叹道：「听说她病时，只是唤着你的名字，气得信陵君自此不再踏入她寝室半步。」

项少龙听得神伤魂断，不能自己，恨不得肋生双翼，立即飞往大梁去。

龙阳君道：「项兄放心，我已奏请大王，借为她治病为名，把夫人接入宫里去，使人悉心照料她。假若项兄愿意，我可以把她送来咸阳，不过那你待她病况好一点才成。」

项少龙剧震道：「她病得这麼重吗？」

龙阳君凄然道：「心病最是难治嘛！」

项少龙那还有馀暇去嘴嚼他话里语带双关的含意，心焦如焚道：「不！我要到大梁去把她接回来。」

龙阳君柔声道：「项兄万勿感情用事，咸阳现在龙虎交荟，风急云荡，你若贸然离开，回来後发觉人事全非，那就悔之已晚了。」

项少龙冷静了少许，道：「那我就派人去接她好了，君上可否派个办得事的人随行？」

龙阳君道：「这当然没有问题，敝国增太子对你印象极佳，只要知道是你的事，定会帮忙到底。大王亦知道增太子回国一事，全赖你在背後出力，否则也不肯照顾赵雅了。」

项少龙压下了对赵雅的思念，问道：「除了田单、李园和庞外，六国还来了甚麼人呢？」

龙阳君道：「燕国来的应是太子丹，韩国是你的老朋友韩闾，现在人人都争着巴结吕不韦，你要小心点才好。在咸阳他们当然不敢怎样，但若吕不韦把你差往别国，自有人会对付你了。」

项少龙正犹豫应否告诉龙阳君，当日在邯郸外偷袭他们的人是燕国太子丹派去的徐夷乱时，龙阳君又道：「李园今趟到咸阳，带来了楚国的小公主，希望能作政储君的王妃，听说吕不韦已口头答应了。但秦国军方的鹿公、徐先、杜壁等人都大力反对，假若此事不成，吕不韦的脸子便不知应放在那里了。」

项少龙道：「此事成败，关键处仍在乎太后的意向，不过吕不韦手段厉害，会有方法令太后顺从他的提议。」

龙阳君压低声音道：「听说姬太后对你很有好感，你可否在她身上做些工夫，好使李园好梦成空呢？」

项少龙这时最怕的事就是见朱姬，一个不好，弄出事来，不但良心要受

谴责，对自己的声誉和形象亦有很大的打击。颓然叹了一口气道：「正因为她对我有好感，我才更难说话。」

龙阳君知他性格，道：「我是秘密来找你，故不宜久留，明早我将派人来找你，这人叫宁加，是我的心腹，非常精明能干，有他陪你的人去大梁，定可一切妥当。」

项少龙道谢後，把他送出门外。

回来後立即找滕翼和陶方商量。

他本想派荆俊出马去接赵雅，但由於咸阳正值用人之时，最後终决定了由乌果率五百精兵去办理此事。

商量停当时，琴清竟派人来找他。

三人大感愕然，难道这以贞洁名着天下的美女，终於动了春心？

项少龙、滕翼、荆俊和十八铁卫赶到琴府时，天已全黑，更添事情的暧昧性。众人在那布置清雅的大厅坐下後，两名美婢奉上香茗，已见过的管家方二叔把项少龙、滕翼和荆俊同时请入内厅。

荆俊见这动人的寡妇当他是个人物，自是喜出望外。项少龙则有点失望，知道事情与男女之私全无关系。

男人就是这样，就算没有甚麽野心，也绝不介意给多个女人爱上，只要不带来麻烦就成了。

琴清仍是一身素服，神情肃穆，礼貌地道过寒暄，与三人分宾主坐下，依足礼数。

及知众人尚未进膳，遂着婢女捧出糕点，招待他们和在外厅等候的诸卫享用。

项少龙等毫不客气，伏案大嚼，只觉美味之极，荆俊更是赞不绝口。

项少龙见她眉头深锁，忍不住道：「琴太傅召我等来此，不知有何见教？」

琴清幽幽叹了一口气，道：「不知是否我多疑，今天发生了一些事，我觉得有点不大妥当。」

三人大讶，放下手上糕点，六只眼睛全盯在她胜比娇花的玉容处。

琴清显然有点不惯给这麼三个男人瞪着，尤其是荆俊那对贪婪的「贼眼」，垂头道：「今天我到太庙为先王的灵柩更换香花，离开时遇上相府的食客毒，被他拦去路。」

三人一齐色变。

荆俊大怒道：「好胆！我定要狠狠教训这狂徒一顿，管谁是他的靠山。」

滕翼道：「琴太傅没有家将随行吗？」

琴清道：「不但有家将随行，当时徐左丞相和吕相也在太庙处，听到喧闹声，赶了出来。」

荆俊冷笑道：「我倒要看吕不韦怎麼处置哎哟！」

当然是给旁边的滕翼踢了一脚。

琴清望向滕翼，秀眸射出坦诚的神色，柔声道：「滕大哥不要把琴清看作外人好吗？我和嫣然妹一见如故，情同姊妹。所以今晚才会不避嫌疑，把各位请到寒舍来商量。」

滕翼老脸一红，尴尬地道：「好吧！吕不韦怎样处置此事。」

琴清脸上忧色更重了，缓缓道：「吕不韦做得漂亮之极，当着我和徐相，着那毒先叩头认错，再当众宣布对他的惩罚。」

项少龙早心知肚明是甚麼一回事，那是早写在史册上，颓然叹道：「是否把他阉了後送入王宫当太监呢？」

琴清骇然道：「你怎会猜得到？」

滕翼和荆俊更是瞠目相对，今天他们整日都和项少龙同行同坐，项少龙知道的事他们自该知道。

这麼特别的惩罚，纵使哲人复生，也绝猜不着。

项少龙心中叫糟，知说漏了口，泄出了天机。而且今次无论怎麼解释，也不会有人肯相信的了。

琴清却以为早有线眼把这事告诉他，待看到滕荆两人目瞪口呆的怪模样，大吃一惊，不能相信地道：「项太傅真只是猜出来的！」

项少龙「惊魂甫定」，自顾自叹了一口气道：「这并非太难猜哩，现在吕不韦最要巴结的人就是姬太后，眼下在咸阳，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太后的弱点，毒则是他最厉害的一只棋子，只有诈作把他变成太监，这只棋子才可放进王宫，发挥出妙用，说到玩手段，我们比起吕不韦，确是瞠乎其後。」

滕翼和荆俊开始明白过来，但对项少龙超水准及神乎其技的推断，仍是震惊得未可回复过来。

琴清狠狠盯着项少龙，好一会後才不服气地道：「我是事後思索良久，才得出这结论。」

但项太傅连事情都未听完，便有如目睹般知道了一切，琴清看太傅智慧之高，吕不韦亦有所不及，难怪他这麼忌你了。」

项少龙暗叫惭愧，同时亦在发愁。

朱姬和毒可说是乾柴烈火，谁都阻止不了，这事该怎样应付才好呢？

荆俊牙道：「让我摸入宫去给他痛快的一刀，那他就只好永远真当太监了。」

琴清终受不住他露骨的言词，俏脸微红，不悦道：「荆兄！我们是在商量正事啊！」

滕翼怒瞪了荆俊一眼，後者却是心中不忿，为何项少龙说得比他更粗俗，这俏寡妇却不怪他。项少龙知已混了过去，放下心来，脑筋立变灵活，道：「琴太傅太看得起项某人，只可惜这事谁都阻止不了。」

琴清愕然道：「可是太后最肯听太傅的意见啊！」

项少龙坦然苦笑道：「问题是我不能代替毒，所以也失去了进言的资格。」

琴清一时仍未明白他的意思，想了片晌，忽然霞生玉颊，垂下头去，咬着唇皮轻轻道：「琴清明白了，但这事非同小可，不但牵涉到王室的尊严，还可使吕不韦更专横难制，项太傅难道不担心吗？」

项少龙语重心长的柔声道：「琴太傅何不去巴蜀，陪华阳夫人过些眼不见为净的清静日子？」

琴清娇躯一颤，往他望来，射出复杂难言的神色，欲言又止，最後垂下螓首，低声道：「琴清有自己的主意，不劳项太傅操心，夜了！三位请吧！」

三人想不到她忽然下逐客令，大感没趣，怏怏然走了，琴清并没有起身送客。离开琴清府，晚风迎面吹来。

滕翼忍不住道：「三弟真不打算向姬后揭破吕不韦的阴谋吗？」

项少龙叹道：「问题是对姬后来说，那正是令她久旱逢甘露的一份大礼，试问谁可阻拦？」

荆俊赞叹道：「久旱逢甘露，吕不韦这一手真厉害。」

滕翼策着马儿，深吸一口气道：「若给毒控制了姬太后，我们还有立足的地方吗？」

项少龙冷笑道：「首先姬太后并非那麽容易被人摆布，其次我们大可将计就计，尽量捧起毒，使他脱离吕不韦的控制，那时最头痛的，却是吕不韦而非我们了。」

滕翼和荆俊大感愕然时，项少龙已策着疾风领头往长街另一端冲去。

在这刹那，他充满了与吕不韦斗争的信心。

因为根本没有人可改写历史，包括吕不韦在内。

所以这大恶人注定了是玩火自焚的可笑下场。

谁都改变不了。他无法知道的，只是自己的未来的际遇吧了！

次日清晨，天尚未亮，李斯率着大批内侍，带着王诏，到乌府代表小盘正式任命项少龙作都骑统领将军，滕翼和荆俊分任左右都骑裨将，授以虎符文书，弓箭、宝剑、军服甲冑，还可拥有五百亲卫，可说王恩浩荡。

项少龙心知肚明这些安排，是出自李斯这个自己人的脑袋，故而如此完美。跪领王命後，由滕翼立即挑出五百人，全体换上军服，驰往王宫。

到了主殿前的大广场，小盘刚结束早朝，在朱姬陪同下，领着左右丞相和一众文武百官，登坛拜将，仪式隆重。

这天项少龙等忙得不亦乐乎，既要接收设在城东的都骑衙署，又要检阅都骑士卒，与其他官署办妥联络事务，更要准备明天庄襄王的事宜，以百计的事堆在一起办理。

幸好项少龙目下和军方关系大佳，吕不韦则暂时仍要摆出支持他的姿态，故而顺风顺水，没有遇到困难和阻力。

最神气的是荆俊，正式当上都骑副将，八面威风，意气飞扬。

同日由陶方安排下，乌果偕同龙阳君遣来的宁加，率着五百精兵团战士，匆匆上路，往大梁迎赵雅回来。

到了晚上，小盘使人把他召入王宫，在内廷单独见他，劈脸忿然道：「你知否毒的事？」

项少龙叹了一口气道：「太后和他已混在一起吗？」

小盘怒愤交集道：「先王尸骨尚未入土，吕不韦这奸贼就使个小白脸来假扮太监，勾引母后，我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

项少龙暗忖这毒对女人果然很有手段，这麽快便搭上了朱姬，心中既酸且涩，更怪朱姬太不检点。可是回心一想，朱姬的确寂寞了很久，以她的多情，当然受不了毒这情场高手的挑逗和引诱了。

小盘气得在殿心来回踱步，项少龙只好陪立一旁。

小盘忽地停了下来，瞪着他怨道：「那天我留你与母后单独相处，就是希望你好好慰藉她，天下男人里，我只可接受你一个人和她相好。」

项少龙惟有以苦笑报之。

他当然明白小盘的心态，正如以前觉得只有他才配得上做姬夫人的情人，现在既把朱姬当作母亲，自然也希望由他作朱姬的男人。在某一程度上，自己就是小盘心中的理想父亲了。

项少龙叹了一口气道：「若我可以这样做，我就不是项少龙了。」

小盘呆了一呆，点头道：「我是明白的。可是现在我内心充满愤恨，很想闯进後宫拿着那毒痛打一顿，才能出这口气。」

顿了顿道：「唉！现在该怎麽办呢？一天我尚未正式加冕，事事均要母后点头才成。若给吕不韦控制了母后，我将更受制肘，今午太后便把我召去，要我以吕不韦的家将管中邪代替安谷将军作禁卫统领，我当然据理力争，闹了整个时辰，母后才肯收回成命，转把管中邪任为都卫统领，我无奈下只好答应了。」

又再叹道：「你说我该怎麽办呢？」

看着他仍未脱稚气的脸孔，项少龙道：「这是你母后的手段，明知你不肯答应撤换安将军，退而求其次下，你只好屈服了。」

小盘呆了起来，思索半晌後，颓然道：「当时的情况确是这样，我还是斗不过母后。」

项少龙安慰道：「不要泄气，一来因你年纪仍小，又敬爱母后，才她不过。来！我们先坐下静心想想，看看该怎样应付吕不韦这奸谋。」

小盘像泄了气的皮球，坐回台阶上的龙席处，看着学他刚才般来回踱着方步的项少龙。

项少龙沉声问道：「太子怎知毒的事？」

小盘愤然道：「昨天早上，吕不韦的人把毒五花大绑押进宫内，当着我与母后的面前，宣读毒的罪状，说已行刑把他变作太监，罚他在王宫服役，当时我已觉得不妥，怎会刚给人割了那话儿，仍可像他般神气，只是脸色略苍白了点。」

「接着吕不韦和母后说了一番私话，之後母后便把毒收入太后宫，我心感不妙，派人去侦查究竟，母后当晚竟和毒搅在一起了。」

项少龙问道：「这毒究竟有甚麽吸引力呢？」

小盘一掌拍在龙几上，怒道：「还不过是小白脸一名。」旋又颓然道：「说实在的，他长得高俊威武，颇有英雄气概，形神有点像师傅你，只是皮肤白多了，难怪母后一见就着了迷。」

「唉！我该怎麽办呢？」

这已是他今晚第三趟说这句话，由此可知朱姬的行为，使他如何六神无主。

项少龙来到阶前，低声道：「这事储君有否与李斯商量。」

小盘苦笑道：「这事除师傅外，我怎敢告诉其他人，还要尽力为太后隐瞒哩。」

项少龙心中暗叹，这正是小盘的困难，在眼前这人人虎视眈眈的时刻，一旦没有了太后和吕不韦的支持，小盘这只有十多岁的大孩子，立即变得孤立无援，所以一天羽翼未丰，他总要设法保着朱姬和吕不韦，以免王位不稳，个中形势，非常复杂。

项少龙挪到一旁首席处的长几座下，仰望殿顶横伸的主梁，吁出一口气道：「有一个双管齐下的良策，必可助太子度过难关，日後稳登王座。」

小盘像在迷途的荒野见到指路的明灯，大喜道：「师傅快说出来！」

项少龙见他精神大振，心中欢喜，欣然道：「首先，仍是要笼络军心，现在秦国军方，大约可分作四帮人。势力最大的是中立派，这批人以鹿公、徐先、王为首，他们拥护合法的正统，但亦数他们最危险，若他们掉转头来对付我们，谁都招架他们不住。可以说只要他们倾向那一方，那一方就可稳稳胜出。」

小盘皱眉道：「这个我明白，另外的三个派系，就分别是拥吕不韦、高

陵君和成虫乔的三夥人，可是有甚麼方法把鹿公他们争取过来呢？」

项少龙哑然失笑道：「方法简单易行，只要让他们验明正身就行了。」

於是把鹿公想要滴血认亲的事说了出来。

小盘先是呆了一呆，接着和项少龙交换了个古怪的眼神後，两人同时掩口狂笑起来，完全控制不了那既荒谬又可笑的怪异感觉。

小盘这未来的秦始皇连泪水都呛了出来，喘着气道：「那另一管的方法又是甚麼？」

项少龙苦忍着笑道：「就是把吕不韦都争取过来。」

小盘失声道：「甚麼？」

项少龙分析道：「阳泉君虽已授首，但拥立成虫乔的力量仍非常庞大，还有在旁虎视的高陵君，都有问鼎王座的实力。假若我们贸然对付吕不韦，只会两败俱伤，让这两系人马有可乘之机。说不定这两系人会联合起来，迫你退位，那就更是不妙。假设吕不韦既当你是他的儿子，而鹿公等却知道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真相，那你自可左右逢源，待铲除了另两系的势力後，再掉转头来对付吕不韦，那时谁还敢不听你的话。」

小盘拍案道：「这确是最可行的方法，可是吕不韦赋性专横，若事事从他，最终还不是大权落到他的手上，到他在军方的重要位置都安插了他的人时，我们那时拿甚麼来和他较量。」

项少龙嘴角飘出一丝笑意，淡然道：「这招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由今天开始，我们不但去管你母后的事，还要大力栽培毒。」

小盘失声道：「甚麼？」

项少龙道：「毒出名是无情无义的人，这样的人必生性自私，事事以己利为重，只要他发觉有可乘之机，定会不受吕不韦控制，由於他出身相府，势将分薄吕不韦的部分实力，你母后亦会因恋奸情热转而支持他，使他变成与吕不韦抗衡的力量，那时你就可从中得利了。」

顿了顿续道：「若我猜得不错，待你王父入土後，毒必会缠你母后给他弄个一官半职，那时你应知怎麽做了吧！」

小盘听得目定口呆，最後深吸一口气道：「这人世之间，还有比师傅手段更高明的人吗？」

就在这一刻，项少龙知道小盘的心智已趋成熟，再不是个只懂闹情绪的孩子了。

第 07 章

次日天尚未亮，在小盘和朱姬的主持下，王亲国戚，文武百官，各国来的使节，在太庙举行了隆重庄严的仪式後，把庄襄王的遗体运往咸阳以西埋葬秦室历代君主的「园寝」。

禁卫军全体出动，运载陪葬物品的骡车达千乘之众，送葬的队伍连绵十多里。

咸阳城的子民披麻戴孝，跪在道旁哭着哀送这罕有施行仁政的君主。

小盘和朱姬都哭得死去活来，闻者心酸。

吕不韦当然懂得做戏，恰到好处地发挥着他悲伤的演技。

项少龙策马与安谷和尚未被管中邪替换的都卫统领兼身为王族的昌平君为灵车开道。

邯鄲事後，他还是第一次见到田单、李园、韩闾等人，他们虽对他特别留神，但看来并没有认出他就是董马痴。

那庞只是中等身材，方面大耳，看来性格沉稳，但一对眼非常精灵，属机智多变的人，难怪能成为凭口才雄辩而当时得令的纵横家了。

那太子丹年纪最轻，顶多二十岁许，脸如冠玉，身材适中，举止均极有风度，很易令人心生好感，但对项少龙来说却是另一回事了。赵倩等可说间接死在他手上，若有机会，项少龙亦不会轻易放过他。

琴清杂在妃嫔和王族贵妇的行列里，项少龙曾和她打过照面，但她却装作看不到项少龙。

在肃穆悲沉的气氛下，送殡队伍走了几个时辰，才在午後时分抵达「园寝」。

这秦君的陵墓分内外两重城垣，呈现为一个南北较长的「回」字形，於东南西北各洞辟一门，四角建有碉楼，守卫森严，由一陵官主管。

通往陵园的主道两旁排列着陶俑瓦当等守墓饰物，进入陵内後，重要的人物来到墓旁的寝庙里，先把庄襄王的衣冠、牌位安奉妥当，由吕不韦宣读祭文，才举行葬礼。

项少龙想起庄襄王生前对自己的恩宠，不由黯然神伤，流下了英雄的热泪。

把灵柩移入王陵的墓室时，朱姬哭得晕了过去，可是只要项少龙想起她这两晚都和毒在一起，便感到很难原谅她。

但在某一程度上，他却体会到，正因她失去了这个使她变成秦后恩深义重的男人，又明知是由旧情人吕不韦下的毒，偏是自己有仇难报，无可渲泄下，才会有这种失控的异常行为。

想是这麼想，但他仍是不能对朱姬释然。

那晚返回咸阳乌府後，彻夜难眠，次日起来，立即遣人把纪嫣然诸女接来，他实在需要有她们在身旁。滕翼当然亦同样希望接得善兰来此。

只要一天他仍坐稳都骑统领这位置，吕不韦便不敢公然动他了。

三天後，咸阳城军民才脱下孝服焚掉，一切回复正常。

小盘虽未正式加冕，但已是秦国的一国之主了。

除了项少龙和像李斯那麽有远见的人外，没有人预见到就是这个孩子，打破了数百年来群雄割据的闷局，领着秦人走上统一天下的伟大道路。

这天回到东门的都骑衙署，正和滕翼、荆俊两人商量事务时，鹿公来了。

要知身为将军者，都属军方的高级要员。

但将军亦有多种等级，像项少龙这种都骑将，只属较低的一级，领兵不可超越五万，但由於是负责王城安全，故身分较为特别吧了。

最高的一级是上将军，在秦朝只有鹿公有这尊崇地位，其他王、徐先、蒙骜、杜壁等只属大将军的级数。由此可见鹿公在秦国军方的举足轻重。

滕翼、荆俊退下後，鹿公在上首欣然坐下，捋须笑道：「今趟老夫来此，固是有事商量，但亦为了给少龙助威，好教人人都知有我支持少龙，以後对你尊敬听命。」

项少龙连忙道谢，表示感激。

鹿公又肃容道：「你知否今天早朝时，吕不韦又作出了新的人事安排。」

项少龙仍未有资格参与朝政，茫然道：「有甚麽新调动？」

鹿公忿然道：「吕不韦竟破格提拔自己一名叫管中邪的家将，代昌平君出任都卫统领一职，我和徐先都大力反对，均被太后和吕不韦驳回来。幸好政储君把安谷调守函谷关，改以昌平君和乃弟昌文君共负禁卫统领之责，才没有扰动军心。哼！吕不韦愈来愈放肆了，不断起用外人，视我大秦无人耶！」

项少龙心叫侥幸，看来鹿公已把他这真正的「外来人」当作秦人了。

没有了安谷这熟人在宫，实在有点惋惜。但小盘这一着，确是没有办法中的最佳办法，又多提拔了秦国军方的一个人，看来应是李斯为他想出来的妙计。

至少鹿公就觉得小盘非是向太后和吕不韦一面倒的言听计从。

鹿公压低声音道：「我与徐先、王商量过了，滴血认亲是唯一的方法，你看！」由怀里掏出一管头尖尾阔的银针，得意地道：「这是特制的家伙，尖端处开有小孔，只要刺入血肉里，血液会流到尾部的血囊中，而刺破皮肤时，只像给蚊子叮了一口，事後不会流血，若手脚够快，被刺者甚至不会察觉。」

项少龙接过细看，暗忖这就是古代的抽血工具了，赞了两句後，道：「甚麽时候动手？」

鹿公道：「依我大秦礼法，先王葬礼後十天，要举行田猎和园游会，以表奋发进取之意。届时王室後代，至平文臣武将，与各国来使，均会参加，连尚未有官职的年轻儿郎，亦会参与。」

项少龙身为都骑统领，自然知道此事，只想不到是如此隆重，奇道：「这麽热闹吗？」

鹿公道：「当然哩！人人都争着一显身手，好得新君赏识，当年我便是给先王在田猎时挑选出来，那时没有人比我有更丰富的收获了。」

项少龙浑身不舒服起来，这样残杀可爱的动物，又非为了果腹，他自己怎也办不到。

鹿公续道：「没有比这更佳的机会了，吕不韦那滴血包在我们身上，储君方面要劳烦你了。昌平和昌文两个小子和徐先会作人证。嘿！只有少龙一人有胆量去取储君的血，安谷怎都没那胆子，调走他也好！」

项少龙心中暗笑，与他商量的细节後，恭送他离去。

鹿公所料不差，原本对他不大顺服的下属，立即态度大改，恭敬非常，省去他和滕翼等不少工夫。

当天黄昏，朱姬忽然下诏命他入宫。

项少龙明知不妥，亦惟有硬着头皮去了。

朱姬容色平静，不见有任何特异处，对项少龙仍是那麽柔情似水，关怀备至，先问他当了都骑统领的情况後，微笑道：「我向不韦发出警告，说你项少龙乃我朱姬的人，若有半根毫毛的损失，我定不会放过他。唉！人死不能复生，少龙你可否安心做你的都骑统领，保护政儿，其他事再不要费心去管呢？」

项少龙当然明白她说话背後的含意，暗叹这只是她一厢情愿的想法，吕不韦岂是这麽好相与的。

同时亦看出朱姬心态上的转变。

若非她满足於现状，绝不会希望一切照目前的情况继续下去。

微微一笑道：「太后的话，微臣怎敢不听呢？」

朱姬嗔道：「不要摆出副卑躬屈膝的模样好吗！人家只有对着你时，才会说真心的话。」

项少龙苦笑道：「若我不守尊卑上下之礼，有人会说话的。」

朱姬不悦道：「又没有别的人在，理得别人说甚麽呢？谁敢来管我朱姬的事？」

项少龙道：「别忘了宫内还有秀丽夫人，像这样般单独相对，事後若传了出去，怕会变成咸阳城的言语。」

朱姬娇笑道：「你可放心了。成虫乔已被封为长安君，明天便要秀丽那贱人往长安封邑去，免去了在宫内碰口撞面的场面。现在宫内都是我的人，这点手段，我还是有的。」

项少龙心想这怕是恐与毒的事传出去而施用的手段居多，但自是不便说破，淡淡道：「太后当然是手段高明的人哩。」

朱姬微感愕然，美目深注地凝视了他一会後，声音转柔道：「少龙你还是首次以这种语带讽刺的口气和我说话，是否不满我纵容不韦呢？可是每个人都有他的苦衷，有时要做些无可奈何的事。我在邯郸时早深切体会到这方面的苦况了。」

项少龙有点弄不清楚她是为吕不韦解释，还是为自己开脱，沉吟片晌後，道：「太后说得好，微臣现在便有无可奈何的感觉。」

朱姬幽幽一叹，盈盈而起。

项少龙忙站了起来，还以为她要送客时，这充满诱惑力的美妇人移到他身前，仰头情深款款地看着他，有点意乱情迷地道：「朱姬最欢喜的项少龙，就是在邯郸质子府初遇时那充满英雄气概，风流潇，不将任何困难放在心上，使我这弱质女子可全心全意倚靠的大丈夫。」

少龙啊！现在朱姬回复自由了，为何仍要为虚假的名份浪掷年华，让我们回复到那时光好吗？」

看着她起伏着的酥胸，如花玉容，香泽可闻下，项少龙差点要把她拥入怀里，然後疯狂地和她抵死缠绵，忘掉了外面的世界，只馀下男女最亲密的爱恋。

说自己对她没有感情，又或毫不动心，实是最大的谎言。

可是庄襄王的音容仍紧缠着他的心神，惟有抑制着这强烈的冲动，正要说话时，急剧的足音由正门处传来。

两人吓了一跳，各自退开两步。

朱姬怒喝道：「是谁？」

一名身穿内侍袍服的年轻壮汉扑了进来，跪下叩头道：「毒来服侍太后！」

项少龙心中一震，朝这出名的美男子看去，刚好毒抬起头来望他，眼中射出嫉恨悲愤的神色。

纵使鄙屑此人，项少龙亦不由暗赞一声。

若论英俊，像安谷、连晋、齐雨、李园那类美男子，绝对可比得上他，可是若说整体的感觉，都要给这毒比了下去。

他整个人就像一头猎豹，每一寸肌肉都充盈着力量，完美的体型、白皙的皮肤，黑得发亮的头发，确和自己有点相似。

但他最吸引女人的地方，是他那种浪子般野性的特质，眼神充满了炽烈的火焰，似有情若无情，使任何女性觉得若能把他驯服，将是最大的骄傲。

难怪朱姬会一见心动。

朱姬显然为他的闯入乱了方寸，又怕项少龙知道她两人的事，气得俏脸煞白，怒喝道：「你进来干甚麽？」

毒垂下头去，以出奇平静的语调道：「小人知太后没有人在旁侍候，故大胆进来。」

朱姬显然极之宠他，但在项少龙脸前却不敢表现出来，色变道：「立即给我滚出去。」

若换了是另一个人，早唤来守卫把他推出去斩头了。

毒摆明是来和项少龙争风吃醋的，可知他必有所恃。例如朱姬对他的榻上功夫全面投降，故不怕朱姬拿他怎样。

只听他谦卑恭敬地道：「太后息怒，小人只希望能尽心尽意侍奉太后吧了！」竟不听朱姬的命令。

朱姬那挂得住脸子，偷看了项少龙一眼，娇喝道：「人来！」

两名宫卫抢了入来。

项少龙知是时候了，闪身拦着两人，伸手扶起毒，欣然道：「这位内侍生得一表人材，又对太后忠心不二，我一见便心中欢喜，太后请勿怪他。」

这几句话一出，朱姬和毒均大感愕然。

项少龙心中好笑，继续吹捧道：「我看人绝不会看错，内侍乃人中之龙，将来必非池中物，让我们异日好好合作，共为大秦出力。」

朱姬见那两名侍卫进退不得，呆头鸟般站在那里，没好气地道：「还不出去！」

两人如获王恩大赦，滚了出去。

毒一向都把自己当作人中之龙，只是从没有人这么赞他而已！对项少龙的嫉妒立时减半，事实上这亦是吕不韦派给他的任务，务要破坏朱姬和项少龙的好事，否则他怎也不敢闯进来，尴尬地道：「项大人过奖了！」

朱姬呆看着项少龙时，后者乘机告退。

朱姬怎还有颜脸留他，反是毒把他送出太后宫。

到了宫门处，项少龙像对着相识了十多年的老朋友般道：「内侍，日後我们应好好亲近。」

毒汗颜道：「项大人客气了，小人不敢当此抬举，在宫内我只是个奴才吧！」

项少龙故作不忿道：「以兄这等人材，怎会是居於人下之辈，不行！我现在就向储君进言，为兄弄个一官半职，只要太后不反对就行。」

毒给他弄得糊涂起来，愕然道：「项大人为何如此对我另眼相看呢？嘿！其实我本是相府的人，项大人理应听过我的名字，只是因获罪才给遭到宫中服役吧了。」

项少龙故作愕然道：「原来兄竟是相府的名人，难怪我一见兄，即觉非是平凡之辈。」

唉！兄不知犯了甚麽事呢？不过也不用告诉我了。像兄这等人材，吕相怎能容你有得志的一朝？我项少龙言出必行，这就领你去谒见储君。如此人材，岂可埋没。」

毒听得心中惶然，但仔细一想，知道项少龙非是虚言，吕不韦正是这种妒才嫉能的人。

现在吕不韦是利用他去破坏项少龙和朱姬的关系，异日若太后爱宠自

己，说不定吕不韦又会想办法来对付自己了。

若能与项少龙和储君打好关系，将来他也有点凭恃。

遂欣然点头道：「多谢项大人提拔。」旋又惶恐道：「储君会否不高兴见我这微不足道的奴才？」

他现在的身分乃是职位最低的宫监，勉强说也只是太后的玩物，难怪他这麼自卑。

项少龙差点忍不住笑，拉着他去了。

回到乌府，不但纪嫣然等全在那里，乌应元亦来了。

乌廷威被处死一事，似已成为被忘记了的过去。

众人知道他当上了地位尊崇的都骑统领，都雀跃不已。

乌应元拉着这爱婿到後园私语，道：「全赖少龙的面子，现在只要是我们乌家的事，便处处通行，以前过关的文书，不等上十天半月，休想拿到，现在这边递入申请，那边便批了出来，比在邯郸时更要风光。」

项少龙苦笑道：「岳丈最好有点心理准备，将来吕不韦势力日盛时，恐怕就非这麼风光了。」

乌应元笑道：「那时恐怕我们早溜走了，乌卓有消息传回来，在塞外呼儿鲁安山旁找到一幅广达数千里的沃原，水草肥茂，河湖交接，更难得附近没有强大的蛮族，只要有几年工夫，可在那里确立根基。我准备再遣送一批人到那里开垦繁衍，想起能建立自己的家国，在咸阳的些微家业，实在不值一顾。」

项少龙替他高兴，问起岳母的病况，乌应元叹道：「过些时该没事的了。」想起乌廷威，歔不已。

项少龙想不到安慰他的话。

当晚项少龙和三位娇妻秉烛欢叙，把这些天来的事娓娓道出，说到小盘把毒提拔作内侍官时，众女都为之绝倒。

小别胜新婚，四人如鱼得水，恩爱缠绵。

忽然间，项少龙隐约感到苦缠了他整年的噩运，终於过去了，因为他比以前任何时间，更有信心和吕不韦周旋到底。

第 08 章

项少龙、滕翼和荆俊三人，经过对都骑军的了解後，已开始清楚它的结构和运作的情况，於是着手整顿改革。

都骑军人数在一万之间，分作五军，每军二千人，全是由秦军挑出来擅於骑射的精锐，仅次于保护秦王禁宫的禁卫军。大多来自王族朝臣的後代，身家清白，饷银优厚，故此人人都以当上都骑军为荣。

平时都骑军分驻在咸阳城外四个形势险要的卫星城堡，负责王城外的巡逻侦察等一般防务。

城内事务则交由都卫军处理，职权清楚分明。

但若若有事发生，都卫统领要受都骑统领的调配，所以两个系统里，以都骑为正，都卫为副。每三个月两个系统的兵马，便要联合操练，好能配合无

间。

都卫统领更要每月向都骑统领报一次，再由後者直接报上秦君。

由此可见都骑统领一职，等若城守，必由秦君亲自点封、选取最信得过的负责人。

对朱姬和小盘来说，自是没有人比项少龙更理想了。难得是由以鹿公为首的军方重臣提出，以吕不韦的专横，亦反对无效，惟有退而求其次，把管中邪安插到都卫统领这次一级的重要位置去。

禁卫、都骑、都卫三大系统，构成了王城防务的骨干。

这天早上，在王宫主殿的广场处，进行了封任仪式。

安谷荣升大将，负责东方函谷关、虎牢关和肴塞三关的防务，无论权力和地位均有增无减，所以安谷并没有失意的感觉。

他的职务改由昌平君嬴侯和昌文君嬴越这对年轻的王族兄弟负责，分统禁卫的骑兵、战车部队和步兵，统领之职一分为二，成禁骑将和禁卫将。

任用王族贵胄出任禁军统领，乃秦室传统，吕不韦在这事上难以干预。

管中邪则荣登都卫统领一职，以吕不韦另一个心腹吕雄为副手。

都卫军虽次於都骑军，但却确实负责王城的防务和治安，乃现代军队和警察的混合体。

秦国由於民风强悍，这个职位并不易为。

项少龙还是首次见到管中邪。

果如图先所言，生得比项少龙还要高少许，样子远及不上乃师弟连晋的俊俏，但面相粗犷，肩宽膊厚，腰细腿长，只是那充满男子气概的体型，便使人觉得他有着难以形容充满野性的吸引力，年纪在三十许间。

难得他粗眉如剑，鼻高眼深，一对眸珠的精光有若电闪，举步登台接受诏令军符时举止从容，虎步龙行，纵是不满他封任此职位的秦国军方，亦受他的大将之风和气势震慑，难怪他能在高手如云的相府食客中脱颖而出，成为吕不韦最看得起的人之一。

荆俊教项滕两人注意正在观礼的吕不韦旁边那几个人，道：「穿黄衣的就是那满肚奸计的莫傲，他後面的两名武士，是管中邪外最厉害的鲁残和周子桓。」

项滕闻言忙用神打量。

这莫傲身身高颀，生就一副马脸，带着不健康的青白色，年纪约三十五、六，长着一撮浓密的山羊须，颇为斯文秀气，一对眼半开半阖，瞪大时精光闪闪，非常阴沉难测。

项少龙凑到滕翼耳旁道：「若不杀此人，早晚我们要在他手上再吃大亏。」

滕翼肯定地点头，表示绝对同意。

那鲁残和周子桓一高一矮，都是力士型的人物，神态冷静，只看外表，便知是可怕的剑手。

田单等外国使节都不见出现，由於这乃秦人的自家事，又是关於王城的防务，自然不会邀请外人参与。

小盘本身乃赵国贵族，长於宫廷之内，来秦後的两年，每天都接受当储君的训练，加上他实际的年龄，要比别人知道的要长上两岁多，故尽管在这种气氛庄严，万人仰视的场合里仍是挥灑自如，从容得体，看得各大臣重将点头称许。

吕不韦看着这「爱儿」更是老怀大慰，觉得没有白费工夫。

礼成後，群臣散去，但安谷、昌平昌文两君、管中邪、项少龙等则须留下陪太后储君午宴。

吕不韦和徐先这左右丞相，军方的重臣鹿公、王、杜壁、蒙骜，大臣蔡泽、左监侯王绾、右监侯贾公成都被邀作陪。

这可说是人事调动後的迎新宴。

午膳在内廷举行。

趁太后储君回後宫更衣时，各人聚在内廷的台阶下互祝聊。

安谷扯着昌文君和昌平君这对兄弟，介绍与项少龙认识。

这两兄弟面貌身材都相当酷肖，只有二十来岁，方面大耳，高大威武，精明得来又不予人狡诈的感觉。

可能因安谷等下过工夫，两人对项少龙都表现得相当友善。

一番客气话後，昌平君赢侯道：「项大人的武功确是神乎其技，连王翦都胜不了你，事後还对你的人品剑术推崇备至，找天有空定要请大人到寒舍好好亲近，顺便教训一下我们的刁蛮妹子，当日她赌你会输给王翦，连看一眼的工夫都省了。」

昌文君笑道：「记得把纪才女带来让我们一开眼界，不过却虽保持高度的机密，否则咸阳的男人都会拥到我们府内来，挤得插针难下。」

安谷吐舌道：「项大人要小心点赢盈小姐，千万不要轻敌，我便曾在她剑下差点吃了大亏。嘿！这妮子都快十八岁了，仍不肯嫁人，累得咸阳的公子哥儿苦候得不知多麽心焦。」

旋又压低声音道：「咸阳除寡妇清外，就数她最美了。」

项少龙闻言心惊，暗忖既是如此，他就怎也不会到昌平君的府宅去，免得惹来情丝。

在这步步心惊胆跳的时刻，又饱历沧桑，那还有拈花惹草的猎艳情怀？

正敷衍着时，吕不韦领着管中邪，往他们走来，隔远呵呵笑道：「中邪！让我来给你引见诸位同僚兄弟！」

安谷等三人闪过不屑神色後，才施礼相见。

吕不韦正式把管中邪引介诸人，後者脸带亲切笑容，得体地应对着，只是望向项少龙时精芒一闪，露出杀机。

项少龙被他出奇厉害的眼神看得心中惶然，亦觉荒谬。

两人事实上在暗中交过了手，这刻却要摆出欣然初遇的模样。

吕不韦对项少龙神态如昔，道：「找天让本相把各位全请到舍下来，好好喝酒聊，新近燕人送来一批歌姬，都是不可多得的精品，且仍属处子之身，若看得上眼，挑两个回去，来听她们弹琴歌舞，亦是一乐。」

美女怎会嫌多，昌平君两兄弟立时给打动色心，连忙道谢。

反是安谷立场坚定，推辞道：「吕相好意，未将心领了，後天未将便要出发往东疆去。」

管中邪插入道：「那就趁今晚安将军仍在咸阳，大家欢聚一下，顺便可为安将军饯行。」

只听他能在这种情况下发话，可知他在吕不韦前的身分地位。

安谷推无可推，惟有答应了。

吕不韦望向项少龙道：「少龙你定要参与，就当那晚不辞而别的惩罚好了。」

项少龙无奈下只好点头应诺。

趁管中邪和昌平君等攀交情时，吕不韦把项少龙扯到一旁，低声道：「近日谣传我和你之间暗里不和，你知否有这种事？」

项少龙心中暗骂，表面却装出惊奇的表情道：「竟有此事，我倒没有听到。」

吕不韦皱眉道：「少龙不用瞒我，自出使回来後，我觉得少龙对我的态度不同了。事後详细盘问蒙武兄弟，才知你误会了吕雄与阳泉君暗通消息，害得倩公主惨死，实情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出卖你的是吕雄的副将屈斗祁，所以他才会畏罪潜逃，不敢回来咸阳。」

项少龙心中叫妙，他本以为乌廷威来不及把这纪嫣然想出来的假消息传达予吕不韦，谁知这小子邀功心切，转眼完成了任务。

却又知如此容易表示相信，反会使吕不韦起疑，仍沉着脸道：「吕相请恕我直肠直肚，先王驾崩那晚，有人收买我的家将，把我诓出城外伏击，幸好我发觉得早，才没上当，不知吕相知否有此一事？」

吕不韦正容道：「那叛徒拿了下來没有？」

乌廷威之死，乃乌家的秘密，对外只宣称把他派到外地办事，所以项少龙胡扯道：「就是他说是受相府的人指使，我们於是把他当场处决，其後几经辛苦，才溜回牧场。」

吕不韦「诚恳」地道：「难怪少龙误会我了。你是我的心腹亲信，我怎会做出如此损人损己的事。这事交由我去调查，我想定是与杜壁有关，他一心拥立成虫乔，必是借此事来破坏太后、太子和你我间的关系。」

项少龙立知他下一个要对付的就是杜壁和成虫乔，看来自己可暂时与他相安无事，不过亦难说得很，装作恍然道：「我倒没把事情想得那麼远。」

此时钟声响起，入席的时间到了。

吕不韦匆匆道：「现在雨过天青，误会冰释。少龙你好好与中邪理好王城防务，勿要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

项少龙表面唯唯诺诺，心内却把他祖宗十八代全骂遍了。

午宴的气氛大致融洽。

那管中邪不但说话得体，恰如其分，最厉害处是捧托起人来时不露丝毫痕，是那种你可在背後骂他，但脸对脸倾谈时令你永不会沉闷生厌的人。

鹿公等亦觉得这人不错，只是错跟了吕不韦。

朱姬表现出她老到的应对手腕，对群臣关怀备致，使人如沐春风，与吕不韦、蔡泽三人一唱一和，使得宴会生色不少。

这时项少龙逐渐看出左监侯王绾和右监侯贾公成都倾向吕不韦，成为他那一党的人。

当然，这只是当吕不韦得势时的情况，若吕不韦倒下，这些大臣可能只会心中高兴。

蒙骜虽然吃了败仗，但却是由他和王一手打下了三川、太原、上党三郡，使秦人的国土往东方大幅扩展，建立了东进的基地，立了大功。所以在军方吐气扬眉，一手提拔他的吕不韦地位当然更为稳固。

至於败给信陵军所率的五国联军，那可说是非战之罪，换了任何人去，都非吃败仗不可。

秦国三虎将里，王在吕不韦的悉心笼络下，与他关系大有改善，对项少龙的态度，反没有鹿公与徐先般友善亲切。

只有杜壁不时与吕不韦唇枪舌剑，摆出壁垒分明的格局，对储君太后亦不卖账。可是由於他乃军方重臣，吕不韦一时间莫奈他何。

这时蔡泽侃侃而论道：「自吕相主政後，令我大秦骤增三郡，除原本的巴、蜀、汉中、上、北地、河东、陇西、南、黔中、南阳十郡外，又多了三川、太原、上党共十三郡，这是我大秦前所未有的盛况，全国人口达一千二百万之众，带甲之士百馀万，车千乘，骑万计。

东方诸国，则势力日蹙，强弱之势，不言可知。」

这番话当然是力捧吕不韦。

吕不韦听得眉花眼笑，表面谦让，把功劳归於先王和眼前的小盘，但心实喜之。

其他人哑口无言，盖这确是不移的事实。

大将军杜壁眉头一皱，朝与朱姬同居上座的小盘道：「我大秦声势如日中天，不知储君有何大计呢？」

此言一出，人人都皱起眉头。

问题非关他只是个十三岁许的孩子。

要知身为储君者，自幼有专人教导经国之略，但问题是小盘「长於平常百姓之家」，来咸阳不及两年，便登上王座，凭这样的「资历」，那能给出甚麽令人满意的答案呢？

而杜壁是摆明看不起他，蓄意为难。

出乎众人料外，小盘微微一笑，以他还未脱童稚语调的声音从容道：「若论声威之盛，莫有过於我大秦先君穆公，其不能一统天下者，皆因周德未衰，诸侯仍众。但自孝公以还，众国相兼，而我大秦却因而得到休养生息，日渐强大，此是彼弱我自强之势。故现今乃万世一时之机，假若任东方诸国汰弱留强，又或相聚约从，纵使黄帝复生，也休想能兼并六国。」

众人听得目定口呆，想不到这小小孩儿，竟如此有见地。

只有项少龙知道这是来自李斯的见地，但小盘能加以消化，再灵活说出来，实在非常难得。

杜壁哑口无言，呆看着这尚未加冕的秦国君主。

就是这番话，奠定了小盘在臣将心中的地位。

吕不韦呵呵笑道：「储君高见，也不枉老臣编写《吕氏春秋》的苦心，但致胜之道，仍在自强不息，以仁义治国，不可一时或忘。」

他不但把功劳全揽在自己身上，还摆出慈父训子的姿态，教众人都眉头大皱。

朱姬娇笑道：「政儿仍是年幼，还得靠吕相和各位卿家多加匡助。」

这麽一说，其他人自然更没有话说。

吕不韦又道：「新近敝府得一舍人，乃来自韩国的郑国，此人精通河渠之务，提出若能开凿一条沟通泾水和洛水的大渠，可多辟良田达百万顷，此事对我国大大有利，请太后和储君能准不韦所请。」

只此一项，便可知吕不韦如何专横。

开凿这样长达百里的大渠，没有十来年工夫，休想完工。其中自是牵涉到整个秦国的人力物力。

由於此事由吕不韦主理，如若批准，等若把秦国的物资人力全交由吕不韦调度，当然使他权力更增。

如此重大的事，该当在早朝时提出，供群臣研究，他却在此刻轻描淡写

说出来，蔡泽、王绾、贾公成三位大臣又摆明支持他，显是早有预谋。

朱姬欣然道：「吕相认为对我大秦有利的事，绝错不了。诸位卿家有何意见？」

蔡泽等立即附和。

徐先尚未有机会说话，朱姬宣布道：「这事就交由吕相主持，拟好计划後，递上王儿审阅，若没有问题，立即动工。」

就几句话，吕不韦手上的权力立时激增数倍。

项少龙这时心中只想到莫傲，这麼兵不血刃的夺权妙计，这诸葛亮式的人物的坏脑袋才想得出来。

一天不杀此人，休想能斗垮吕不韦。

而在朱姬和吕不韦互唱对台的场合，不用说其他臣子，连小盘都没有说话的馀地。

唯一可破去这太后权相合成的坚强阵营，就是毒了。

第 09 章

小盘在项少龙和李斯两人前，大发吕不韦的脾气，怒道：「我要看他的『吕氏春秋』？满口仁义道德，他又是甚麽料子，李廷尉你来给我说，他的甚麽以仁义治国，甚麽『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究竟道理何在？不若把我也废了，由他来当家好了。」

项少龙和李斯脸脸相觑，想不到这大孩子发起怒来这麼霸气迫人。

宴後项少龙尚未踏出宫门，便给小盘召了来书斋说话。

朱姬这些时日来终日与毒此一新升任的内侍官如胶似漆，倒没馀暇来管自己不断成长的王儿。

不过小盘始终疼爱这个假母亲，他只是骂吕不韦，对朱姬尚没有半句恶言。

李斯吓得跪了下来，叩头道：「储君息怒！」

小盘喝道：「快站起来给我评理。」

李斯起立恭敬道：「秦四世兴盛，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仁义为之也。致胜之道，惟有以武力打天下，以法治国，民以吏为师，舍此再无他途。」

小盘冷静下来，道：「那为君之道又如何？」

李斯对答如流道：「据微臣多年周游天下，研究各国政治，观察其兴衰变化，首要之务就是王命通行，权力必须集中到君主手里，再由君主以法治国，才能上下归心，国富兵强。」

像吕相所说的『为天下之国，莫如以德、莫如以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动，不罚而邪止』，只是重复孔丘那不切实际的一套，说来好听，施行起来却完全行不通。」

对项少龙这来自二十一世纪法治社会的人来说，李斯立论正确，说的乃针对人性千古不移的真理。唯一的问题就是君权凌驾於法律之上，不过现实如此，没有二千多年的进步，谁都改变不了这情况。

小盘来秦後，接受的教育都是商鞅那君权武力至上的一套，加上自幼在

赵宫长大，深明权力凌驾一切的重要性，自然与吕不韦对他的期望背道而驰了。

这些日来他接触小盘多了，愈发觉这小子已开始建立他自己的一套想法，尤其有外人在旁，更是举手投足，都流露出未来秦始皇的气魄和威势。

小盘显然对李斯的答案非常满意，点头道：「由今天开始，李卿家就当我的长史官，主管内廷一切的文书工作，每天都到朝听政。」

李斯大喜谢恩。

项少龙看得目定口呆，这才有点认同小盘成了大秦一国之主的感觉。

对于宫内的人事任命，目下只有朱姬有资格发言，但她当然不会为区区一个长史官与儿子不和，何况这宝贝儿子还刚提拔了她的秘密情人。

小盘挥手道：「我还有事和项太傅商议。」

李斯知趣告退。

小盘坐了下来，叹了一口气道：「你也看到了，母后和那奸贼联成一气时，根本没有我这小小储君发话的余地。」

项少龙摇头道：「不！储君今天表现得很好，使人刮目相看。现在储君只是欠点耐性罢了！」

小盘道：「吕不韦现在将一切功劳都揽在自己身上，既要争势，又要争威，最后不过是想自己登台吧！」

顿了一顿不忿道：「吕氏春秋里的所谓君主，要『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那个贤者，指的正是他自己。就是他以权谋私，由蓝田的十二县食邑，到今天的十万户，而君主反应节衣缩食，以作天下之模范。」

项少龙知道小盘年事日长，对吕不韦的不满日渐增加，一旦小盘掌权，吕不韦那还有立身之地。

小盘道：「你看过李斯的同门韩非的著作没有？他说『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又说『穰侯越韩、魏而东攻齐，五年而秦不益尺寸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应侯攻韩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此以来，诸用秦者，皆应、穰之类也。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已知奸也』。如此灼见，真恨不得立与此人相会。」

项少龙当然未看过韩非的著作，想不到他文字如此精警，思想这么一针见血，讶道：「是否李斯介绍储君看的？」

小盘摇头道：「是琴太傅教我看的。」

项少龙暗忖这才是道理，李斯虽是他好友，但他却知道李斯功利心重，非是胸怀若海，阔可容物的人。

沉默了一会后，项少龙道：「我们已挑起了毒的野心，只要有机会再给他多尝点甜头，保证他会背叛吕不韦，自立门户。那时只要太后站在他那方与吕不韦对抗，我们就有可乘之机了。」

小盘沉吟道：「还有甚麽可以做的？我真不想批准他建渠的事，如此一来，我国大部分的军民物力，都要落入他手内。」

项少龙淡淡道：「这些计策，都应是一个叫莫傲的人为他筹划出来，只要除去此人，吕不韦等若没了半边脑袋，对付起来容易多了。」

小盘喜道：「师傅终肯出手了吗？」

项少龙眼中闪过森寒的杀机，冷然道：「吕不韦的诡计既是出自此人，那他就是我另一个大仇人，倩公主他们的血仇怎能不报？我保证他过不了那三天西郊田猎之期。」

项少龙正要离开太子宫，後面传来女子甜美的娇呼道：「项太傅！」

项少龙心中一颤，转过头去，怯生生的寡妇清出现眼里。

她迎了上来，神情肃穆道：「琴清失礼了，应称项先生都骑统领才对。」

项少龙苦笑道：「琴太傅语带嘲讽，是否仍在怪我那晚说错了话呢？」

琴清想不到他如此坦白直接，微感愕然，那种小吃一惊的表情，真是有多麽动人就那麽动人，看得项少龙这见惯绝色的人，也泛起饱餐秀色的满足感。

可是她的态度却丝毫不改，冷冷道：「怎敢呢？项太傅说的话定是错不了。男人都是那样子的了，总认为说出来的就是圣旨，普天下的人都该同意。」

项少龙想不到她发起怒来词锋如此厉害，不过她既肯来和自己说话，则应仍有机会与她维持某一种微妙的关系。

举手投降道：「小人甘拜下风，就此扯起白旗，希望琴太傅肯收纳我这微不足道，绝不敢事事认第一的小降卒。」

开始的几刻，琴清仍成功地坚持着冰冷的表情，但捱不了半晌，终忍不住若由乌云後冒出的阳光似的笑意，低头嗔道：「真拿你这人没办法。」

项少龙叫了声「天啊」！暗忖若她继续以这种似有情若无情的姿态对着他，可能他真要再次没顶在那他不愿涉足的情海里。

幸好琴清旋又回复了她招牌式的冷若冰霜，轻叹道：「我最难原谅你的，是你不肯去向太后揭破吕不韦的阴谋。不过想想也难怪，现在人人都在巴结吕不韦，多你一个又有何值得奇怪？」

项少龙心叫冤枉。

又是哑子吃黄连。

难道告诉她因自己知道改变不了「已发生了的历史」，所以不去作徒劳无功的事吗？

哑口无言时，琴清不屑地道：「我真为嫣然妹不值，嫁的夫君原来只是趋炎附势之徒。」

转身便去。

项少龙向着她天鹅般优美的背影怒喝道：「站着！」

守在宫殿门口处的守卫均闻声望来，但见到一个是储君最尊敬的太傅，咸阳的首席美女，另一个则是当时得令的都骑统领，惟有装聋扮盲，不闻不见。

琴清悠然止步，冷笑道：「是否要把我拿下来呢？现在你有权有势，背後又有几座大靠山，自然不须受气了。」

项少龙差点给气炸了肺，抢到她背後怒道：「你！」

琴清淡淡道：「你是否想把整个王宫的人都吵出来看热闹呢？」

项少龙无名火已过，泄气道：「算了！别要这麽看我项少龙，但也任凭你怎麽看吧！只要我自己知道在干甚麽就行了。」

琴清轻轻道：「你不是吕不韦的走狗吗？」

项少龙觉若被这美女误会他是卑鄙小人，实是这世上最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情之一，冲口而出道：「我恨不得把他嘿！没甚麽了。」

琴清旋风般转回来，欣然道：「终於把你的真心话激出来了，但为何项先生明知吕不韦借毒迷惑太后，仍只是袖手旁观呢？」

项少龙这才知道她刚才的情态，全是迫他表露心意的手段，不由愕在当场，不能相信地呆瞪着她只有纪嫣然始可匹敌的绝世娇容。

琴清出奇地没因他的注目礼而像以前般的不悦，露出雪白整齐的皓齿，浅笑道：「请恕琴清用上了心计。可是你这视女人如无物的男子汉大丈夫，事事都不肯告诉人家，例如那天大王临终前，你究竟和他说了甚麽话呢？」

项少龙把心一横，压低声音，凑近她白璧无瑕的完美香颊，看着她晶莹如玉的小耳珠和巧致的挂饰，沙哑着声音道：「我请大王放心离去，终有一天，我要教吕不韦死无葬身之地，为他报仇。」

琴清热泪狂涌而出。

在模糊的泪影里，项少龙雄伟的背影迅速远去。

为了晚上要到相府赴宴，项少龙离开王宫，立即赶回家中，沐浴更衣。

田氏姊妹自是细心侍候。

後园处隐约传来纪嫣然弄箫的天籁，曲音凄婉，低回处如龙潜深海，悲沉郁结，悠扬处如泣如诉，若断若续，了无止境。

项少龙心中奇怪，匆匆赶到後园去见爱妻。

纪嫣然奏罢呆立园中小亭，手握玉箫，若有所思。

项少龙来到她身後，手往前箍，把她搂入怀内，吻着她香气醉人的粉脸道：「嫣然为何箫音内充满感触呢？」

纪嫣然幽幽道：「今天是故国亡国的忌日，想起沧海桑田，人事全非，嫣然便难以排遣。国有国争，人有人争，何时才能出现大同的理想天地？」

项少龙找着她的香唇，重重吻了一下，叹道：「这种情况，几千年後都不会变，每一个人都是利益中心，由此推之，无论团体、派系、国家都各有各的利益，一天只要有这分异存在，利益永患不均，你争我夺更不能避免。例如纪才女只有一个，我项少龙得到了，便没其他人的份儿，你说别人要不要巧取豪夺。」

纪嫣然给他引得哑然失笑，伸手探後爱怜地抚着他脸颊，摇头苦笑着。

项少龙道：「今天有没有作午间小睡呢？我第一趟在大梁见你时，才女刚刚睡醒，幽香四溢。」

纪嫣然终给爱郎逗得「噗哧」娇笑，道：「怎麽啦？今天夫君的心情挺不错哩？」

这回轮到项少龙苦笑道：「不用提了，我给你的闺友琴清耍弄得晕头转向，舞得团团转，还有甚麽愉快心情可言？」

纪嫣然讶道：「怎会呢？你是她这心高气傲的人少有看得起的男人之一，加上我和她的交情，她怎也该留点颜面给你啊！」

项少龙搂着她到亭栏拥坐，把事情说了出来。

纪嫣然听得娇笑连连，花枝乱颤，那迷人妩媚的神态，纵使是见惯见熟，项少龙仍是心醉神荡，忍不住不规矩起来。

这才女拿着他作恶的手，嗔道：「转眼你又要抛下人家到相府赴宴，仍要胡闹吗？」

项少龙一想也是，停止了在她娇躯上的活动，道：「琴清如何会变成寡妇呢？你知否她的出身和背景？」

纪嫣然轻轻一叹道：「清姊是王族的人，自幼以才学名动宫廷，十六岁时，遵照父母之命，嫁与一位年轻有为的猛将，可恨在新婚之夜，她夫婿临时接到军令，赶赴战场，从此就没有回来。」

项少龙叹道：「她真可怜！」

纪嫣然道：「我倒不觉得她可怜，清姊极懂生活情趣，最爱盆栽，我曾

看着她用了整天时间去修剪一盆香芍，那种自得其乐的专注和沉醉，嫣然自问办不到，除非对着的是项少龙哩！」

项少龙叹道：「我刚听到最甜蜜的谀媚话儿，不过你说得对，琴清确是心如皓月，情怀高雅的难得淑女。」

纪嫣然笑道：「可是她平静的心境给你这坏人扰乱了，原本闻说她平时绝不谈论男人，偏偏忍不住数次在我面前问起你的事，告诉她时眼睛都在发亮，可知我纪嫣然并没有挑错夫郎。」

项少龙一呆道：「你这样把她的心底秘密泄漏我知，是否含有鼓励成分呢？」

纪嫣然肃容道：「恰恰相反，清姊身分特别，在秦国妇女里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乃贞洁的化身，除非你带她远走高飞，否则若给人知道你破了她的贞戒，会惹来很多不必要的烦恼，对你对她均没有好处。」

项少龙愣了一愣，颓然道：「放心好了！自倩公主和春盈等惨遭不幸後，我已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我的娇妻爱婢外，再不愿作他求了。」

纪嫣然娇躯轻颤，念道：「曾经沧海难为水，唉！为何夫君随口的一句话，便可教嫣然情难自禁，低不已呢？」

项少龙心叫惭愧，自己知道所以能把这绝世佳人追到手上，又例如把冰清玉洁的琴清打动，凭的就是比她们多拥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文化经验。

那也是他与吕不韦周旋的最大本钱，否则早就要卷铺盖往阎皇爷处报到了。

这时带着项宝儿往外玩耍的乌廷芳和赵致刚好回来，项少龙陪她们戏耍了一会，直至黄昏，才匆匆出门，到都骑卫所与滕荆两人会合，齐赴吕不韦的宴会。

第 10 章

抵达相府，在府门处恭候迎宾的是大管家图先。

这老朋友觑空向他们说出了个密约的时间地点，才着人把他们引进举行晚宴的东厅去。

他们是最迟抵达的人，昌平君、昌文君、安谷全到了，出乎料外是尚有田单、李园和他们的随从，前者的心腹大将旦楚也有出席。

吕不韦摆出好客的主人身分，逐一把三人引介绍给田单等人认识。

项少龙等当然装出初次相见的模样，田单虽很留心打量他，但却没有异样表情。不过此人智谋过人，城府深沉，就算心里有感觉，外表亦不会教人看破。

吕不韦又介绍他认识吕府出席的陪客，当然少不了咸阳的新贵管中邪和吕雄，其他还有莫傲、鲁残、周子桓和几个吕氏一族有身份的人。

莫傲似是沉默寡言的人，态度低调，若非早得图先点破，真不知他就是吕不韦的智囊。

李园神采尤胜往昔，对项少龙等非常客气有礼，没有表现出被他得到了纪嫣然的嫉忌心态，至少是表面如此。

项少龙心中想到的却是嫁与他的郭秀儿，不知这坏家伙有否善待她呢？感情确是能使人神伤的负担。

只看这宴会的客人里，没有包括三晋在内，可知吕不韦仍是坚持连齐楚攻三晋的远交近攻策略。既是如此，宾客里理应包括燕人，可能由於倩公主之死燕人难辞其咎，吕不韦为了免得项少龙难堪，自然要避忌了。

各人分宾主入席。

只看座席安排，已见心思。

席位分设大厅左右两旁，田单和李园分居上首，前者由吕不韦陪席，後者则以安谷作陪，接着下来的是项少龙与管中邪，昌平君两兄弟则分别与旦楚和吕雄共席，打下就是滕翼、荆俊，田李的随员和吕府的图先、莫傲等人。

田单首先笑道：「假设这宴会是在十天後举行，地点应是对着王宫的新相府了。」

吕不韦以一阵神舒意畅的大笑回答他。

到现在项少龙仍不明白吕不韦与田单的关系。看来暗中应有勾结，否则刚来犯秦的联军，就不应独缺齐国了。

但又或者如李斯所评，齐人只好空言清谈，对战争没有多大兴趣。

至於李园来自有份参战的楚国，却仍受吕不韦厚待，不过由於项少龙对情况了解，故大约亦有点眉目。

说到底，楚国现在最有权势的人仍是春申君，此人虽好酒色，但总是知悉大体的人，与信陵君份属至交，故必在出兵一事费了很多的唇舌。

吕不韦为了进行他分化齐楚，打击三晋的策略，自然要笼络李园，最好他能由春申君处把权柄夺过来，那他便可放心东侵，不怕齐楚的阻挠了。

田单当然不是会轻易上当的人，所以吕不韦与他之间应有秘密协议，可让田单得到甜头。

政治就是这麼一回事。

底的交易，比战场上的胜败更影响深远。

对项少龙这知道战国结果的人来说，田单李园现在的作为当然不智。

但对陷身这时代的人来说，能看到几年後的发展已大不简单了。

群雄割据的局面延续了数百年，很易予人一个错觉是这情况会永无休止地持续下去。

最好是秦国因与三晋交战，致几败俱伤，那齐楚就可坐收渔人之利了。

田单凑了过去，与吕不韦交头接耳地说起私话来，看两人神态，关系大不简单。

其他同席者趁菜肴端上来的空间，聊起来。

项少龙真不愿与管中邪说话，可是一席那五、六尺的地方，却是避无可避。

只听对方道：「项大人剑术名震大秦，找日定要指点末将这视武如命的人，就当兄弟间切磋较量好了。」

项少龙知他说得好听，其实只是想折辱自己，好增加他的威信。

不过高手就是高手，只看他的体型气度，脚步的有力和下盘稳若泰山的感觉，项少龙知道来到这时代後所遇的人里，除元宗、滕翼、王翦外，要数这人最厉害。

假若他的臂力真比得上魏冉，那除非他项少龙有奇招克敌，否则还是败面居多。

那趟他能胜过连晋，主要是战略正确，又凭墨子剑占了重量上的便宜，才把他压得透不过气来，终於落败惨死。

这一套显然在管中邪身上派不上用场。

微微一笑道：「管大人可能还不知这里的规矩，军中禁止任何形式的私斗，否则就是有违王命。」

管中邪哑然失笑道：「项大人误会了，末将怎会有与大人争雄斗胜之心，只是自家人来研玩一下击剑之术吧了！」

项少龙从容道：「那是我多心了。」

管中邪欣然道：「听说储君酷爱剑术，吕相恐怕项大人抽不出时间，有意让末将侍候太子，却忘了末将亦是俗务缠身。不要看相爷大事精明，小事上却非常糊涂哩！」

项少龙心中凛然。

吕不韦的攻势是一浪接一浪攻来。

先是以毒取代他在朱姬芳心中的位置，接着就是以管中邪来争取小盘。

吕不韦由於不知真相，故以为小盘对他的好感，衍生於小孩对英雄的崇拜。所以若管中邪击败了他，小盘自然对他「变心」。

几乎可预见的是：吕不韦必会安排一个机会，让小盘亲眼目睹管中邪挫败他，又或只要迫得他落在下风，便足够了。

假若这全是莫傲想出来的阴谋，这人实在太可怕了。

不由往莫傲望去，见他正陪着荆俊谈笑，禁不住有点担心，希望荆俊不要被套出秘密，便可酬神作福了。

一连串清越的钟声响彻大厅。

十多人组成的乐队不知何时来到大门左旁，吹奏起来。

众人停止了交谈，往正门望去。

项少龙还是首次在秦国宴会上见到有人奏乐，对六国来说这是宴会的例行惯事，但在秦国却非常罕见。可知吕不韦越来越无顾忌，把自己欢喜的一套，搬到秦国来。

在众人的期待下，一群近三十名的歌舞姬，在乐音下穿花蝴蝶般踏着轻盈和充满节奏感的步子，走到厅心，载歌载舞。

这批燕女人人中上之姿，在色彩缤纷的轻纱裹体里，玲珑浮凸的曲线若隐若现，加上柔媚表情和甜美的歌声，极尽诱人之能事。

昌平君和昌文君终是血气方刚之辈，都看呆了眼。想起吕不韦任他们挑选的承诺，不由落足眼力，以免挑错了次货。

项少龙最不喜这种以女性为财货的作风，皱眉不语。

管中邪忽然凑过来低声道：「大好闺女，落到任人攀折的田地，确是我见犹怜。但想想能把她们收入私房，再好好对待她们，也应算是善行吧！」

项少龙大感愕然，想不到他竟说出这样的「人话」来，不由对他有点改观。

燕女舞罢，分作两组，同时向左右席施礼。

厅内采声掌声，如雷响起。

她们没有立即离开，排在厅心处，任这些男人评头品足。

吕不韦呵呵笑道：「人说天下绝色，莫过於越女，照我周游天下的经历，燕女一点不逊色呢。」

那批燕女可能真如吕不韦所说，都是黄花闺女，纷纷露出羞赧神色。

田单以专家的身份道：「齐女多情，楚女善饰，燕柔赵娇，魏纤韩丰，多事者聊聊数语，实道尽天下美女短长。」

昌平君抗议道：「为何我秦女没有上榜。」

李园笑语道：「秦女出名刁蛮，田相在此作客，故不敢说出来吧！不过得睹寡妇清的绝世容色後，恐怕该有秦越绝色之定论，谁可与项大人家中娇娆和清寡妇相媲美呢。」话里言间，终流露出神伤酸涩之意。

管中邪插入道：「难怪昌平君有此抗议，据闻君上有妹名盈，不但剑术高明，还生得美赛西子，换了我也要为好妹子大抱不平。」

昌文君苦笑道：「不过秦女刁蛮一语，用在她身上却绝不为过。我两兄弟都不知吃尽她多少苦头了。」

这几句话一出，登时惹来哄堂大笑。

项少龙愈来愈觉得管中邪这人不简单，说话得体，很容易争取到别人的好感，比之嚣魏牟的只知以勇力胜人，又或连晋不可一世的骄傲自负，不知高明多少倍，难怪吕不韦选了他来克制自己。

吕不韦笑得喘着气道：「今趟太子丹送来的大礼，共有燕女百名，经我细心挑选後，剩下眼前的二十八人，尽管你们闭目挑拣，都错不了，稍後我会派人送往各位府上。如今诸燕女给本相国退下去。」

诸女跪倒施礼後，瞬即退走。

昌平君等至此才魂魄归位。

吕不韦生性豪爽，对要笼络者出手大方，难怪他在咸阳势力日盛，胆敢害死庄襄王了。

酒过三巡後，磬音再起。

众人都大感奇怪，不知又有甚麽节目。

忽然一朵红云飘进厅来，在滚动闪烁的剑影里，一位体态无限诱人的年轻佳丽，手舞双剑，作出种种既是美观悦目，但又是难度极高的招式动作。

她身穿黄白相杂的紧身武士服，却披上大红披风，威风凛然，甫进场便吸引了所有人的眼光。

披风像火焰般燃烧闪动，使她宛若天上下凡的女战神，演尽了女性的娇媚和雌姿赳赳的威风。

剑光一圈一圈地由她一对纤手爆出来，充满了活力和动感，连项少龙也看呆了眼。

管中邪双目透出迷醉之色，一瞬不瞬。

这美人儿以剑护身，凌空弹起，连作了七次翻腾後，才在众人的喝采声中，再出重重剑影，似欲退下时，忽移近项少龙和管中邪的一席前。

在众人惊异莫名间，两把宝剑矫若游龙般，往项管两人画去。

两人稳坐不动，眼也不霎一下，任由剑锋在鼻端前掠过。

少女狠狠盯了项少龙一眼後，收剑施礼，旋风般去了。

项少龙和管中邪对视一笑，均为对方的镇静和眼力生出警之心。

众人的眼光全投往吕不韦，想知道这剑法既好，模样又美的俏娇娃究竟是何方神圣。

吕不韦欣然道：「谁若能教我送出这野丫头，谁就要作我吕不韦的快婿了。」

项少龙记起她临别时的不忿眼神，立时知她是谁。

当然是被他拒婚的三小姐吕娘蓉了。

宴罢回府，吕不韦已早一步送来三个燕女俏歌姬。

项少龙与滕翼商量了一会，对荆俊道：「小俊可接受其中一个，但记紧要善待她，不准视作奴婢。」

荆俊喜出望外，不迭点头答应，项少龙尚未说完，他早溜了去着意挑拣。

项少龙与滕翼对视苦笑，同时想起昌平君昌文君两人，以吕不韦这种手段，他们那能不对他归心。

项少龙向候命一旁的刘巢和蒲布道：「另两女分归你们所有，她们都是落难无依的人，我要你们两人照顾她们一生一世，令她们幸福快乐。」

刘巢两人自是喜出望外，如此质素的燕女，百不一见，她们应是侍候其他权贵，那轮得到他们染指，只有项少龙这种主人，才会这样慷慨大方，自是感激不已。

处置了燕女的事后，项滕两人坐下说话。

滕翼道：「管中邪此人非常不简单，我看他很快便能打进最重英雄好汉的秦国军方里，比起六国，秦人比较单纯，易被蒙骗。」

项少龙叹道：「纵以我来说，明知他心怀不轨，仍忍不住有点欢喜他，今趟真是遇上对手了。」

滕翼道：「那莫傲才厉害，不露形，若非有图先点醒，谁想得到他在相府这麽有份量，这种甘於敛藏的人，才最可怕。记着图管家约了你明天在凤凰桥密会，应有要事。」

项少龙点头表示记住了，沉声道：「我要在田猎时，布局把这莫傲杀死。」

滕翼皱眉道：「他定参与此会吗？」

项少龙肯定地道：「那是认识咸阳王族大臣的最好机会，吕不韦还要借助他的眼力，对各人作出评估，故此他会参与应是没有问题。而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莫傲仍不知已暴露了底细。」

滕翼道：「这事交由我办，首先我们要先对西郊原野作最精细的勘察和研究，荆族的人最擅山林战术，只要能制做一个令莫傲落单的机会，便可布置得莫傲像被毒蛇咬死的样子，那时吕不韦只可怨老天爷了。」

项少龙大喜道：「这事全靠二哥了。」

滕翼伤感地道：「难道二哥对倩公主她们没有感情吗？只要能为她们尽点心力，二哥才可睡得安寝。」

两人分头回房。

乌廷芳等仍撑着眼皮子在候他回来，项宝儿则在奶娘服侍下熟睡了。

项少龙劳碌了一天，身疲力累，田贞田凤侍候他更衣时，纪嫣然低声道：「清姊想见你，明天你找个时间去拜候她好吗？她还希望我和廷芳致致三人，到她处小住几天哩！」

项少龙耸肩道：「你们愿意便成了，只不过我不知明天能否抽出时间。」

纪嫣然道：「你看着办吧！」

另一边的乌廷芳道：「你看嫣然姐今天心情多麽好！」

项少龙奇道：「发生了甚麽事？」

愈发标致的赵致道：「她乾爹使人送来了一个精美的芭蕉型五弦琴，嫣然姐自是喜翻了心儿哩！」

项少龙喜道：「有邹先生的新消息吗？」

纪嫣然欣然道：「乾爹到了巴蜀探访华阳夫人，见那里风光如画，留了下来，专心着作他的《五德始终说》，以乾爹之学，那定是经世之作。」

乌廷芳笑道：「我们项家的才女，何时才肯动笔着书呢？」

纪嫣然横他一眼道：「以前我确有此意，但自遇到项少龙这命中克星後，发觉自以为是的见解，比起他便像萤火和皓月之争，所以早死了这条心哩！要写书的应是他才对。」

项少龙心叫惭愧，扯着娇妻，睡觉去了。

那晚他梦到自己到了美得像仙境的巴蜀，同行的竟还有动人的寡妇清，在那里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转眼又梦到病得不似人形的赵雅、浑身冒汗醒来时，老天早大放光明。

第 11 章

嫣然诸女前往琴清处时，项少龙解下从不离身的佩剑，换上平民服饰，在家将掩护下，溜往城北的凤凰桥会晤图先。自到邯郸後，他一直都与权贵拉上关系，到咸阳後更是过着高高在上的生活，与平民百姓隔着一道鸿沟，出入时前呼後拥，甚少似今趟般回复了自由身，变成了平民的一分子，分享着他们平实中见真趣的生活。他故意挤入了市集里，浏览着各种售卖菜蔬、杂货和工艺品的摊肆。无论铁器、铜器、陶器、木漆器、皮革，以及纺织、

雕刻等手工艺，均有着二十一世纪同类玩意所欠缺的古天趣。

忍不住买了一堆易於带的饰物玩意，好赠给妻婢，哄她们开心。

市集里人头涌涌，占了大半都是女子，见到项少龙轩昂英伟，把四周的男人都比了下去，忍不住贪婪地多盯了他几眼。

卖手环给他的少女更对他眉目传情，笑靥如花。

项少龙大感有趣。想起若换了叁年多前初到贵境的心情，定会把这里最看得入眼的闺女勾引到床上去。

秦国女子的开放大胆，实是东南各国所不及。

项少龙硬着心肠，不理那少女期待的眼光，转身欲去时，人群一阵骚动，原来是几名大汉，正追着一个小伙子拳打脚踢，另有一位看来像是他妹妹或妻子的娇俏女郎，哭着要阻止那群恶汉，却给推倒地上。

那小伙子身手倒硬朗，虽落在下风，却没有滚倒地上，咬紧牙龈拚死边退边顽抗。

其中一名恶汉随手由旁边的摊档拿到一担挑，正要对小伙子迎头痛打时，项少龙来到小伙子前，一掌把打得最凶的恶汉推得跌退几步，张开手道：「好了！这事就到此为止，不要再动手动脚了，若弄出入命，谁担当得起。」

那俏女郎乘机赶了过来，拥着被打得脸青白的小伙子哭道：「周郎！你没事吧！」

项少龙这才知道对方是对小夫妻，更是心生怜惜。

那群恶汉共有七、八人，都是横行市井的恶棍，虽弄翻了几个摊档，却没有人敢出言怪责他们，见到有人多管事，勃然大怒，总算不过他们打斗经验丰富，见到项少龙高大威猛，气定神闲，不敢怠慢，纷纷抢来屠刀担挑等物，声势地围着项少龙。

其中最粗壮的带头者暴喝道：「小子何人？看你脸生得很，定是未听过我们咸阳十虎的威名，识相的跪下叩叁个头，否则要你的好看。」

项少龙没好气地看他一眼，懒得理他，别过头去看後面的小夫妻，微笑

道：「小兄弟没事吧？」

那小伙子仍未有机会回答，他的娇妻尖叫道：「壮士小心！」

项少龙露出潇的笑容，反手夺过照後脑打来的担挑，一脚撑在那偷袭者下阴处。

那人发出惊天动地的惨嘶，松开担挑，飞跌开去，再爬不起来。

项少龙另一手也握到担挑处，张开马步、担挑左右扫击，有两个冲上来的大汉左右耳分被击中，打着转翻跌两侧。耳鼓乃人身最脆弱处，他们的痛苦完全反映在表情上。

其他汉子都吓呆了，那还敢动手，扶着伤者以最敏捷的方式狼狈溜掉。

围观者立时欢声雷动。

项少龙身有要事，不能久留，由怀里掏出一串足可买几匹马的银子，塞入那小伙子手里，诚恳地道：「找个大夫看看伤势，赶快离开这里吧！」

小伙子坚决推辞道：「无功不受禄，壮士已有大恩於我，我周良还怎可再受壮士恩赐。」

他的妻子不住点头，表示同意夫郎的话。

项少龙心中欢喜，柔声道：「若换了我们易地而处，你又是手头宽裕，会否做同样的事呢？」

周良昂然道：「当然会哩！」

项少龙笑道：「那就是了！」把银子硬塞入他手里，大笑而去。

在众人赞叹声中，他匆匆走出市集，正要横过车水马龙的大道时，後面有人唤道：「壮士留步！」

项少龙讶然转身，见到一个衣着光鲜，腰佩长剑，似家将式的大汉赶了上来道：「壮士刚才的义行，我家小姐恰好路过，非常欣赏，动了爱才之心，请壮士过去一见。」

项少龙啼笑皆非，不过见此人谈吐高雅，显是在大贵人家执事。婉言拒绝道：「小弟生性疏狂，只爱云野鹤的生涯，请回覆贵家小姐，多谢她的赏识了。」

言罢飘然去了。

那家将喃喃的把「云野鹤」这新鲜词句念了几遍，记牢脑内後，才怅然而回。

图先把项少龙领进看去毫不起眼，在桥头附近一所布置简陋的民房内，道：「这是我特别安排供我们见面的地点，以後若有事商量，就到这里来了！」

项少龙知他精明老到，自有方法使人不会对这所房子起疑心，坐下後道：「吕不韦近来对图兄态度如何？」

图先淡淡道：「有很多事他仍要靠我为他打点，其中有些他更不愿让别人知道，像那批燕女便是由我向燕国的太子丹勒索回来。说来好笑，太子丹

本是要自己大做人情，好巴结咸阳的权贵，不幸给吕不韦知道了，只向我暗示了几句，我便去做丑人给他完成了心愿。还装作是与他全无关系，你说好笑吗？」

项少龙听得哑然失笑，对太子丹的仇恨立时淡了不少。想起他将来会遭荆轲来行刺小盘这秦始皇，事败後成了亡国之奴，只感觉他不外是一条可怜吧！

当然！他太子丹现在绝不知道未来的命运是如此凄惨的。

图先的声音在他耳内响起道：「有月潭的消息了！」

项少龙从未来的驰想醒过来，喜道：「肖兄到了那里去？」

图先道：「他改名换姓，暂时栖身在韩国权臣南梁君府中作舍人，我已派人送了五十黄金予他了。韩国始终非是久留之地。」

项少龙同意道：「秦人若要对东方用兵，首当其冲就是叁晋，其中又以韩国最危险，根本没有反抗之力。」

图先笑道：「韩国虽是积弱，却非全无还手之力。你该知郑国的事了，此人并不简单。」

项少龙凝神一想，才忆起郑国是韩国来的水利工程师，要为秦国开凿一条贯通泾洛两水的大渠，好灌溉沿途的农田，讶道：「有甚麽问题呢？」

图先道：「我认识郑国这人，机巧多智。由於韩王有大恩於他，故对韩国忠诚不贰，他来求见吕不韦，说出大计时，我还以为他是想来行刺吕不韦的，故意不点醒这奸贼，岂知郑国真是一本正经地陈说渠的方法、路线和诸般好处。莫傲知道这乃增加吕不韦权力的良机，大力耸恿之下，才有这条郑国渠的计划。」项少龙不解道：「既是如此，对吕不韦应是有利无害才对。」

图先分析道：「或者确对吕不韦和秦人都有好处，但对东征大业却绝对于利，没有十年八年工夫，尚要动员过百万军民，才可建成这麽一条大渠。在这样的损耗下，秦国那还有馀力发动东侵，充其量都是由叁晋多抢几幅就手的土地吧了！你说郑国这一招够不够阴辣呢？」

项少龙恍然大悟。不过他虽是特种部队出身，却绝非好战份子，暗忖趁小盘未正式登基前，大家歇歇边争也该是好事吧！

点头道：「今次图管家约我来见，就是为了这两件事吧。」

图先沉声道：「当然不是为了这些小事，吕不韦定下计划，准备在那叁天田猎期间，把你杀死。乌廷威的失，惹起了他的警觉，知道你和他势成水火，再没有合作的可能性。除非你肯娶吕娘蓉，以这方式表示屈服，否则吕不韦定不会容你这心腹大患留在世上，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你的厉害了。」

项少龙暗叫好险，原来吕不韦昨天那一番话和赠送燕女，摆出与他「误会冰释」的格局，只是为了安他的心，教他不会提防。自己差点上当了！

苦笑道：「真巧！我凑巧也想趁田猎时干掉莫傲这坏家伙。」

图先笑道：「我早知你不是易相与的了。少龙看得真准，若除去此人，等若斩了吕不韦一条臂膀。」

项少龙奇道：「这些机密，图兄是如何探来的呢？」

图先傲然道：「有很多事他还得通过我的人去做，而且他绝想不到我知道红松林事件的真相。更猜不到我这一向对他忠心的手下会和外人串通，有心算无心之下，当然给我看穿他们的阴谋了。」

项少龙点头道：「若能弄清楚他对付我的手段，我便可将计就计了。」

图先摇头道：「这事由莫傲和管中邪一手包办，故难知其详。最热心杀你的人是管中邪，一来他想取你而代之，更主要是他不想心中的玉人吕娘蓉嫁给你，若他能成为吕府快婿，身价更是不同了。」

项少龙叹道：「他太多心了，你应看到吕叁小姐昨晚对我恨之入骨的神情了。」

图先笑道：「女人的心理最奇怪，最初她并不愿嫁你，可是你拒绝了吕不韦的提婚後，她反对你刮目相看。无论爱又好，恨又好，不服气也好，总之对你的态度不同了。那天的舞剑，是她自己向吕不韦提出来的，我看她是

想让你看看她是多麼美丽动人，好教你後悔。」

项少龙不知好气还是好笑，叹道：「要我娶仇人的女儿，那是杀了小弟都办不到的了。」

图先笑道：「吕娘蓉是吕不韦的心肝，若非政太子可能是他的儿子，他早把她嫁入王宫去了。」

看到项少龙询问的眼光，图先耸肩道：「不要问我政太子究竟是谁的儿子，恐怕连朱姬都不清楚。因为她在有孕前，两个男人她都轮番陪过。」

项少龙心中暗笑，天下间，现在除他项少龙、滕翼和乌廷芳外，再没有人知道小盘的真正身分。

项少龙前脚踏进都骑卫所，便接到储君要召见的讯息，匆匆赶赴王宫，小盘正在书斋内和改穿了长史官服的李斯在密议。

见项少龙来，小盘道：「将军的说话对毒果然大有影响，今早母后把我召去，说这家伙实乃难得人材，理该重用，问我有何合适位置，不用说母后是给他缠得没有办法，才要做点事来讨好他。」

项少龙心中叹息，知道朱姬陷溺日深，不能自拔。

不过也很难怪她，这美女一向重情，否则不会容忍吕不韦的恶行。而庄襄王之死，对她心理造成强烈的打击，使她内心既痛苦又矛盾，失去了平衡，加上心灵空虚，又知想和自己搭上一事没有希望，在这种种情况下，对女人最有办法的毒自然有机会可乘虚而入了。

她需要的是肉欲的补偿和刺激！

小盘叹道：「这家伙终是急进之徒，当了内侍官不到几天，已不感满足，刚才我和李卿商量，看看该弄个甚麽官儿给他哩！」

说到最後，嘴角逸出一丝笑意。

成了小盘心腹的李斯道：「照微臣看，定要弄个大得可令吕不韦嫉忌的职位给他，最好是能使吕不韦忍不住出言反对，那就更坚定了毒要背叛吕不韦的决心了。」

项少龙这时才有机会坐下来，哑然失笑道：「恐怕任天下人想破脑袋，也猜不到我们和储君商议的竟是这种事。嘿！有甚麽职位是可由官担当，但又在权力上可与吕不韦或他的手下发生正面冲突的呢？」

李斯灵机一触道：「何不把他提升为内史，此职专责宫廷与城防两大系统都骑和都卫的联系，有关这两方面的文书和政令，均先由内史审批，才呈上给储君定夺，权力极大，等若王城的城守，管辖城卫的廷官。」

小盘皱眉道：「但这职位已由腾胜负责，此人德望颇高，备受军方尊敬，如若动他，恐军方会有反对的声音。」

李斯道：「储君可再用升调的手法，以安腾胜之心。」

小盘煞费思量道：「现时内廷最重要的职位，首推禁卫统领，那已由昌平君兄弟担当，其次是李卿的长史，负责一切奏章政令的草议，接着就是内史官了。其他掌管田猎的佐戈官，负责礼仪的佐礼官，主理宾客宴会的佐宴官等诸职位，均是低了几级，我倒想不到有甚麽位置可令腾胜满意。」

在这些事上项少龙并没有插口的资格，因对於内廷的职权，他可说是一窍不通。

尚幸听到这里，他突然想起了包公，灵光一现道：「既有内史，自然也应有外史，这新职等若王廷对外的耳目，专责巡视各郡的情况，遇有失职或不当的事，可直接反映给太子知晓，使下情能上达，腾胜当对此新肥缺大感

兴趣。」

小盘拍案叫绝道：「就如此办，此事必得母后支持，吕不韦亦难以说话。不过他若是反对就更理想了。」

李斯赞叹道：「项大人真是思捷如飞，下官佩服之致。」

项少龙道：「最好能在王宫内拨出一间官署，作毒办事之所，那毒便可聚众结党，与吕不韦打对台了。」

小盘失笑道：「那不如就在新相府对面找个地方好了，打对台自然须面对着面才成。」

叁人对望一眼後，终忍不住捧腹笑了起来。

吕不韦这回可说是作法自弊，他想出了以毒控制朱姬的诡谋，怎知不但使朱姬对他「变心」，还培养了个新对头出来。

这时内侍入禀，说琴太傅来了，正在外间等候。

小盘露出欢喜神色，先吩咐李斯如刚才商议的去准备一切，待李斯退下後，长身而起，向项少龙低声说心事道：「不知如何，自王父过世後，我特别欢喜见到琴太傅，看到她的音容颜貌，心中一片平宁，有时给她骂骂，还不知多麽舒服，奇怪是以前我并没有这种感觉。」

又再压低声音道：「除师傅和琴太傅外，再没有人敢骂我了，先王和母后都从不骂我。」

项少龙忍不住紧拥着他长得相当粗厚的肩头，低叹道：「孩子！因为你需要的是一位像妮夫人般值得尊敬的娘亲。」

小盘身躯剧震，两眼红了起来，有点软弱地靠入他怀里，像小孩要躲进父亲的保护之下。

项少龙明白他的心态，自充当了嬴政的角色後，这孤苦的小孩很自然地把疼爱他的父王母后当作了父母，对朱姬更特别依恋。可是庄襄王之死，却使这幻觉破灭了。

朱姬终是重实际的人，并不肯为庄襄王与吕不韦反目，再加上毒的插入，使小盘知道朱姬代替不了正气凛然的生母妮夫人。

而琴清则成了他最新寄托这种思母情怀的理想处所了。

项少龙亦因想起赵妮而心若刀剜，低声道：「等心情平复後，该出去读书了。」

小盘坚强地点头应是。

项少龙放开了他，步出门外。

第 12 章 帛图撕心

穿过连廊，来到外堂，琴清修长玉立的优美娇躯，正凭窗而立，凝视著外面的园林，若有所思。

项少龙忍不住来到她身後，轻轻道：「琴太傅在想甚麽呢？」

琴清应早知他会路经此处，没有丝毫惊奇的表现，亦没有别过身来，淡淡道：「项大人有兴趣想知道吗？」

只是这句话，可见她对项少龙非是无情，因语意已超越一般男女的对话

界限。尤其在她这一向对异性拒诸千里的人来说，情况更不寻常。

项少龙吃了一惊，但势不能就此打退堂鼓，兼之心内实在喜欢与她接近，硬著头皮道：「嘿！若没有兴趣也不会问了。」

琴清倏地转过娇躯，冰冷的俏脸就在项少龙伸手可触处，美眸射出锐利的神色，淡然自若道：「琴清正在想，项大人知道琴清在这里时，会不会绕道而走呢？」

项少龙登时招架不住，乾笑道：「太傅太多心了，唔！你见著了嫣然她们没有？」

这性子刚烈执著的美女寸步不让道：「不要顾左右而言他，琴清最恨的当然是害主欺君的奸佞之徒。其次就是你这种自以为是，又以保护女性为己任作幌子之辈，其实却是视我们女子如无物的男人，我有说错你吗？」

项少龙早领教过她的厉害，苦笑道：「看来在琴太傅心中，小弟比吕不韦好不了多少。」

唉！我早道歉了，只是说错一句请太傅到巴蜀陪华阳夫人的话吧！到现在仍不肯放过小人吗？」

琴清在项少龙前，不知是否打开始那趟养成条件反射式的习惯，分外忍不住笑，俏脸坚持了不到眨几下眼的工夫，玉容解冻，

项少龙还是首次遇上她肯打情骂俏的机会，心中一热，正要说话，足音传来。

两人知是储君驾临，慌忙分开了来。

项少龙连忙施礼告退，但刚才琴清那似是向情郎撒娇的神态，已深深镌刻在心底里，再抹不掉。

在十八铁卫拥护下，项少龙策骑驰上通往外宫门的御道，刚巧昌平君正在调遣负责守护宫门的一营禁卫，把他截往一旁，低声道：「燕女真是精采了！」

项少龙只好含糊应过。

昌平君年轻好事，问道：「吕相的三小姐真是生得标致，想不到还使得一手好剑法。我到今朝醒来脑袋里仍闪现著她那条水蛇腰肢。嘿！她与你是甚麽关系？有虚招来试探你的反应之举呢？」

项少龙涌起亲切的感觉，就像以前在二十一世纪时和队友的闲聊，总离不开女人、打架和骂长官的话题，笑道：「这恐怕就叫树大招风吧！」

昌平君哈的一笑，道：「说得好，你这新发明的词语儿对项大人真是贴切之极。所以我的刁蛮妹知我们和你稔熟後，硬缠著我们要把你擒回去让她过目。」

项少龙大感头痛道：「这事迟些再说好吗？你也该知我最近有多忙。」

昌平君笑道：「你怎也逃不了她的魔掌的，让她显点威风便行了，当作是给脸子我们这两个可怜的哥哥。否则田猎时，她定会教你好看。」

项少龙讶道：「她也参加田猎吗？」

昌平君道：「那是她的大日子，到时她领导的娘子军会空群而出，莺飞燕走，不知多麽威风。」

项少龙愕然道：「娘子军！」

昌平君叹道：「那就是咸阳城像舍妹那种娇娇女组成的团队，平时专去找剑术好的人比试，连王翦都给她们缠怕了。我看这小子溜去守北疆，主要还是为了这原因。若非你整天躲在牧场，怕也会有你好受的。」

项少龙这才有点明白，啼笑皆非时，昌平君道：「谷这小鬼明天去守东关，我两兄弟与他份属至交，定了今晚为他饯行，你也一道来吧！顺便敷衍一下嬴盈。」

项少龙一来对昌平君这完全没有架子，年纪又相近的军方要人大有好感，二来亦理应为安谷送行，微笑著答应了。

昌平君这才欣然放他离去。

回到都骑卫所，给荆俊截著，拉到一旁道：「有三件事！啊！」接著打了个呵欠。

项少龙瞪著他道：「忙足了整晚吗？」

荆俊若无其事道：「我依足三哥吩咐，用了半晚来哄慰她，下半晚则善待她，当然有点眼了。」

项少龙为之气结，又拿他没法，爽然道：「快说！是那三件事？」

荆俊煞有介事道：「首要之事，就是三位嫂子著你若抽得出空闲，请到琴府陪她们吃午饭，项宝儿也很挂念著你，我看最好你今晚也去那里陪她们睡觉。」

项少龙瞪著他道：「小俊你为何今天说话特别贫嘴？」

荆俊装出谦虚的样子道：「小俊怎敢，只是这些天来见三哥笑容多了，才忍不住想再多看一点。」说到最後，两眼一红，垂下头去。

项少龙深切感受到两人间深厚的兄弟之情，搂著他肩头，欲语无言。

可能是因庄襄王之死，全面激起了他的斗志，所以赵倩诸女惨死所带来的严重创伤，也被置诸脑後。

毕竟那是一年前的事了。

荆俊道：「另外两件事，就是龙阳君正在大堂候你和田单派人来说有急事请你到他的宾馆一晤。」

项少龙心中打了个疙瘩。

田单为何要见他呢？

以他的神通广大，该听到自己与吕不韦不和的传言。若他想与吕不韦保持良好关系，对自己应避之则吉才对。

想到这里，一颗心不由剧烈地抖动了几下。

与龙阳君在类似休息室的小偏厅坐下後，龙阳君祝贺道：「恭喜项兄，坐上了人人艳羡的都骑统领之职。」

接著又神色一黯道：「只是想到有一天或会和少龙你对阵沙场，便有神伤魂断的感觉，人生为何总有这麼多令人无奈的事？」

项少龙诚恳地道：「放心吧！我会尽量回避那种情况，在这群雄割据的时代，连父子兄弟都可大动干戈，君上看开点好了。」

龙阳君满怀感触道：「回想当年在大梁初遇时，我俩势若水火之不相容，现在少龙反成了奴家最肝胆相照的好友。想起明天要离开，可能永无再见的一日，便郁结难解，千情万绪，无以排遣。」

项少龙一呆道：「君上不待田猎後才走吗？」

龙阳君眼中闪过杀机，不屑道：「吕不韦现在摆明连结齐楚来对付我们三晋，多留几天只是多受点白眼，我才没有那麽愚蠢。」

项少龙心知此乃实情，更不愿以假话哄他。想起郑国筑渠的事，道：「君上暂时不用那麽担心，没有十年八年，秦国亦没有能力大举东侵，只要你们能继续合从之策，这期间内应可安然无事，最多也是在疆土上小有损失吧

了！」

龙阳君眼中射出锐利的光芒，道：「少龙凭何说出此言？」

项少龙叹了一口气，忍不住把郑国筑渠一事说了出来。

龙阳君感动地道：「少龙竟肯把这天大秘密告诉奴家，奴家定会守口如瓶，连大王都瞒著，以示对少龙的感激。」

旋又恍然道：「难怪韩闾如此春风得意，我忧虑得茶饭不思时，他却去花天酒地，夜夜笙歌，恋而不去，原来是胸有成竹。」

再压低声音道：「少龙为何不点醒秦储君，不但可立一个大功，还可使吕不韦颜面扫地。」

项少龙苦笑道：「我也不想秦人这么快打到大梁去啊！」

龙阳君凝神想了一会，道：「有一件事，我本不打算告诉你，可是见少龙对奴家如此推心置腹，令我心生惭愧。」

又咬牙切齿道：「韩晶那贱人完全不顾大体，我亦不必为她守秘。」

项少龙讶道：「甚麽事？」

龙阳君沉声道：「你见过那庞暖了，此子乃韩晶的面首和心腹，极懂权谋之术，口才了得。今次他来秦，实居心不良。最近他频与高陵君嬴接触，你大可猜到不会是好事吧！」

高陵君就是王位给庄襄王由手内夺走的子，他一直不服此事，有心谋反是必然的了，只不过想不到会与赵人勾结。

项少龙明白到龙阳君知道了韩人的阴谋後，又放下了秦国大举进攻的顾虑，兼之痛恨赵国太后韩晶，才在背後射她一记暗箭。若庞暖失陷咸阳，最受打击的当然是韩晶了。

政治就是这麽错综复杂和黑暗的了。

明有明争，暗有暗斗。

各展奇谋，未到最後，不知鹿死谁手。

虽然这定律对项少龙这预知未来的人不生全效，但个人的斗争，其结局如何，仍是扑朔迷离，无从预知，比如他就不知道自己会否败在吕不韦手上。

项少龙想了一会後，道：「田单要见我，君上知否所因何事？」

龙阳君愕然道：「有这种事？照我看田单和吕不韦间应有密约，三晋归秦，燕国归齐，重履当年西东二帝瓜分天下的大计。虽然谁都知道这是互相欺骗，但短时间内对双方均是有利，故而两人现在如胶似漆。他要见你实在令人费解。」

项少龙知不能在他处问出个所以然来，依依话别之余，把他送出卫所，便带同十八铁卫，往见田单。

宾馆守卫森严。

旦楚在正门处迎接他，神情肃穆，只说著礼貌上的门面话。

把他引进田单所在的内厅时，这齐国的超卓政治家正在专心弹奏古琴。

「仙翁」之声有如淙淙流水，填满了整个厅堂。

那对与他形影不离的刘氏兄弟，虎视眈眈的望著项少龙。

旦楚退後两步，却没有离开。

项少龙知道不妥，但任田单如何大胆，也绝不敢在咸阳暗算他。

不过若田单是奉了吕不韦之命，真要杀他，他和十八铁卫便休想有一人能活著离开。

田单忽然半途而止，大笑道：「董马痴别来无恙。」

这才起立转身，一对鹰隼般的利目箭般往他射来。

项少龙早知瞒他不过，但亦知他因不能肯定，才诈他一句。

无论吕不韦和他如何亲密，前者当不致蠢得把这秘密告诉他，因为这正是由吕不韦一手策划，累得田单阴谋不成，还损兵折将，颜面无光的狼狈溜回齐国。

装作愕然道：「田相的话，请恕末将不明白了。」

田单胸有成竹地过来，到了近处才道：「想不到威名震天下的项少龙，竟没胆量承认所做过的事，你虽可瞒过其他人，但怎瞒得过我田单？」

接著嘴角逸出一丝莫测高深的笑意，右手一挥道：「让我给你看一件精采的东西。」

旦楚应命来到两人之侧，由怀中掏出一卷帛画，展了开来。

刘氏兄弟同时来到田单两旁稍前处，摆出防备项少龙出手突袭的姿势。气氛登时紧张起来。

项少龙往那帛画望去，登时手足冰冷，有若给掉进了万丈冰渊里，浑身剧震。

帛画上赫然是善柔的脸容，有七、八分相像，只是眼神有点奇怪，予人一种柔弱的感觉，与她一向的坚强截然有异。

田单冷笑道：「不用说，项兄也该知此女是谁，竟敢来行刺田某，被我所擒，听闻她曾当过董焉痴的夫人，项兄是否仍要推说不知此事呢？」

项少龙感到落在绝对下风，但隐隐又感到有点不妥，只是想起善柔已入敌手，早心乱如麻，脑筋不能有效运作。

田单淡淡道：「区区一个女人，田某就算把她送回给项兄也没有甚麽关系，只要项兄肯为田某做一件事，此女可立即回到项兄怀抱里。」

项少龙脑际灵光一闪，忽然把握到问题关键处。

一股无可抗拒的悲伤狂涌心头。

他知道善柔是因行刺不成，自杀殉死，所以画者才无法把一对死人的眼睛传神地表达出来。

项少龙眼中射出仇恨的火焰，狂喝道：「不用说了，若田单你能活著返回齐国，我项少龙这三个字从今以後倒转来写。」

在田单四人的目定口呆下，项少龙满腔悲愤，不顾而去。

现在他终於有了杀死田单的最好理由了。

